

涅槃周刊

2015-2016
年刊

赞助

赞助

赞助

卷首语

不止

文 / 于韬

首先，我为《涅槃》这一年所有的不尽人意向各位说声抱歉。

六年前，一群涅槃人把想法付诸实践，于是一家独立学生纸媒——《涅槃周刊》便以先驱者的姿态出现在深圳中学这块处于教改前沿的土地上。转眼她就走过了六个年头。

十月份时，我收到来自科高同学说“打算办杂志”的消息，听到他说“一直以涅槃为榜样”，心里实在忐忑而又惶恐。《涅槃》已经走了六年，确实有些疲惫了。在六年的路途中，《涅槃》获得过诸多肯定。时常会有其他学校的同学来信，希望了解更多《涅槃》制作杂志的经验用以参考。这些年看到诸多同样怀揣着“媒体梦”的同龄人在不同的学校建立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杂志，内心自然是雀跃的，但这也让我更加惶恐。因为涅槃的疲态，让我担心她是否还承受得住往日的名声。

六年来，《涅槃》受到了来自各界的关注。有过荣誉，有过非议。每一年，涅槃人都在自我反思，觉得“《涅槃》存在一些‘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要是没有彻底解决，也许《涅槃》就没办法走下去了”，可反思过后，却又觉得现状还没有糟糕到危急存亡的地步，于是又满怀希望和梦想继续向前走了下去。我们都不希望梦想被现实打倒，可那些没有被解决的问题，仍纹丝不动地在通往梦想的路上。

一路走来，《涅槃》有很多同行者。九月份时在微信上看到了《思想界》的“停更告示”，和之前在《思想界》工作的朋友聊到这件事，她说“它终于还是要消失了”，话语里满是失落。而我也有一年多没有见到《深中日报》的身影了。彼时的深中，学生媒体热闹一时，如今却一家家销声匿迹。《涅槃》的状况也没能好到哪里，还能出多少期刊物也还是个未知数。每每想到这些，都不免一阵难受。

在过去的五年，《涅槃》的年刊一直聚焦深中校园，记录着深中的发展与变化。这一次，出于纪念，也出于忧虑，我们决定将目光放回自己的身上，回顾从出发到现在，《涅槃》这些年所走过的旅途，回顾那些赞美与批评、成就与不足，看看她的盛与衰。这是《涅槃》六年的一次总结，也是这六年中一批批为她付出过汗与泪的涅槃人对《涅槃》的反思和回忆。这是我们抱着诚心想与各位进行的一次交流，也是我们对自己的一次重新认知。

一次又一次，《涅槃》在即将停步之际选择继续前行。现实的问题与发声的执念没有哪一方选择了退让，无妨。也许我们现在还有迷茫，还在彷徨；也许我们无法再如以往那样快步向前，但我们始终有关于前方的念想。所以我们选择回顾，选择直面迷惘。选择整装，然后继续前行。

《涅槃》赠予了我一道光，也让我有勇气去成为那道光。现在《涅槃》还在这，如果你需要的话，她依旧愿意为你创造一些光亮。

不知道《涅槃》还能燃烧多久，如果她还能坚定地越过万里的话，祝福她。

于韬

2015年12月

涅槃周刊

Nirvana Weekly

卷首语 3 于韬

深中时间轴 4 涅槃周刊专题板块

专题：社团与学生组织 5 涅槃周刊专题板块

我们需要多一重理解 6 阿莞

浅谈社团管理与发展 9 阿甘

社团：我们得到了什么 11 Sence

TEDxSZMS: 过把瘾就死？那可未必 12 王嘉奇

关于 TH 水果公司 你所好奇的那些事 13 熊欓川

汉韵华章 剪彩民族曾经的美丽 15 李硕一

学活 为什么是学活 16 梁语月

这次谈谈内部危机 17 殷苔

新闻部专栏

——新闻部稿件合集 20 涅槃周刊新闻部

图说深中(合作 Isight 深中摄影社) 26

观点深中 32 涅槃周刊观点板块

回看恐怖主义：Pray for Paris 之后 33 西行柳下

我们为何而对着手机笑——叶良辰事件 35 西行柳下下

2014-2015 目录

- 
- 中英合作不仅仅是因为金钱 37 武海健
从“掏鸟案”
看价值观念与法律的关系 38 武海健
美丽岛：自由的土地，勇敢的人民
——“党外杂志”与台湾民主运动 39 黄睿

涅槃岁月 44 涅槃周刊文化板块
涅槃周刊：一份不那么廉价的情怀 45 Yilong
涅槃周刊的独到之处
——写给涅槃周刊六周年 46 万哲
活在当下 46 九妹
时光的横截面：
《涅槃》的曾经，现在，与未来 47 牛上元
涅槃寄语 48 谢凌
致涅槃 49 Coral
“正确的事” 50 Jamomo
怎么讲述深中 51 蠢朋克
我想象的涅槃和我经历的涅槃 52 yyp
深中校园言论还能作为第四权力吗？ 52 王朝
编辑部名单 59

2015-1-1 深圳中学“钥出彩”

游园会成功举办

2015-4-3 2015届海外大学录取结果公布，深中学子再创佳绩

2015-3-30 “深中杯”篮球赛

拉开帷幕

2015-4 深圳中学“感谢有你”年度人物颁奖活动成功举办

2015-4-21

SEX主题活

该活动海报

2015-11-27 深圳中学2015年

“体育文化节”隆重开幕，

元展示未能按惯例举行

2015-11-23 深圳中学“5字届”

校友秩年纪活动圆满结束

2015-11-21 实验体系力行问题

引发争议，现高二未开展过力

行活动。近95%实验体系学生

要求恢复力行活动

2015-11-4 校长面对面成功展

开，回应“后门开放”、“桌

椅设施”等多项热议话题，自

由提问环节中，校方回答部分

学生问题，剩余问题于会后由

各负责人补充作答

2015-10-12 社团管

学生热议，社长大会议

对条例作出解读，但

生只能作为两个社

员”等规定，尚无

2015-10-12 深圳中学“校长

杯”足球赛拉开序幕

深中日

整理／涅槃

时间轴

周刊专题板块

管理条例引发
会上陈娜老师
作出“每名学
团的正式成
未表决通过

2015-9-6 晚自习管理办法改
动，管理者按“晚自习不能穿
拖鞋”、“不能带耳机”等条
例开始管理，并于接下来几日
没收多部手机，要求“一个月
之后方可取回”

TEDxSZMS2015年
活动成功召开，此前
海报被有意撕毁，引起
大量争议

2015-5-1 深圳中学曾雨诗同
学不幸罹患白血病，深中师生
纷纷伸出援手

2015-5-12 深圳中学成美楼
正式启用

2015-5-21 校长面对面成功
召开，就国际搬迁、第四期
工程以及 TEDxSZMS 海报被
撕等议题作出公开答复。

2015-5-23 自主招生活动在
深中举行，并于当晚公布录
取名单

2015-6 深圳中学 2015 年高考
再创佳绩，重本率达 89%

2015-6-14 万科梅沙书院启动
仪式圆满闭幕

2015-7-22 2015 “一带一路”
先锋中学圆桌会议圆满闭幕

2015-7-20 B 栋拆除工程正式
启动

2015-7-13 2015 “一带一路”
先锋中学国际圆桌会议圆满举
行，王赫主任在开幕式上演讲

专题 社团与学生组织

策划／涅槃周刊专题板块、人物板块



总述：

社团或学生组织，即学生由于某种共同兴趣或是目的而聚集的群体。社团或学生组织根据创建目的以及职能分为不同种类，社团部门、人数和存在时间长短不同，社团的规模和影响力也不尽相同。根据职能又可大致分为公益类、媒体类、体育类、实践类、艺术类、学科类等。

在高中阶段，社团自然会对学生的生活与实践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对于社团本身，人员、经费是否充足，学校是否给予扶持或管制，亦或是社团的宣传与继承，都会影响社团活性。目前在社团方面学校加强管理力度，这种措施究竟将导向何处？社团会在制度管理下秩序井然，亦或是失去活性，迷失最初创立的初衷以及热情？而当下高中社团社团的内部架构、管理模式以及人员热情，都是社团的主要决定要素，在深中的大环境里，深中各类社团发展应该何去何从？

我们需要多一重理解

采访、文 / 阿莞

社团，大概对于许多高中生而言，被赋予了非比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大概始于理想，始于创造的热情，始于把一群有着相同理想相仿热情的人集结在一起的精气神。不同于义务教育和繁重学业的硬性规定，社团和学生组织更像是一群人发展了共同的兴趣和目标，衍生一种精神，铸就一段故事，奔赴一个方向。许多对社会的认识来源于兹，对实践的体验来源于兹，对团体的贡献来源于兹，在学科或项目中的探讨和磨练也来源于兹。有人说，若学校如同一个小型社会，那么社团也不外乎是猫眼。

社团和学生组织在深中，大概是一种更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出于深中本身大环境下的民主，出自学生的高度自治以及运行的大体自由。加之高中社会群体本身的单纯和利益往来较少，深中环境过滤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社会因素，无疑是社团发展的天堂。在象牙塔里，许多社团应运而生。

时事境迁，社团和学生组织往往在磕绊与光辉之间交替，随着一届届的传承和血脉更替，随着开展社团工作的管理和执行，不乏有社团一路披荆斩棘，壮大规模，也不乏遗忘初衷，迷失方向者。有些社团历史悠久，影响力大，而亦有些社团内部松散，朝不虑夕。社团经费以及其他资源、社团本身的体系和管理都会成为影响社团发展的因素；而学校当下准备严格按照《社团管理条例》，日渐加大社团管理力度，这些政策的落实，对社团发展也必然有一定导向。社团和学生组织会在制度管理下秩序井然，抑或是失去活性，迷失最初创立的初衷以及热情？社团在这种环境下要以怎样的模式发展，又将何去何从？

架构 • 我们追求内部民主

出于从整体来观察深中社团发展形式的需要，笔者对社团联盟理事会进行了一个简要的调查，并采访了理事会秘书长唐灵聪。社联的职能决定其特殊性。作为五大学生组织之一，社联更多时候作为一个幕后统筹和服务的集体，知名度或许不比学生活动中心和学生会。往往关注社联工作的是各大社团内部比较核心的成员。因此，在评价社联工作时，秘书长唐灵聪谦虚地表示，社联成员没有特别大的成就，仅仅是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简化行动流程。

社联最高管理者是秘书长，下设的三个部门是绩效部、参谋部和外联部。绩效部主要是跟各大社团社长和校方对接，帮助他们上传下达，并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帮助；参谋部主要进行活动策划，并负责校内公告的发布；外联部目前在积极构建和外校社团的联络。

关于秘书长一职，社联这一届原本不打算设立，直接由下设三个部门的部长带小高一进行工作，另有一人负责各方协商。这主要是考虑到如果高层处于平级的位置，可能更利于相互促进。但是后来决定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主心骨，为了在很多决策中可以对于无法商定的问题作出一个最终的决定。由于担心个人判断失误，因此希望在社联内部的协商环境也能更加民主，于是唐灵聪被推举成为秘书长。

职能 • 只求做好本职工作

社联创立将近十年。社联这一学生组织由社团联盟和社团联盟理事会两个部分构成。社团联盟是深中所有社团的总和，而他们作

为一个集体，难免需要相互协调，而对于单独社团，则需要与学校或者是其他活动方的沟通渠道。社团联盟理事会因此产生，帮助他们处理和协调一些社团事宜。所谓事宜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教室申请，活动意见，处理和协调社团各大事项，并且帮助社团与学校进行沟通。有时各个社团分别作为独立个体时，举行某项活动可能面临一定困难，这时便可以寻求社联帮助。社团联盟的干事以及高层合作策划，协助活动的举办。比如招新大会以及社团文化周的策划，都是社联履行职能的体现。

社团注册登记亦是社联的工作之一。秘书长提到，目前社团注册流程被大大简化，社长把我们要求的资料发到公共邮箱上后，理事会干事以及高层负责审批，统一回复确认短信，则代表注册成功。据校方表示，可能会开通一个APP，或是社团管理网站。如果是这样，社团的注册形式可能会有变，相信在以后的发展中，流程会变得越来越简单社团注册后能够享受一些便利。“社团联盟理事会”中的“社团”，指的是注册社团，它们能够得到社联的协商与帮助。除此之外，每一个注册社团名称中都享有“深圳中学”这一名衔。

除此之外，社联与外校社团也有过积极交流。秘书长唐灵聪曾在外联部工作，当时在着手构建深圳市的名校社团公会，旨在促进不同学校之间的社团交流，互相学习，积极联系深圳市比较著名的几个学校，比如说深圳实验学校、深圳外国语学校，宝中、红岭等等。在此过程中，深中社联将邀请提交给其他学校类似组织，由他们上交主管部门，同时外联部成员与其他学校同事会沟通协商，完善公会的组织架构。

帮助社团申请资金也是社联的职能之一。就目前情况来看，学校资金分配政策也是比较开放的，会有特定的拨出，供给社团支出。只要社团能够做出资金使用方案，经过社联审核后提交给学校即可通过。

交流 • 希望能够相互尊重

从社联的定位来看，社团联盟理事会更多时候是以服务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印象里，对于深中社团现状甚至于深圳不同学校社团特点，都有比较独到的观察。众所周知，深中大部分社团均是高度自治，据调查，其他学校社团的自治程度也逐渐提高，有些甚至不亚于深中社团。但是许多学校社团也有指导老师的指导。

唐灵聪谈起对深中社团和学生组织的理解，认为社团和学生组织是由一群有理想、有个性、有激情的同学因为共同理想聚在一起形成的。在创建初期，社团核心成员往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去维持社团的良好环境，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有的社团迅速壮大，有的社团却陷入瓶颈，或是说后劲不足。而大的社团在一代代的传承和发展中往往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不断磅礴发展下去。

对于一些社团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社联在策划中也不断讨论，如何促进社团的持续性发展。其中一个方案是给社长做培训，比如媒体类社团已经做过一次培训。社联表示，在往后的时间里，也会尽量多安排一些社长培训，因为社长是社团的灵魂级人物，只有他眼界够高，思想够开阔，才能更好地领导社团的发展。

而交流与协商是服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困难重重的一环。或许有些时候，社联工作顺利，依旧没有轰动一时的功名，而一旦出现失误，却难免怨声载道。关于这一点，唐灵聪表示作为社团与校方的沟通媒介，确实曾陷入两难的境地。

今年B栋拆迁后教室资源相对匮乏，C栋和D栋教室明显不能满足社团活动的要求。于是社联就此事参与协商，争取使用成美楼教室——原本成美楼教室作为我校的艺术教育中心，应该只能开放给那些有艺术类特征的社团进行活动。但是在大家的使用过程中，出现过保护不当的状况，严重的甚至导致成美楼教室设施的损坏，引起教室负责人的不满，于是有时候便不愿把教室借给社团同学。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不乏社长认为是社联在这方面沟通不当，没有把他们的申请传达该老师。但是老师也认为社联没有很好地告知社长，让他们很好地保护和使用教室。这种情况可能在社联创立初期就有，现在社联也在不断地协调和改进这种两难局面，提升沟通效率。

在工作过程中，各方也产生过不少误会。譬如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社团管理条例》执行事件。该条例部分不被大家所认同，比方说每个同学的注册社员身份只能有两个。社联对此作出解释，一人只能注册两个社团并不意味着只能加入两个社团。基于这种错误理解，这项条例收到很多反对的声音。社联表示，如果一项决定值得坚持，他们会把坚持的理由公布于众。

谈及和其他社团合作的希望，唐灵聪用十二个字概括：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配合。

“如果能够实现这十二个字，社联也比较知足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认同。”

展望 • 尽心尽力共同发展

采访中，唐灵聪提到对社联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的。当初加入时，对它的了解只是一个在五大组织之间形象，进入社联之后，才明白工作并不如想象中简单，因为社联人是作为奉献者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社联作为一个学生组织，在尽力发挥它的作用，尽力给学生社团提供最好的帮助。

本学期开学后，高一的加入为社联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由于社联工作的特殊性，在获取生源和资源条件方面，并不一定比得上其他学生组织，但是能够凭借对工作的认同感以及对未来能力培养的一种期望，去说服大家理解和配合我们，甚至是加入我们。唐灵聪承认，加入社联确实是比较苦的差事，作为社联成员可能并不能享受特别多的福利。有时候和社长起冲突时，承受的压力也非常大，他们也要去权衡学业，这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但是多数在社联工作的同学，都希望促进社团在深中的更好发展，毕竟深中的社团文化是深中校缘文化的重要部分，基于对深中生活的热爱，他们会尽心尽力去帮助社团在深中的发展。

除此之外，社联也希望在目前的架构下进行创新，这种创新包括工作形式和作品内容的创新。

“我们一直在想，如何解决小社团发展不足的问题，但是创新在实践和认知有限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我们会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向指导人员和校外社团取经，尽量作出让大家满意度方案。”

唐灵聪，现高二学生，任社联秘书长，负责与校方的协商，与其他学校组织负责人保持沟通，同时负责社联内部培训，是目前社联的发言人。



(图片来自 Isight 深中摄影社)

文 / 阿甘

社团是深中人校园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部分同学是为了深中丰富的社团活动而选择来到深中的。据统计，深中注册社团多达九十多个，活跃社团更是达到了相当多的数量，而社团管理条例则是几年前就存在的，不过以前校方的管理力度很小，但前段时间校方召开社长大会，就社团管理条例做出相关解释。这一做法在深中学生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不少同学反对社团管理条例中的部分硬性规定，甚至有多名学生向学生会权益部提出申诉，学生会发出声明将会介入此事。

关于社团管理条例的具体内容争议性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条：

其中争议最大的一条就是“每名同学只能作为 2 个注册社团的正式成员。”

关于参加社团的个数限制，据笔者了解深圳外国语学校以及深圳实验学校是没有对学生参加社团的个数进行硬性要求的，而红岭中学则要求学生一人只能参加一个社团，但学生会等学生组织不算社团范畴之内。根据校方的说明，此规定是为了使学生能相对专注地对待社团活动。在深中人的校园生活中，社团与学术的平衡是十分重要的，小部分人可能会因为无法平衡好社团和学术而在成绩上一步步的落下，过多的社团也会拉低效率，所以学校做出这项规定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硬性规定每人只能参加两个社团的这种做法是不太可取的。事实上，学生自己寻找社团与学术之间的平衡的时候能收获的更多，例如如何更好的管理时间，只有经历过了才会真正知道适合自己的时间管理方式。再者，学生的权衡能力与自制水平是因人而

异的，所以校方不应该对学生加入社团的个数做出硬性规定，另外，深中有关时间规划方面的活动非常丰富，学校只需稍加引导，例如将“时间管理”这一课程引入生涯规划课程中，或者做一场相关内容的集会，邀请善于时间管理的同学介绍自己的时间管理方法，相信在这些的影响之下，每一个深中人都能平衡好自己的时间，提高做事效率。除此之外，此项条例还有一个弊端，如果每个人最多只能成为两个注册社团的正式成员，这对中小型社团的打击较大，部分中小型社团的发展有可能会停滞不前。

第二点就是要求社长通过龙创系统对社员社团活动出席情况进行考勤。

关于考勤，根据笔者了解的情况来看，深外、深实验和红岭的社团活动都是需要考勤的，如果无法参加社团活动要和社长请假并说明原因，而深外的社团考勤还与学分挂钩。这条条例有一定的可取性，加入一个社团就应该对其负责，端正态度，如果只是抱着游戏的心态，不认真的承担社团任务就太没有必要了。

除了以上两条与社员相关的规定条例外，有关社团总体评估争议性较大的两条分别是“社联代表学校对社团进行评估。”和“有权取消不合格社团的注册资格并要求整改。”

据笔者了解，关于社团的评估与审查在深圳实验是有定期的检查的，不合格的社团会被降为兴趣小组，而在深圳高级中学每一个社团都是会有负责老师的，所以审查之类的管理会比较严格。

学生处钟鸣老师称社长大会上的社团管理条例仅为征求意见稿，未经表决通过，该文件在没有经过议事会或社代会表决通过前

都是无效的。因此，社团管理将如何进行还未成定局，此事件日后的发展还得看校方的声明表态。

以上就是关于社团管理条例的相关分析，而在这些条例的实行之前，目前深中的各类社团的发展如何呢？目前，不同类型的社团在深中目前的发展趋势明显不同，例如街舞社、V-music 流行音乐社此类表演类社团的发展趋势明显积极很多，部分规模较小的社团因为管理方式得当也有较好的发展。而在去年的涅槃年刊中就有提到，媒体类社团的发展却不如先前，也许不仅仅是因为学生媒体类社团的泛滥，是否也可以认为是因为校方在不断的加大管理力度，导致许多人想要发声却不敢发声，想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却担心校方的施压，这样下去，有个性、敢于争取民主深中人会不会一步步的变成沉默寡言、只会埋头做题的普通学生呢？这无疑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通过上文关于深中与其他学校社团管理方式异同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深中的管理强度在不断的加强，而部分学校却在步步放宽管理力度。这就不得不提一下目前深中逐步深外化、实验化而其他高中却在有意识的逐步深中化这一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在较早之前就有所耳闻。深中的自由民主是众所周知的，但近年来，学校在一步步的加大管理力度，就本学期的晚自习最新管理条例与校方关于社团管理条例召开社长大会等行为来看，深中的管理力度的确加大了不少。

这样看来深圳中学的自由民主程度确实在一天天的降低的，虽然深中社团民主程度目前相对其他的学校较高，但是我们仍需要争取更多的自主权。

相对全市其他公立高中来看，深中的校园气氛明显要轻松亲切一些，深中人的生活也相对更加多元充实，丰富的社团活动校园活

动使我们不局限于课本题目之中，而是敢于打破枷锁，得到表达能力、思想方式等多个方面的发展，王铮时代校内文化的发展使民主、自由、多元深深烙印在了深中精神里。而所谓深中精神，在不同的深中人心中应该有着不同的定义，也许是自由民主，也许是独立自主，也许是那段校训：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深中精神这四个字在一百个深中人心中可能有一百种解释。不论如何，深中精神和深中的社团文化是需要我们自己守护并加以发展的，每个人都应该铭记自己来到深中的初心。民主和自主不应该是仅仅只在嘴上说说而是要去真正实行的，是每一个深中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去践行。

而在社团活跃程度这一方面，笔者就其他学校校内活跃社团类型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个小型采访。在深外，一般运动类的社团活动比较多比较活跃一些，还有服装社、街舞社等规模较大或档次比较高的较活跃，例如职业生涯规划协会。深实验组织规模比较大的社团，像模联、经济、合唱团等关注度较高。某红岭学生则说，像街舞社、动漫社这类比较流行的社团就会活跃一些。

由此看来，深外、深实验、红岭等学校较为活跃的社团都是活动较多的大社，这表示定期的组织社团活动是提高社团凝聚力的一种很好的方式，如果学校今后不断加强对社团管理的强度，各社团也应该有所应对，保持社团内部氛围的活跃积极融洽。

总的来看校方的管理力度确实在步步的加大，小部分社团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希望不论接下来关于社团校方管理的方式发展如何，每个社团都可以积极活跃进行的活动，用社团活动提高社团的凝聚力，为每一个深中人的高中生活留下美好的，充满正能量的回忆。



(图片来自涅槃摄影组)



(图片来自 Insight 深中摄影社)

文 /Sence

假设你在某个社团中担任重要的职位，有一天你醒来，突然发现“社团”这个概念在学校并不怎么流行，热心的人寥寥无几，并且其他人的生活中就算没有它似乎依然过得好好的。那么你会对原本在社团事务上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表示不甘心浪费，想尽一切去寻找使它在校园中存活的办法，还是在懊恼一阵后便长舒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可以过一段没有那么苦那么累的校园生活了？

说到社团，网上给出的社团的英文单词一般是“club”和“society”，而且对于学校里由学生办的通常都首推“club”，意思同俱乐部之类的相近，大概是认为尚处在校园内的社团至多只是给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提供一个聚集在一起聊聊天玩一玩的机会，相当于各样的课外活动小组。但是“society”就像一个小型的社会团体，它的意思中包含着一种类乎责任与担当的东西。一群学生聚在一起，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条例，遵守互约的规定或协议；他们能畅所欲言收获良多；他们不需要太多的避讳和顾忌但是他们会为自身的行为负责。百度上还说，像“association”和“foundation”，“society”这种社团有时是需要自己筹备资金和规划的。所以社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会更密切。我们在国内外许多高中官网上看到的“学生活动”一栏中通常会看到许多获奖获称号无数的知名社团，其被校方或者老师掌控的痕迹明显。鉴于以上原因，我个人更倾向于用“society”来指代深中内的社团。

记得九月份刚开学的那段时间每天中午都有不少社团在食堂至天井的那一路段竖起自己的摊牌进行展示，景象好不热闹。仿佛各类社团开了匣子各唱各的，每人在各自的天地里都是当家的主人。

深中有大大小小一百个左右的社团。虽然校长曾在“校长面对”等多种场合中强调每个社团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出于种种原因考虑每个登记注册的社团受到的关注以及学校给予的帮助是一定会有很大不同的。深中既有模联这种百人社团，同时也会有我们从未听说过名字。这次我有幸采访到了两位不同类型社团的社长，了解到了他们的一路上与社团发展的经历。

当我问到学校对社团给予的帮助或者干预导致的困难时，先锋中学生社团社长回答，学校官方的说法是因为先锋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个社团，它还是学校的一个项目，所以校方会为他们立项拨款。除此之外学校也会给予他们导师等方面相关的资助。但是这份资金的覆盖范围仅仅是会议期间。为此社长说道，除了开会的那几天有校方的资助外，他们是没有办法筹集到经费的，因为学校有限制他们不能对外拉赞助。所以只能由想要举办的那些人自己掏钱垫着，比如说游园会的摊位就是这样才办起来的。他还表示，这种有索取必有承担的事个人认为是合理的，希望那些一直对先锋有成见或不满的同学冷静下来看问题。

校方觉得这样一个社团很有前瞻性也很新颖，并且还能帮助提高学校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从而把它例为学校的一个特色项目的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先锋中学生圆桌会议名义上是由学生承办（并非只是主办），在这一点上我想校方对它进行的过多的帮助、干预、限制从而造成的种种推进或阻碍是有违它的定位的。同样也就不必再去赘述校方对这个社团进行的多少有些夸大性质的宣传。先锋是一个项目但它更是一个社团，先锋人跟其余社团里的成员一样为自己分内的事奔走忙碌。现在的问题是全社上上下下似乎都摆脱不了官方的那一套说法。虽然和官方步调保持一致的确能有很大的收益，但这也导致他们不能自己去寻找突破性的定位。

作为一个实践类的社团，FOF 社长在我问及社团发展情况的时候回答“除第一届以外其余的都不太好”，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深中现在大多数人喜欢参加学术类的社团，第二是多数人对“商业实践”这个概念不清楚也不感兴趣。她还说刚建立时学校十分支持他们的活动，比如给他们提供场地等。但是到后面由于他们是跟校外的联系比较多，也不需要太多学校的帮助，校方就对她们的关注度慢慢降低。虽然如此，FOF 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校方更多的支持。

FOF 商业实践社团会定期送一批人——可能有社员以外的人参与——到特定的岗位去实习，一开始以银行为主，现在已经可以提供医院、面包店等更多岗位的工作。

两个社团虽然走的路大相径庭，但是他们的初衷却颇为相似。FOF 的创建目的是为了脱离课本那些枯燥艰深的经济学知识走向实践，同时为喜好商业的同学搭建一个平台。而根据先锋社长的会议记录，先锋的初衷是为全球的中学生提供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或许我们能读出他们对于思想得到传播交换的渴望。从初衷中往往可以窥见一件事物的存在意义中美好的冰山一角。最终它要么消融殆尽要么变成一个坚硬且晶莹的存在。也许社团也正是如此。

谈及社团发展遇到的困难，FOF 社长表示发展过程中极少一帆风顺。譬如今年 2 月份 FOF 进行的一个企业实习，与深外的商社一起合作，当时联系企业时出了一些问题，导致企业最后不能提供实习名额，这就造成了人员分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因此 FOF 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主要来自企业方面。此外，很多企业觉得他们没有经验，从而犹豫是否提供实习的岗位，另外，名额分配和目标企业的广度还待提升，FOF 之前很多零小企业都是在银行等金融行业，而很少探索其他的企业。

先锋中学生社长则表示，社团发展中遇到的困难是有很多的，毕竟先锋每年都会举办大型活动。举一个例子，做策划的时候难在写出一份切实可行的策划，经济上可行的同时，要保证这样的一个策划在有趣味的同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再说联系代表，该去联系谁，联系到之后又该如何吸引他们，以及给他们安排酒店等相当多的统合工作都必须处理。相当繁琐的同时也有很多令人无奈的事：比如说往届有的代表不确定是否能够到场，导致后期的工作非常难进行。除此之外，由于先锋第一个学期十分空闲，很多人觉得社团存在感不高，以至于很多人工作热情度不高，退社的情况也普遍存在。

由此可见，一个社团要正常地运作首先需要关注度。缺乏社会认同便很有可能导致生存危机。虽然说这里提及的两个社团一个与学校的关系不是太密切，一个是学校愿意解囊资助，但是他们都反映出取得支持和理解的必要性和棘手性。或许支持还是很好做到的；

而创新相比之下似乎更难。相信这是每个朝气蓬勃、想在所处环境中拥有立足之地的社团在成立不久后很快就会遇到的问题，不管是在校内还是校外。

FOF 今年和深国交合作全程自己策划了一场商业大赛，并且他们希望以后能把这个赛事每年举办一次继续进行下去，这也许能为这个实践类社团增色不少；先锋去年把活动办得很盛大，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但是主题有些脱离中学生的身份和生活，即他们最初所设想的，于是 FOF 社长说今年选主题时特别注意了这个问题。这是他们为了迎合大势所趋做出的调整和改正，所幸的是他们没有忘记最微妙却最闪亮的那个部分并试图按着它所指的方向前进。社团这个团体没有办法消极地面对一切，他们要竭尽所能地去展示自己。希望有一天，一开始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而向黑夜投射的光芒，终于照向了自己。

不知道在新学期伊始接到社团录取短信时大家的感受是什么，也许就跟要开始做一件自我感觉有意义的事一样。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说半年甚至一年后，当你完成了某项为了社团做的任务的时候，又会有怎样的感触呢。或许这就和完成了一件当初想着很伟大的事一样吧。先锋社长在述尽了去年开会期间他近乎“疲于奔命”的忙碌后，用了一句“当时我感觉就像生命在燃烧”来总结。FOF 社长告诉我，自己最有成就感的那一刻是在社团成功地独立举办完今年 4 月份的第一届商赛时。社团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为了它有人可能会暂时放下一些东西。但是到头来等你再将从前的那些都捡起来时会发现，收获的不仅仅是支出去的那部分。

我想，社团不只是个提供归属感的地方。不满足于单打独斗，厌倦了自弹自唱，社团提供了一个可以和他人一起工作的机会。毕竟在那里，我们可以谈谈学校和考试之外的事；在那里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可以在感兴趣的事情上走得更远。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问题。答案应该是很明晰了吧。

TEDxSZMS：过把瘾就死？ 那可未必

采访、文 / 王嘉奇

TEDx S Z M S 社团创立于 2013 年。其社员受 TED 演讲的精神所鼓舞，决心秉持 TED 的理念，并运用其交流形式，通过跨学科领域演讲互动的新颖形式，以青年人的独到视角，着眼并深度挖掘我们所看到的、所关注的、所希望了解的世界。其分享者来自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个职位，可以是一位商界翘楚，可以是一位咖啡店老板，也可以是一位在读学生，但他们一

定具有丰富而独特的人生阅历，不拘泥于传统的思考，以及对社会和他人有改变与影响。TEDx 尝试在原有思维模式和认知范围之外开辟新径，使我们的思维没有局限，并拥有无限可能。

(NW：涅槃周刊，M：TEDx 公关部部长马海燕)

NW：你认为 TEDx 社团的理念是什么呢？

M：我们会把外面的人经过筛选，把能为我们的学生带来有价值的思想的人，拉到深中这个圈子里来，为大家介绍他们的各种新想法，让深中的学生开拓眼界，去了解一些以前没有了解过的东西。通过听我们的讲座，学生们可以去了解这些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物，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想法，更多地学习、思考。我们想要秉持这种理念，用演讲的方式让大家对校园外面的世界了解多一点。

NW：学生对你们的讲座普遍反响怎么

样？参与度高吗？

M：就我高一时办的两场演讲来说吧。第一次讲的是“仰望星空”，请了三位嘉宾——一位企业家，一位残疾人，还有一位牧师——来讲他们的故事。我个人觉得这场演讲的质量很高，但是人来得很少。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吧，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其实对讲座这种形式就不太感兴趣（以前其它社团也有试过办讲座，但来的人也很少）TED 的了解也比较少。第二次讲的是“性教育”，比较具有话题性，来的人还挺多的。但就我个人认为，这场讲座实际上没有把这个题目讲得很透彻。

NW：之后在选择讲座的主题时，会比较偏向话题性吗？

M：应该不会太偏向话题性。除了性教育，也想不到什么了。可能会两者结合，尽量挑一些贴合学生兴趣的讲座，同时也能为他们带来思考。如果说主题不适合的话，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大家都想听什么，也会尽量往这方面靠拢吧。

NW：之前你有谈到活动的宣传力度不够，我注意到今年你们招新的宣传也是比较晚才开始的，为什么没有加强社团的宣传力度呢？

M：主要是因为人手不够吧。去年高一的时候就是人手不够——真正参与活动的人不多，积极度不高，到高二剩下来的就更少了。然后高二很忙，又没有时间。其实我们的活动一般都办得很小，性教育那次是个例外。因为上一届的学长学姐做得非常辛苦，他们希望我们这一届可以轻松一点，希望就性教育那次讲座打响我们社团的名气，可以为我们以后的发展做一点好的基础。这一点其实做到了，大家知道了我们社团，我们终于在学校里有了一点知名度。但其实名气也不是很重要的，只要有人来听，有人能从中学到东西就好了。

NW：但你们还是面临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吧。《社团管理条例》规定，社团中高一人数小于 8 人，社团就要被取缔。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M：我们社团会不会消亡这个问题，我真的有想过。但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吧，我们尽量把每一次活动做好，尽量做到像我刚才说的第一次活动那样有质量就好。至于人数，现在就是一届比一届人少，今年我们也是刚过这个标准。上个学期办完性教育讲座后也有进行二次招新。现在高二有一些高层也是二次招新进的，之前没有参加过活动，现在也活跃得挺好的。这个学期应该在 12 月末会有一次活动后，之后也会有二次招新。人手的问题，希望可以解决吧。

NW：你们一般就是一个学期两次左右讲座吗？会不会有点少？

M：对，原本一般就是一场 3 位嘉宾，大概讲 1~2 个小时，一个学期 1~2 次吧。但我们现在也有想法要改变一下战略，改成短演讲，一个学期陆续可以办几次，嘉宾请少一点，时间也可以控制得比较短。这样或许可以提高一点关注度。下学期就有可能采取这种方法。

NW：结合 TEDx 的现状和你们的期望，最后想说些什么呢？

M：还是希望我们社团能走下去吧。我高一竞选公关部部长的时候说过，虽然我们社团人有点少，活动办得少，知名度又低，是一个典型的小社团，但是我们做的东西，我都很喜欢。比如高一听的第一场讲座，我的感触很深。希望大家可以像我一样学到东西，也希望我们可以尽自己所能，为深中文化输入一些新的思想吧。

TEDx 是一个年轻的社团，成立至今也不过三年时间。自成立以来，它受到的关注一直很少，直到上学期的一次性教育讲座，终于将之带入了深中更多学生的视野中。而随着我们对它的了解加深，其更多的问题也一一展露出来。正如 TEDx 公关部部长所说，现在的 TEDx 是一个典型的小社团，人不多，活动不多，知名度也不高，在新的社团管理条例下处在被迫解散的边缘。无疑，这个年轻的社团遇到了一个坎。关注度低，他们举办了更具话题性的性教育讲座；人手少，他们筹划了二次招新；活动少，他们也会想着改变形式。他们能顺利迈过这个坎吗？这之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或许，只有时间能给我们答案。但至少我们知道，他们在坚持着，以这种独特的形式向我们传达外面的思想，丰富深中的校园文化。



(图片来自 TH 水果公司)

TH 水果公司是深圳中学第一
家，也是唯一一家完全由
学生策划、创立、运营的
水果公司。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5 日正式

成立，于 2013 年 3 月 7 日正式开始试运营。
在经历过开业时的轰动、轰动过后的平淡、
以及之后的涅槃重生之后，现在公司已经
步入了正常运营阶段。本着为深中人提供

一种健康生活态度为原则，公司每天都
为有需要的深中人送上新鲜的水果，优质
的产品和热情的服务也迎来了深中人的一
致好评。而公司特殊的预订方式——微信

公众

平台预定在公司运营初期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是先后接受了先锋898、商报等知名媒体的采访。

今天，TH水果公司现任CEO——深圳中学国际体系高二（17）班的万力铭同学，将为我们讲述关于TH水果公司的那些事。

NW：你觉得公司和社团有什么不一样吗？

W：公司和社团对我们来说区别不大。我们的身份是社团，但是我们的运作模式是和公司一样的。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公司，不是社团。因为想打造一个健康生活的概念，同时也考虑到深圳中学师生可能没有地方买水果，公司最终决定卖水果。直到14年的5月份它都是以一个公司的形式存在，并没有注册社团。后来想到公司如果想运营下去可能注册社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得到学校的支持，所以才注册社团。

NW：现在公司的主要运营方式是什么？

W：主要是通过线上的订单收集，然后现下送货，同时也会进行一些现卖的活动。

NW：一般会怎样选择货源？

W：我们会先派员工四处走访，查看附近哪里有水果店，卖的水果一定要是新鲜的、正规的。我们会考察它们的水果质量以及价格，随后跟他们商定我们的进货方式，包括每天进货的时间，经过对比之后，会确定一到两个供货商，当成长期的货源。

NW：有没有想过要把水果公司的客源推广到社会上去？

W：我们之前想过在其他学校开设同样的社团，但是这个还在筹划当中，因为我们想先把在深中的基础扎好，然后再跟其他的学校联系。毕竟其他学校在社团这

个方面不像深中这么丰富，所以在其他学校开展也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以后会再考虑这方面。预期下一个学期或者明年我们会和其他学校一起做一个类似于TH水果公司校园联盟这样的活动。

NW：公司在运行中有遇到过特别大的困难吗？

W：在14年的3、4月份，我们发现订单的数量下降了很多，每天的订单全都是内部人员自己在订购、销售。那段时间业绩滑地特别厉害，甚至出现了负资产的情况。为了应对这个状况，我们暂时停业了一段时间。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以及重新联系一些供货商，重新上架一些水果。随后开始第二次的宣传，从那之后才又重新进入了正规的运营，就像涅槃重生一样。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很大的飞跃，订单的数量很可观，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担心会出现同样的状况。

NW：那现在公司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W：学校最近可能有想把像TH水果公司这样的商业化社团都公益化的举措。学校也找了咖啡屋和创意商店的高层商量，希望他们以后都可以以公益化的形式存在于深中。所以我们现在正处于决定的阶段，决定到底是以有盈利的公司形式运营下去还是将其公益化。我们打算继续以公司的形式运营，但也有一部分公益性质。

NW：现在公司有多少个员工？员工可以拿到工资吗？

W：高一的员工有20个左右，高二的员工则有15个左右。如果按照我们历年来的经验的话，在每个学期末我们都会以发工资或者以组织聚餐、出去玩的方式来奖励员工。我们的人事部制定出了一套关于工资分配的制度，我们会按照制度和员工的个人表现来发放工资。

NW：如果有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出现了消极怠工的情况会怎样处理？

W：一般都由人事部处理。其实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规章制度和人员的打分制度，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做一个人员的评估，如果有人处于人员评估的分数线以下的话，我们会考虑面谈，看他现在对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的话，我们会考虑裁员。

NW：你理想的员工是什么样的？

W：有热情、能干事、能组织。而且我们需要一些有创新想法的员工，因为作为一个公司，我们需要一些新的点子，才能在深中这样的一个舞台上一直散发着光彩，所以我会更欣赏那些很有创意、敢于表现自己的员工。

NW：你心目中理想的CEO是什么样的？

W：CEO一定要有可以镇住场的气魄，因为你不仅要跟自己公司里的员工交谈，同时你还要跟其他社团的高层进行协商。在沟通的过程中你肯定要掌握自己的话语权，所以需要有够强大的气场。可能一个很霸道、很凶的CEO看起来可以把公司管理得很好，但实际上他处理人际关系可能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所以CEO在有气场的同时也要具有亲和力，与员工在平常的相处过程中会有一种让员工可以自觉听你话又不会觉得非常反抗的心理。

NW：在运营的过程中，如果CEO有一个想法，但是大部分员工都不支持。这种情况下，你认为应该停CEO的还是听大部分员工的？

W：听大部分员工的。CEO有时候确实需要与其他员工不同的想法，但是要看CEO如何处理这个想法。他肯定需要和员工们一起探讨，找到一个权衡点，CEO不可以太固执地持自己的想法，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要相信自己，并且说服大家也相信自己。只有CEO与员工们的想法一致，大家一起努力，才能将公司越来越好地发展下去。



(图片来自涅槃摄影组)

汉韵华章 剪彩民族曾经的美丽

采访、文／李硕一

汉 韵华章，源自于《春秋左传正义》中的一句话，“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汉文化是中国主流文化，指的是汉族文化而并非汉朝文化，它是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国特有文化。而汉韵华章社，不仅是要宣扬汉朝的服饰礼仪，更是要传承汉民族的文化精髓，让华夏传统的飘逸雅正，在历经磕磕绊绊后重新入驻人们的观念。

发展

汉韵华章社于2011年建立，黄可欣是第四任社长。

刚建立汉韵华章时只有十几个人加入，按学校的要求其实不算一个社团，但可喜的是这一届高一新招的同学就有三十个，加上以前的社员一共有将近五十个人。

但社团现在仍面临的问题是男女比例严重不均衡。因为很多男生对社团课目前教授的汉服知识不感兴趣，所以社团几乎全都是女生。汉韵华章社正在通过增加与同学们的互动等方法，逐步解决问题。

繁荣

汉韵华章社面向深中人开展了很多有关汉服、汉文化的活动。

刚刚过去的12月7日到12月13日这一周是汉服周，汉韵华章社的社员穿着汉服来到学校，别致的衣着让社员们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回头率，楼道里宣传汉服的海报也引来了不少同学的驻足。汉韵华章社希望通过汉服周让同学们进一步地了解汉族的服饰。

除了汉服周之外，汉韵华章社还会举行端午节祭祀、重阳节登高、花朝节祭祀等活动，社团在游园会也会摆摊。

关于社团课程，学长学姐会在本学期向大家介绍汉服的种类、样式，慢慢地会讲一些古代的节日和礼仪，如五礼中的婚礼、丧礼等等，并且还会穿插一些有关古人日常生活习惯的内容。

见解

有人认为，汉韵华章社所推崇的汉服复兴就是复古，其实不然。

汉韵华章社的理念是，把中国古代的民族服饰向大家介绍，让大家意识到中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的。服饰所蕴含的文化对于中国很重要。

“在我刚刚进汉韵华章的时候，学姐讲过一件事。她小的时候看一幅漫画，讲的是各个民族的服饰，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特色的服装，但在汉族的位置画的是一件T恤衫和一条牛仔裤，上面有一个问号，意思是不知道自己民族的服饰是什么。我感觉非常可悲，因为民族服饰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我们曾经以衣

冠上国而著称，这是一种尊严。”

就像日本人，虽然不推崇封建社会，但在重要的传统节日，他们会穿和服。汉韵华章社希望国人在一些特殊的节日可以穿上汉族的传统服饰。虽然汉服有一些便携的种类，但大多数只要稍微正式的服饰就会比较麻烦。“我们并不是希望所有人都天天穿，这是一种误区，我们希望通过穿汉服剪彩自己民族曾经的美丽。”

当今社会，太多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过于冷淡，甚至中国已经慢慢远离了从前的文明古国。而二战后的日本，在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继续在家庭、学校、公司、政府部门保持固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以兼收并蓄的方式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推崇东方文化。许多著名大学开办汉学系，美国政府还设立专门的基金，组织学者研究中国传统。但在中国，网络上的流行快餐所迸发出的狂热气息，远远遮盖了传统文化被慢慢咀嚼后弥漫的醇厚韵味。人们真正领悟到的文化精髓很少，大部分都只有一时的感验。一旦传统文化被抛弃，我们将不再是炎黄子孙，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拥有多文化的民族，所以，唤醒当代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是非常必要的。

那么，在出国留学越来越常见的条件下，出国留学和传承汉文化之间有矛盾吗？

黄可欣不这么认为，“大家到了国外也可以宣传自己热爱的民族文化。我曾经看到第一届社长和他的朋友在美国参加汉服运动的照片，他们穿着汉服宣传中华文化，并且宣传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国人了。”

不管在哪里，只要喜欢中国文化，那么传承汉文化就和接受西方的文化间就没有矛盾。你可以依旧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也可以汲取西方文化的精髓，每个民族文化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你只要保留自己最初的喜爱就好。

展望

汉韵华章社进一步的发展需要社员们的努力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占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如果更多的人去了解汉文化，就不会把穿汉服、宣传汉文化当成复古，更多人会理解汉服复兴，但社会环境凭借中学生的力量很难改变，他们所能改变的是把汉韵华章社开展的活动向更多的人推广。所以，本届社员们准备的活动，除了传承上一届，更注重让社外的人参与进来。除了汉韵华章社的努力，面对着如今传统文化遭到遗弃的情况，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继承发扬汉文化，同时也能在汉文化的熏陶之下更加有礼，在经典著作的引导下更富内涵，在现代和西化的今天同样保持一份礼仪之邦的素养。



(图片来自学生活动中心)

深圳中学学生活动中心是一个自主性很高的学生组织，承办校内大型活动如十大歌手比赛、游园会，丰富深中学子的课余生活，并培养成员的策划、创新等综合能力。该组织以“明日事，今日毕”为宗旨，注重高效性、团队性与积极性。今天，现任学活秘书长王珏，将为我们揭开学活的秘密。

NW：最初你作为一个高一新生，是怎样被学活吸引而加入这一学生组织的？

W：我最开始了解到学活是因为有直系的学长学姐在里面，他们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我通过他们看到学生活动中心的微博才知道原来一个学生组织可以把十大和游园会这样的活动办得这么好。作为一个新生一开始加入学活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初中一直在做学生会的工作，觉得初中学生会和学活性质有些一样，但是远远达不到学活的水准。另外一个就是听说学活的淘汰率非常高，他们的面试很难，试用期也很辛苦，我就想来试一试。

NW：在学活你有收获哪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吗？

W：和初中的学生会相比学活完全是在另一个层次上，这么说是因为学活是一个自主性较高的组织，然而初中的学生会更多的是学校给你布置下去任务然后才去做。我也经过锻炼了解到守时的重要性。因为学活的宗旨是“明日事，今日毕”，是每个学活人都记着的一点。另外一个是提高了自己的工作效率，学活那么多工作像想起来感觉完全做不完，但是加上之前说到的“明日事今日毕”之后，发现自己工作的效率提高了很多。另外一些就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以及对一些突发情况的应对。同时，我也收获了很多非常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因为高一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是和他们度过的。

NW：一路走来，你也一定接收到了很

学活 为什么是学活

采访、文 / 梁语月

多来自外界的有关学活的争议。对于争议，你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对于一些恶意评价呢？

W：学活承办游园会和十大这样的活动，是会受到一些争议或者不同的看法与批评。我觉得这些同学的看法中，有一些是具有代表性和有一定意义的，因为会有人这样想就说明它存在问题。承认这些同学的看法再继续完善我们的工作，这就是我对争议的看法。比如说我们在地上贴海报的事情，首先违反了学校的条例，然后没有充分考虑到同学的安全。意识到问题，承认问题后，我们会积极地去改善我们的工作。对于恶意评价，我觉得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正如，“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NW：我曾经见过学活的学长学姐非常严厉地批评高一的学弟学妹，而这种“严厉”似乎逐渐变成了大家对学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印象。为什么学活要以这种方式来管理成员呢？

W：首先我自己的感受是，高一这一年工作中我最感谢的应该就是那些当初对我严厉的学长学姐了。因为当他们真正严厉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当他们真正严厉起来之后你才会知道自己真的做了不太恰当的事情。我们总是会认为自己是有判断自己是否犯错误的能力，或者自己有调节能力。但就我来说，我需要别人的提醒，以及这样一种监督的方式。我觉得学长学姐们这样管理的方式对工作效率是有比较大的意义的。

NW：身边学活的同学有时候会为了学活的策划案放弃吃饭睡觉的时间，从而影响了自己的正常作息。你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呢？你当初又是怎样做的？

W：其实我不是特别认同这种做法。我觉得这种压力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

战及激励，高一一年我经历过这样一些事情，慢慢地找到自己的状态，学会同时做到两个事情。就算要工作，其实还是有很多时间和途径可以学习的。为什么会出现赶策划案的这个原因呢？明天就是策划案的 deadline 了但是你还没有写完，但是你早一点开始准备就行了。“明日事今日毕”，在前一天就写完的话就能避免这样的状况。

NW：那么在学活的工作中，最常出现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W：意见的冲突是经常出现的。就像我在的舞台组。八个人最多有八种意见或想法，但是大家在一起工作久了就会有一种默契。一旦出现任何问题，比如当一件事情有多种解决方案时，我们会一起分析利弊和修改。大家在一起把这些冲突和矛盾解决完，整个过程是需要探索的，大家的工作方式也会磨合，最后产生默契。

NW：刚刚也有提到一些关于学活的磨合和默契。学活是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组织，这种凝聚力是怎样形成的？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回忆吗？

W：我觉得每一个有关学活的回忆在我的高中生活中都非常的独特。偶尔有时候早起，一起开早会，中午一起开会下午一起开会，一起审核节目一起审核主持人。当时我是舞台组，负责的是舞台的管理，所以游园会那一整天一起在天井。每一次游园会结束之后大家会有一种自豪感，游园会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因为我们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每一天都在和他相处直到慢慢成型，通过这一年的工作让我慢慢产生一种热爱。我自己对学活可能不是一见钟情，而是日久生情的，我是比较慢热的人。当学活整个组织在一起时，例如钥匙妹倒数，能产生一种家的感觉，而不是一个那么官方的组织。虽然工作中会有很多困难，比如突发情况的出现。但加入学活，我从未后悔过。



(图片来自涅槃摄影组)

文 / 殷苔

徘徊在寻觅的路上，行走在遗忘的路上。我们一面丢弃，一面创造，一面获得，一面失去。

——写在前面

筹备这期与社团相关的话题时，浏览了包含所有注册社团的名册。实际上，社团总名册并非多数稿件所需——在刊登稿件数量较少的限制下，只能针对性地选取社团或学生组织进行调查；而撰稿人往往倾向于在同类社团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且这一部分往往是多数深中人皆有一定认识的。这种认识，无非取决于社团的影响力、公信力以及知名度。

不出所料，在注册社团名册中多数还是生面孔，次之则是有所耳闻而平日不常接触的。数了一数，各类社团，大小社团，新旧社团，林林总总，正好是一百个。据罗亦龙学长《深中的底线》一文所述，深中社团的爆炸性增长，大概是从“王铮时代”末期，学生会解散、出国单元成立开始的，而在此之前，深中社团仅有二三十；2016年，前校长王铮北上的第六个年头，深中注册社团从原来的五十个出头，膨胀到一百个，加上学生组织和其他未注册社团或兴趣小组，基数更是庞大。

矛盾的是，在注册社团名册中，有些熟悉的名字还在那儿；而另有些社团去年在大众视野里活跃，如今在新名册上已销声匿迹。当下社团活动质量大不如前，不少社团亦面临危机。想起那个叫做《苔原》的公众号，每周一推《这一周有谁死了》，汇总当周逝世的人或物。总有些人、有些事物和有些精神在远离我们的生活，猝

不及防而触目惊心，社团亦是如此。就在这个学期伊始，曾在校园内有过深刻影响的《思想界》宣布停刊，更有不少中小社团淡出大众视野。我们的社团总体发展趋势，究竟是愈来愈兴盛，还是愈来愈彷徨？

无论如何，深中社团数量激增并不意味着深中社团蓬勃发展，此外社团发展必然也面临其他问题和挑战。社团问题早在王铮校长离开后不久就已引起关注，那时候有人怀疑深中社团的高自主性，有人怀疑过学校是否为社团提供足够的支持，有人怀疑过专业类社团专业与否，有人怀疑过成员在社团活动中的功利性。然而谈到社团数量，人们往往以自豪的口气宣称深中社团如何数量庞大，如何丰富多彩。当然也有其他观点——早在2014年的这个时候，《涅槃周刊》年刊上便刊登过《深中社团娱乐化》等文章，抨击社团数量直线增长而泛娱乐化。而在本学期，学校召开社长大会，旨在通过并实施《社团管理条例》，该举措又引起学生对社团管理力度的质疑。

由此看来，社团娱乐化、社团自主性减弱、管理制度严苛、校方屡加干预等问题似乎逐年显著，悬而未决。虽说在社团发展的过程中，不乏蓬勃发展的社团，亦多有衰退没落的社团。从长远角度来说，没有始终独占鳌头的社团，却有从诞生到衰亡始终默默无闻

的社团；从不乐观的角度来说，多数社团发展过程中，本身就有隐患。加之外界刺激，这些隐患似乎逐渐恶化作病灶，在前进的路上风雨飘摇。我们的危机从来没有真正解除，可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真正面临的危机不是外界的“恶劣条件”，而是社团自身，或是社团成员自身存在的问题。

许多社团已经很难再追溯创立时期的那些人，那些故事和精神。社团，社团，我们所说的社团更多的时候不单单是一个名号，是一群人的总合，更多的时候应该是代表一个理想，一种精神。社团的创立，多数时候是由于一群有相同理想或相同目标的人聚集在一起，计划着他们想做的事情，并且决定以群体的力量代替个人的力量。他们有理想，有规划，有激情，他们试图把握现在，放眼未来。他们最初的理想和心愿，最初的规划和尝试，都是他们初衷的体现，大概任何一个社团诞生之初，都有除了硬件资源与资金外所有的社团发展所需。而他们在争取硬件资源和资金以达成社团创建目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磕绊，无不是最宝贵的经验。

然而，多数高中生的高中阶段只有三年。试想，即使三年都奔赴社团理想，区区三年能有多少活动？每一次努力能产生多大影响力？每一次被关注能让人记住多久？三年末了，会遗落多少未完成的理想？一届届社团的管理人毕业离开，带走了荣光和遗憾，留下了精心培育的社团、社团精神与理想，再由下一届拾起来继续往前走。

一届届，我们被时代的洪流推搡着走。似乎很少有社团自始至终都有明确的旗帜和标尺。在创建以来的几年里，公益类社团和实践类社团要不断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形势，佼佼者则需要捧出更高的目标；媒体类社团则更应与时俱进，根据读者观众的口味喜好、周边事物发展变化等适时转型，文艺娱乐类社团亦难免应经费、设施等因素作出调整。难免有时候，我们难以达成上一届的愿望；而更多时候，我们在现世纷扰中会逐渐为零星琐事所困，为了追寻细枝末节而忘记了社团创立的初衷，因满足次级目标而沾沾自喜，遗忘了社团创立之初的目的。例如不少学术性社团原本以实验发现为创立目的，现在社团基础理论课却成为社团活动的单一形式；有些学生媒体意欲传播校缘文化和深中精神，作品却逐渐变成转载和随笔的堆砌。如此一来，造成一种恶性循环，社团内部逐渐散漫，迷茫，娱乐化，非专业化，丧失热情和动力。

若按上文所述判断，我们的社团危机最初似乎由外界形式变动引发，其实单是这些变数还不能给一个内部固若金汤的社团重大打击。深中校内发展环境毕竟优于深圳多数中学，虽不可否认校方某些社团政策不得社团认可，甚至被认为有碍于社团发展，但对于多数社团和学生组织而言，外部毁灭性打击少之又少。在标榜所谓“民主自由”的深中，还未摆脱我国中学“人治”的管理模式。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抱有分毫真正的民主与自由，那也必然是历届深中人的争取所得。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坐享其成，也没有任何一个社团能无功而获。正如应笑生在《我的深中观》一文中对树下静坐抗议的评述：更多的时候，坐下来比站出来重要，走上去比坐下来重要……真正走上去投入一个社团的，进入两会参与建设的，跟校方真正互动交流沟通的，他们对事情本身的贡献会大于前两种人的总合。

我们可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校园民主，可能没有绝对的自主权力，但是社团的初衷和理想，以及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可能是社团最基本却最坚韧的武器和引导，可是忘记为什么出发的人，必然不记得为什么争取。切实来看，哪里有完全不可能改变的现状，哪里有完全不可能挽回的困境，只有一群无所适从，无所作为最终无能为力的“无辜群众”。

自然是不乏这种对于切身利益受到影响而无所作为的例子。

2015年10月12日前后，校方与各社团负责人召开社长大会，会上提到《社团管理条例》，并且将条例作为征求意见稿，对内容作出解释。有社长表示无法理解这些规定，其中“每名学生只能作为2个注册社团的正式成员”和“高一成员若小于等于八人，则取消该社团注册资格”等规定，虽有利于淘汰弱势社团，提高活动质量，但是在十月中旬招新结束后颁布必然很大程度上影响社团发展——至少相当一部分社长存在质疑。在学生会等方面的协调下，钟鸣老师允许抽出一个下午的放学时间，以回答社长们的疑问。然而据学生会权益部有关人员表示，当日约定时间没有一个社长到场。

心寒。彻头彻尾地心寒。

对社团权益受到侵害而选择漠视的态度，无异于是对社团缺失热情。在这个本该由共同兴趣和共同理想凝聚而成的团体中，似乎已经没有原先社团赖以荣的同伴效益。社团的存在似乎愈来愈举足轻重，是什么使得部分社团发展到这一步？

学业压力是一个比较有道理的说辞。学生的许多民主权益在王铮时代得到奠定，社团蓬勃发展，各项活动亦如火如荼。那是一个提倡社会服务的高中社会，是一个培养杰出公民的重点学校，虽说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公民意识，但亦引起重本率跌落80%以下的恶果。占宝上台后调整校园环境，强调深中“学术性”，在占宝当权的这五六年，我们亦经历了教改的洗礼；尤其是2015届的高一，是中考改革的第一届，也可能成为高考改革的第一批体验者，在社会上不乏来自各方的观察者。无论是家长抑或是校方，必然有极高的期望。在这个校内外背景下，本届高一新生似乎有了更高的“学术性”，对社团的参与度也相对不高。不少大社团表示，初次招新情况并不理想，和往届比起来生源似乎远远不够；而相对比较轻松的中小社团，招新人数比起往届似乎并无较大变动。

此外，许多社团都处于探索期。有些社团遗忘了创立初衷而局限于繁琐公务中，另有一些社团则急于跳出瓶颈另辟蹊径。无论如何，在踏上适合社团发展的新道路之前，若背离初始理念，必然会陷入一个泥潭——对于上一届的理想和目标不得要领，自然难以将社团精神传达给下一届成员，而太多时候，在两届交接理想之际，缺乏交流和协商导致两届理想无法对接。若是缺乏了整体理想和精神，那么社团本身将沦为空泛之物。这样的社团有悖“兴趣与目标的统一”，难以具备凝聚力和影响力，也很难调动成员的热情。

这段时间的深中，覆灭的社团和迷失的理想太多，同样地，被捧上神坛的社团也太多。在神坛上运行得当则提升影响力，停滞不前则加速迷失。在神坛上，或许一个LOGO、一句宣言便足以让人津津乐道，神坛上的社团似乎不用做出什么特别杰出的贡献，就能轻易地成为同类社团的代表，并且代表性经久不衰。缺乏危机感往往带来满足和散漫，正如官僚贵族心安理得地享受现成的辉煌而少有作为。若不注重完善社团本身并明晰理想及发展道路，神坛迟早要蒙灰，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富有生命力的年轻社团。试想慕名而来的新成员加入逐渐腐败的神坛，看清其中的真正面目，其失落应不语而知；同时有多少人只是为了神坛这一标签而加入，实际上并未深刻了解自己的理想与神坛上的标签是否兼容。

迷失初衷的另外一个例子大概就是功利性罢。随着社团发展，部分社团创立的理念逐渐模糊，抑或是当所谓理念已经难以引起他人共鸣时，往往不甘衰落的社团会通过“利诱”等方式吸引支持者。譬如许多学生出于对学时的需要参与社团工作，这本身并非不可取；然而当它成为一种趋势后，有些社团活动便存在鲜明刺眼的交易关系，成员或活动参与者在社团中的行为难免蒙上一层功利色彩，这难免与社团创立理想背行渐远，而交易关系恰恰是最脆弱的关系之一，以依靠报酬吸引成员为主的社团很难有强大的归属感，而这类

社团似乎并不少见，这大概也是成员缺乏对社团热情的原因之一。

归根结底，社团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仍是由于社团人缺乏理想和热情，不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不明白想从社团中得到什么。社团缺乏核心理想与精神，缺乏号召力与凝聚力，于是丧失了对社团本身的热情和信念。然而多数社团应该或多或少有过类似的迷茫。在社团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徘徊在寻觅的路上，行走在遗忘的路上。我们一面丢弃，一面创造，一面获得，一面失去。勿忘初衷，并不意味着不顾环境和趋势死磕一个初衷。最后生存下来的社团总要走上自己的路，而这条路上或许不乏迷茫和觉悟的轮回反复。

任重而道远。

只有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才能明白自己需要做什么，才有可能获得什么。社团也是一样，只有确定了自己的理想，才能找到适合的路，才能走得欣欣向荣。如《我的深中观》一文中所说，最后能够说服别人，说服自己的，往往也是你真正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

既然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自己，那些不大令人满意的外界发展环境，我们只能去着手改变，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也不是稍作比划，而是走上去，发出声；同时，也不是一个人在发声——若是一项决

议或是一种环境影响到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就应该让对方听到大多数人的声音。别怕，这将是有理想，懂得自己所思所想，该有怎样所作所为的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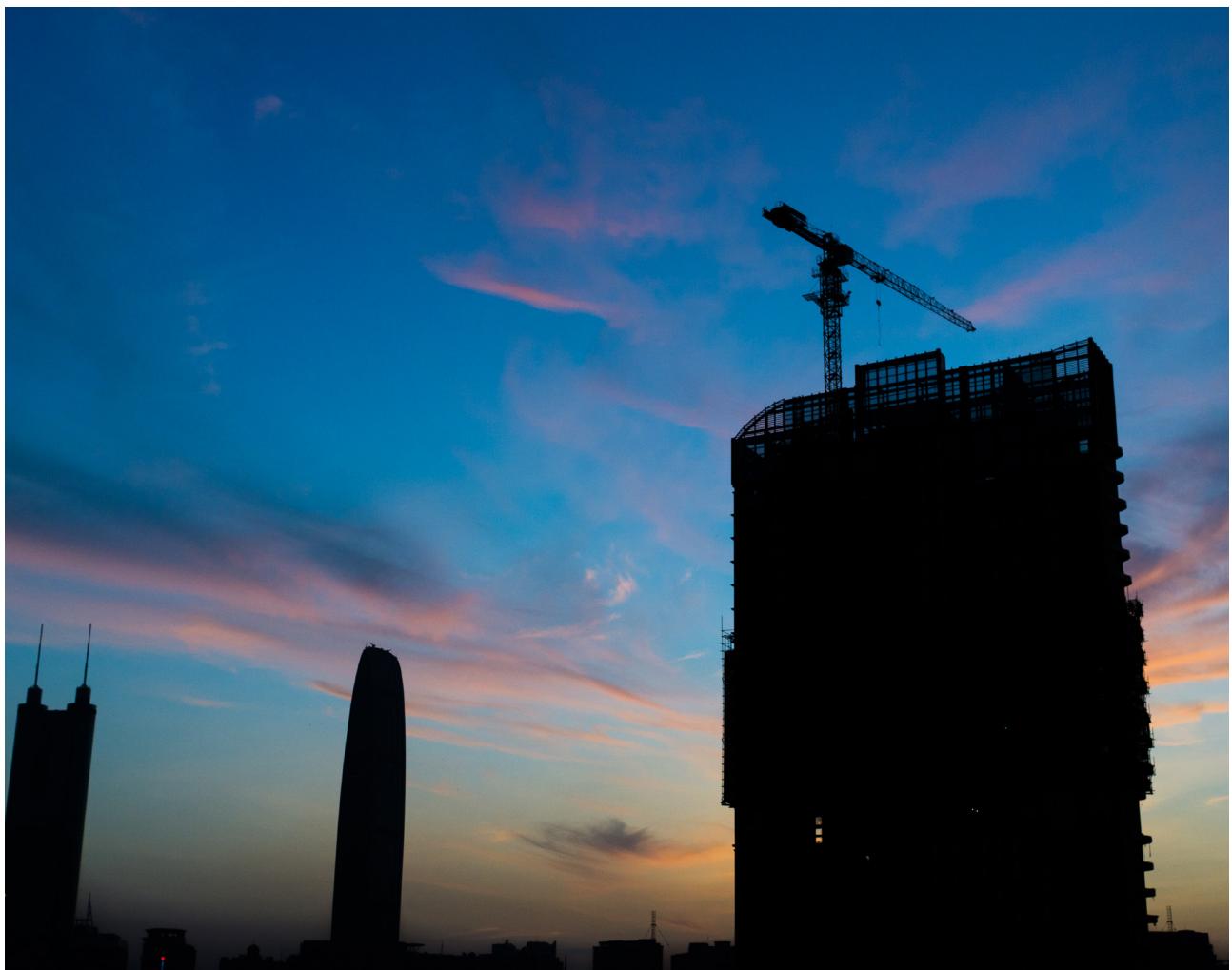
“从来不存在完美的形式，最可怕的是当你认定一种形式是完美，接下来必然会被这种完美所吞噬”。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如是写道。总觉得它很适合深中，很适合深中社团，很适合深中人，因此我对它印象很深。正如我对高一历史老师那句“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不坏的制度”印象很深，对占宝那句“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印象很深。深中的局势在逐渐变化，社团所面临的环境在逐渐变化。无论如何，相信没有人愿意趋恶避善，趋险避夷，但是在事与愿违的时候选择沉默，无非是助长了恶而选择了险。与其在逆境中怨天尤人等待消亡，还不如先发制人，走上去，发出声，抱一种解决问题的态度，持一种解决问题的目的。

社团人，美好的事情不会永远主动发生。我们要做的是改变。

主动地去改变。

从内部开始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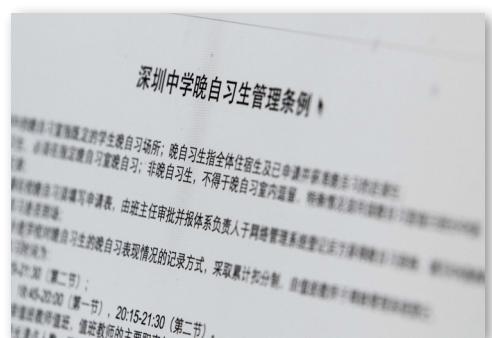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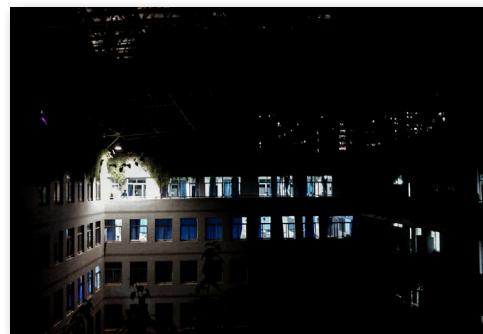


(图片来自涅槃摄影组)

新闻部专栏

——新闻部稿件合集

策划／涅槃周刊新闻部



我们，新闻人

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无疑成为了传递信息最行之有效，也是最为快捷的方式之一。身为已经在深中扎根六年的我们，一直坚持着我们维护深中民主、培养公民意识的理念。一本本杂志，一次次出刊，一篇又一篇议论性的文章——涅槃一直在前进着，但在这背后，却又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15年的夏天，深中迎来了她命运中的转变：四期工程开工、教学方案改革、学生工作加强等等。这些不受人关注或是很难受人关注的变化看似平淡无奇，但却在悄然地改变着我们习以为常的学习生活。四期工程开工导致学校的可用面积受到空前的挤压，各种因活动空间和工程建设而产生的矛盾日益加剧；教学方案改革密切影响着高一新生的学习经历，有不少同学因全面走课和体系界限而感受到压力或者困惑；学生工作加强则收紧了学生的自主空间，从开学的晚自习风波到社团管理的变化都体现着这一切。

站在时代转折点的涅槃应该要做出转变，我们需要找回一个专业媒体最原始的意义。

2015年9月6日，开学第七天，我们发出了第一篇新闻稿，对高二晚自习管理上的变动做出报道。

9月8日，发稿两日后，学生处加强晚自习管理，部分高二学生的手机因“违规使用”被校方暂时保管。晚自习后两小时我们发出新闻稿，对此事做出报道。

9月9日，我们在晚自习期间对高二年级展开调查，发放问卷以了解高二年级学生对学生处惩处行为对认同情况。

9月10日，我们发出稿件报道调查情况。当日中午，学生处召开了与涅槃行政成员和学生会相关人员的沟通会。

9月11日，学生处发文期望还原事件，晚自习风波告一段落。

只是这短短的五天，就让我们看到了一家新闻媒体是怎样影响着事态发展的。记录新闻，传播信息，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方式去报道新闻，让更多的人看到事情的真相。这大概是一个媒体最原始的意义，也想必是涅槃六年来一直缺少了的那一环。

这是我们的初衷，我们想弥补现有校园民主模式的缺陷。诚然，我们需要自上而下的沟通与意见收集，但更需要自下而上的信息了解。如果深中人对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不能有即时、全面的了解，那又怎么能去尝试着改变它们呢？

必须承认，作为初次涉水即时媒体的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很多很多。人手和资源的限制导致我们不能做到对所有校园事件都进行详尽的报道，甚至不能正常地周期性发稿。而之前没有相关经验的我们在措辞的严谨性和报道的准确性上都有极大的提升空间，我们不能让深中人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从而违背我们的初衷。为了让我们的消息更准确，我们对关键事实的报道受到“必须有两个消息来源”的限制；为了让我们的报道更专业，我们逐渐开始形成一套系统性的新闻用语；为了让我们的报道更全面，我们对事件的多方展开详细的采访和调查。从最开始的晚自习风波，到后来的社团管理变动，再到高二实验的力行事件与校长面对面，我们都在慢慢地磨练着，成长着。

三个月前，我们这样告诉自己——“新闻部致力于对校内新闻进行中立、严谨、高效的报道。为报道真实而独立行走，为新闻自由而沉静抗争是我们的理念。”

三个月后，我们在向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地迈进。或许到了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一声：

我们，新闻人。



【校园动态】高二新晚自习管理方法引争议

近半学生对变动不知情

2015年9月6日

高二年级晚自习管理方法的改动近日引发争议。校方在开学首日召开的高二住生大会上做出了“晚自习不能穿拖鞋”、“不能讨论题目”、“不能戴耳机听英语”等新规定，并声称这些规定是由学生制定，而非校方。参与大会的学生描述称，会有学生质疑校方“不能戴耳机”等规定，校方则做出了“你戴上之后别人也会想戴”的解释。随后一日的晚自习上，有管理人员因在监管时未能提供成文条例，仅引用大会上校方发言作为管理依据，引发部分学生不满。随后本刊记者向议事会相关负责人了解到，本次事件中晚自习管理办法的修改是校方的单方面决定，议事会没有参与修改过程。

针对高二新晚自习管理方法，《涅槃周刊》昨日面向深中高二在校学生展开线上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四成半参与晚自习的受访高二学生对新晚自习管理条例不知情。而在了解新晚自习管理条例的受访者中，过半数对新条例不满意，满意的则不超过一成。此外，“不允许穿拖鞋上晚自习”就成为调查结果中“最不合理的管理条例”。有受访者表示管理条例应由学生与校方共同商讨决定，也有受访者认为现行条例对师生双方都会带来麻烦。

在本学期与上学期新生入学时下发的官方管理指引《走进深中》中刊载了《深圳中学晚自习生管理条例》（下文简称“条例”）。条例由学生处在2013年出台，其中并未对今次事件涉及的拖鞋使用、耳机使用与题目讨论等行为作出规定。此外，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条例的修订应由学生处与学生会权益部征集各方意见后商议进行。

【校园动态】校方加大晚自习惩处力度 部分学生使用手机被没收

2015年9月8日

高二年级晚自习管理再起风波。今日晚间第二节晚自习时，学生处杨忠顺副主任对高二的晚自习情况进行了巡查。在巡查过程中，标准体系、实验体系有多名同学的手机因“违规使用”而被没收。在班内巡查的过程中，被没收手机的同学在上交手机的同时被要求登记个人信息。据悉，校方管理人员凭借观察手机屏幕停留的最后页面来判定学生是否在用手机进行“娱乐活动”。有被没收手机的同学称“手机要一个月后才可从校方拿回”。

多名学生对惩处表示不满与愤怒。有学生被惩处后表示，在晚自习最后五分钟使用手机是想查看预先拍摄好的答案，认为自己并未违反条例进行“娱乐活动”，但杨忠顺副主任在巡查时没有对她进行询问便没收手机；也有学生表示，使用手机是因长时间做题后感到枯燥，而听了几分钟音乐想换换心情，却未想到手机因此被没收。此外，有学生声称，校方在开学举行的高二住生大会上提到过对违规使用手机的行为会“警告一次再没收”，但在今次的惩处事件中未做警告。

学生处在2013年出台，由议事会在2014年进行修订的《深圳中学晚自习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上（晚自习）课时不得使用电子产品进行任何娱乐活动；如有违反，值班教师有权中止该电子产品的使用，或暂时保管该电子产品，通知班主任领回。本次惩处是本学期首次有校方管理人员在高二年级晚自习管理中进行没收手机的惩处行为。而对于开学时校方对高二晚自习管理所做出的变动，高二年级级长郭玉竹昨日表示拒绝对此做出回应。

【事件聚焦】学生处表明按规章办事 近九成学生不认同惩处方式

2015年9月10日

学生处副主任杨忠顺昨日（9日）接受《涅槃周刊》采访。面对有关9月8日晚自习惩处手机的方式不恰当的质疑，杨主任反复强调自己是“依照《走进深中》中所刊载的条例办事”，不认为没收手机的惩处方式有任何不妥。在采访中杨主任表示，现阶段已不愿意再与学生商谈条例的修改事宜，并指出制定的规则就应该遵守。同时他还认为深中的晚自习状况需要整改，不能再让散漫的风气延续下去。

在昨日（9日）晚自习期间，《涅槃周刊》在高二各班发放调查问卷，了解高二晚自习生对校方惩处方式的态度。在501份回收答案中，近九成受访者不认同此次校方的惩处方式，其中339人对校方未经警告直接没收手机的行为感到不满。此外，受访者中有158人表示会在公共场合或社交媒体上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少受访者表示感受到深中给予学生的自由空间在逐渐收紧；也有受访者认为校方无权没收学生私人财产，认为财产受到法律保护；还有受访者质疑校方惩处行为的正当性。

一名8日晚被没收手机的学生向记者描述称，他在当晚临近晚自习结束时完成了学习任务，想回复一些短信，但杨主任突然从身后出现要求上交手机。据称，当时离晚自习结束仅剩不到三分钟。他形容主任进行惩处时“神情骄傲凛然”，并对校方巡查的时间段表示质疑，认为“收手机才是主要目的”。他希望能通过学生会权益部等正常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昨日（9日）晚自习结束后，有同学向本刊记者透露，晚自习上有宿管称“又查了八部手机、两部电脑”。

记者查阅相关校园条例与《走进深中》后发现，《深圳中学晚自习生管理条例》（下文简称“条例”）第十七条中，并未对“娱乐活动”的界定与电子产品没收时限作出明确规定，属于条例上的“空白地带”。而根据条例第二十六条中“深圳中学学生处拥有对条例的最终解释权”的规定，学生处有权力做出此次惩处决定。

此外，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本条例的修订由学生处与学生会权益部征集各方意见后商议进行。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若晚自习生对任何扣分措施或处罚措施有异议，可在两个正常上学日内于正常上学时间向体系负责人申诉，由体系核实并进行裁决；对体系裁决结果仍有异议者，报学生会权益部进行调解及维权。但学生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暂未收到任何投诉，仍在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议事会则表示现在暂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事件聚焦】校方发文冀还原事件 若仍存疑可向学生处申诉

2015年9月11日

高二晚自习手机事件进入第四日。学生处副主任杨忠顺今日发出说明，希望能对事件的真实情况进行还原。说明全文已发布在《涅槃周刊》微信公众号上。

另外，在昨日中午，学生处与学生会权益部和《涅槃周刊》行政成员召开了一次沟通会。会上学生处对近日部分争议问题作出明确回应。

“（在晚自习期间）讨论会直接干扰到其他同学的学习，”学生处主任郭玉竹表示，“自由不能够牺牲别人的利益，集体生活中有规则是因为大家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化。我们不反对讨论，但是应当在晚自习下课或者课间。”

当被问及若学生没有感受到其权益受到侵犯，条例是否还合理时，学生处王新红老师回应道：“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交由制定规则的同学，而我们现在的讨论都是基于现有的规则而产生的。这个管理条例是在起草人代表学生那一届进行了征集和合法程序，而讨论出来的。这个条例的合法性是得到确认的。”



©《涅槃周刊》新闻部

图片来源于涅槃周刊新闻部

【校园动态】“两会”昨开招新说明会 到场新生仅三十余人

2015年9月11日

学生会与议事会昨日下午在学术报告厅联合召开招新说明会。会上，学生会主席团主席黄雅欣与议事会议长胡宇轩分别对学生会、议事会的概况做出介绍，并提出对深中民主发展的期望。

“深中人是一个称号，更是一种责任，”胡宇轩说。他向所有真正关心深中民主、愿一同建设深中人所理想的校园、能担负起深中人的现在与将来的同学发出加入议事会的邀请。“以诸君之才必成大器，我愿与诸君共勉，共扶万世不朽之深中。”

有参会高一新生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会议加深了他对“两会”的了解，并希望自己也能为深中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学生会与议事会的招新工作虽已在四天前开始，但报名情况并不乐观。昨日下午的联合招新说明会上，前来听会的高一新生仅有30余人。面对招新现况，学生会与议事会皆认为没有做足准备工作。议事会承认在时间安排上存在失误，说明会的时间与高一实验体系的团建活动发生冲突，并向对高一关心深中民主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来参加本次招新说明会的学生表示诚挚道歉。议事会称将在公众号上推送说明会的幻灯片与演讲，供未到场的高一新生了解深中民主。

学生会则表示“两会”虽在形式上有创新，但一定程度也导致新生对学生的行政、公关模块关注不足，学生会会认真对本次工作进行总结，并在日后尽量避免再次发生类似问题。他们会继续与议事会共同宣扬维权意识，让更多的人倾向于去关注与维护学生权益，发扬深中民主精神。

【校园动态】社团管理条例引热议 学生会表明将介入

2015年10月12日

昨日下午，社长大会在力行楼三楼召开。社联指导老师陈娜主持了会议。会上陈娜老师对社团管理做出解读，并提到了《深圳中学社团管理条例（2014年修订版，征求意见稿）》。该文件针对社团管理，作出了“每名学生只能作为2个注册社团的正式成员”、“社长通过龙创系统对社员的社团活动出席情况进行考勤”、“社联代表学校对社团进行评估”、“有权取消不合格社团的注册资格并要求整改”等规定。有参会的社长在会后向《涅槃周刊》记者表示，陈娜在会上提到希望通过“每名学生只能作为2个注册社团的正式成员”的规定使学生能相对专注地对待社团活动，同时她还表示做出这些规定并不是要使社长为难。

会上提到的一些有关社团管理的调整引发学生热议。有传言称，会上提到的“社团管理条例”已经在2014年由社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有社长表示无法理解这些新规定，称“从未听说过社代会（社员代表大会）”，上届社长在进行交接工作时也没有提及类似规定。学生会则在今晨发布声明，称已有多名学生向学生会权益部提出申诉，学生会将会介入此事。

学生处钟鸣老师称社长大会上的“社团管理条例”仅为征求意见稿，未经表决通过，该文件在没有经议事会或社代会表决通过前都是无效的。他指出，若各社长对社团管理事务存有疑问，可向他做出咨询。

社团联盟理事会则表示暂时不会对此事做出回应。截至发稿时，陈娜老师暂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校园动态】实验体系力行活动引争议 部分高二学生质疑学校安排

2015年11月2日

2015年10月27日，深圳中学校方通过官网公示了一份《深圳中学实验体系“力行”活动招标方案》。在公示的方案中，各项费用标准皆要求按“200人以上”计算。该方案后所附的招标要求明确指出本次力行活动针对高一实验体系学生，高二实验体系学生则未在方案中提及。10月29日下午，《涅槃周刊》记者向实验体系负责人王粤莎老师咨询相关情况，经确认，本次力行活动仅针对高一实验体系学生。

10月29日及11月1日晚自习期间，《涅槃周刊》在高二实验体系各班发放调查问卷，了解高二实验体系学生对力行活动的态度。在112份回收答案中，近96%的学生表示愿意参加力行活动。部分受访者对学校在一学年做出的有关给高二实验体系学生配置电脑、设立自主班、恢复力行活动等承诺的兑现情况提出质疑，也有受访者认为“学校的行为可能涉及虚假宣传”。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此举再次显示了高二标准体系和实验体系并无差别。高二实验体系各班的多名学生都向记者表示在高一下学期收到了纸质通知，通知写明高二实验体系将设立自主班并恢复力行活动。

“力行活动”是深中实验体系的特色教育课程之一，其主要目的为培养学生的意志力、独立思考、分析、判断决策能力，团队协作和野外生存能力等。根据公示方案，本学年的力行活动将在11月20日（周五）及21日（周六）举行。而在上学年，实验体系没有举办力行活动。

【校园动态】校长面对面今召开 校方回应多项热议话题

2015年11月4日

今日下午，深圳中学学生会在C308学术报告厅举办了“校长面对面”活动。王占宝校长、邢向钊副校长、高青校助等校方领导出席了活动。活动分为“议题答复”、“自由提问”、“校长总结”三大环节，校方在活动中对多项热议话题做出回应。

首先，邢向钊副校长代表校方对后门开放问题做出回应。他指出，之前在童乐路设置后门和中门是因为饭堂、停车场都属于学校教学区域的一部分，而随着旧饭堂及宿舍楼的拆除，这一部分也就

不再属于学校教学区域。“学校没有法定义务开这个后门和中门，”邢向钊副校长说，“在方便了一小部分同学的同时，也给学校带来了管理上的成本上升和一定的安全隐患。”

随后，总务处对部分班级仍在使用小桌椅给学习带来不便的争议做出回应。总务处负责人表示日前收到四个班交到总务处的联名签名，进行讨论后，总务处达成了“现有桌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故无法做整体更换”的意见。他表示，学校的所有桌椅在暑假期间已经进行了最优化的调整，而要更换桌椅的条件一定是“报废才换”。

在“议题答复”环节校方还针对校园网络限制与校园食品安全等话题做出回应。校方指学校已对此前网络出现的一些问题做出了优化和调整，并期望明年能同时用上电信和教育网的两条100M带宽。现时校方对学校网络做出了“全时段禁止游戏”、“上课时段封锁P2P下载”等限制，他期望学生能够提出一些建议，以让校方了解到学生的具体需求。当有同学追问到此前校方所承诺的“10月份搭建班级WiFi”的事项为何没有落实时，校方回应称相关项目还没有完成采购，而采购的进度无法由校方决定。

之后的“自由提问”环节中，有同学提出高一现行的走课制教学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校方则表示此前做过相关调研指出有约20%的同学不适应这种教学模式，教学处会与高一同学保持沟通与交流。有高一荣誉体系的同学对在实行全面走课之后班级和体系存在的意义感到困惑，教学处郭胜宏主任则指出体系的认识应该之前会有所差异，体系的任务和发展目标在未来几年可能将发生变化。

“我想我们体系的存在，那么从今年开始，它在课程方面的作用应该要退居二线，而文化和活动方面则应该成为主导。”郭主任说。

有国际体系的同学则要求校方对10月16日学校要求国际体系高一高二同学参加SAT模考，同时占用休息时间一事做出回应。高青校助在回应时表示，此次模考是希望相关考试数据能对国际体系的英语教学有所帮助，让学生和老师清楚面对未来应该做出怎样的准备，至于将考试时间安排在下午，则是考虑到若占用上午的AP课程时间会对教学安排带来诸多不便。

校方同时对“偏袒先锋社团”的言论做出回应。王占宝校长指出，对社团的扶持是由这个社团的使命和发展状况决定的，而先锋中学生圆桌会议算得上是深圳乃至全国的首创。“先锋中学生社团是我们的骄傲。”王占宝校长说。他同时期望，未来的先锋，能越

关于高二学生对晚自习手机管理惩处方式的调查 高二（ ）班

2015年9月9日 《涅槃周刊》新闻部

自本学期开始，深圳中学校方逐渐加强对高二年级的晚自习管理，在控制学生对电子设备的使用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9月8日（昨日），学生处副主任杨忠顺在晚自习期间巡查时，以学生使用手机进行“娱乐活动”为由，陆续没收学生手机十四部。他同时要求登记个人信息，并许诺一个月后归还，但没收前并未作出任何形式的警告。

本次调查旨在了解高二学生对于晚自习管理的执行方式和惩罚措施的看法，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协助完成本次问卷调查。

请在你同意的选项下方画“正”字。为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请勿多画、乱画，谢谢配合！

1 你是否认同昨日校方的惩处方式？

A.认同（如选此项请继续回答第2题、第4题）

B.不认同（如选此项请继续回答第3题、第4题）

2 （多选）你为什么认同昨日校方的惩处方式？（请第1题选择A选项的同学回答此题）

A.我认为此举可整顿晚自习风气，有利于我今后安心自习。

B.我认为校方按照条例办事，没有可以质疑的地方。

C.其他：（请在下方填写）

3 （多选）你认为校方昨日对晚自习手机使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什么行为让你感到不满？（请第1题选择B选项的同学回答此题）

A.未经警告直接没收手机。

B.手机要由校方暂时保管一个月后才可拿回。

C.校方管理人员判断学生使用手机进行“娱乐活动”的方式过于主观。

D.其他：（请在下方填写）

图为调查问卷及结果

来越少地得到学校特别的扶持与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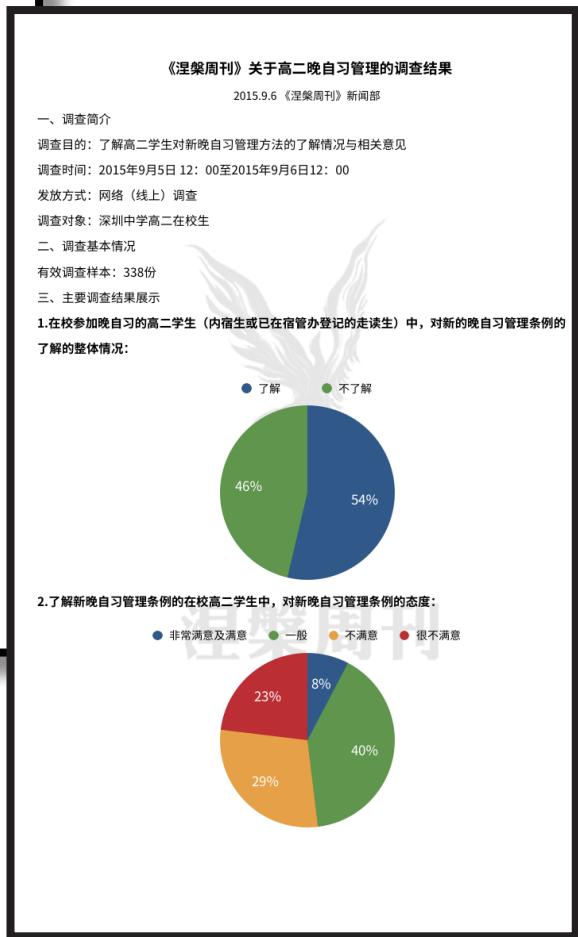
据学生会介绍，本次“校长面对面”活动的主要议题是由学生会对高一高二每个班提供的调查问卷结。

【事件聚焦】校方对力行活动相关争议做出回应：具体沟通将于下周开展

2015年11月4日

在今日下午“校长面对面”活动的自由提问环节上，部分学生就“高二实验体系学生的力行活动”、“高二实验体系和标准体系的差异”、“自主班设立以及实验体系相关教学模式的设置”提出了疑问。校方针对提问作出了部分回应。

针对自主班未按原规划设立这一问题，校方表示学校已于上一学年组织学生报名自主班，但因填报自主班的人数过少，且由于学



校的教学资源有限，无法单独设置一批老师从事实验性教学，因此实验体系文科和理科都无法实行自主班的教学模式。

而对于高二实验体系和标准体系是否存在差异这一问题，学生处郭玉竹主任表示高二“实际上只存在实验体系，没有标准体系”。学校原先根据对高考改革的预判，计划将实验性的方案同时推行到实验体系和标准体系，但由于高考改革形势的变动，改革方案出现了停滞，因此现高二实验体系和标准体系“并无太大差别”。

至于高二实验体系因未设置力行活动所产生的争议，郭主任表示实验体系的力行活动一般在高一举行。同时他提出，组织200人外出需要较多准备，实验体系高一高二的同学同时外出并不现实，且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大多数的高二实验体系的学生都愿意出行，家长也愿意承担风险，学校愿意考虑恢复力行活动。面对同学的追问，王占宝校长承诺实验体系负责人以及学生处相关老师会在下周与高二实验体系学生进行沟通，主要内容为力行活动等实验体系特色教学模式的变动，沟通的具体形式未定。

图说深中

图／lsight 深中摄影社 文／陈滢荧

我不知道那叫不叫小确幸

但是当深深浅浅的叠影
在地上勾勒出奇妙的形状



B 栋 已拆



成美楼

步伐也忽然
轻快了些许

力行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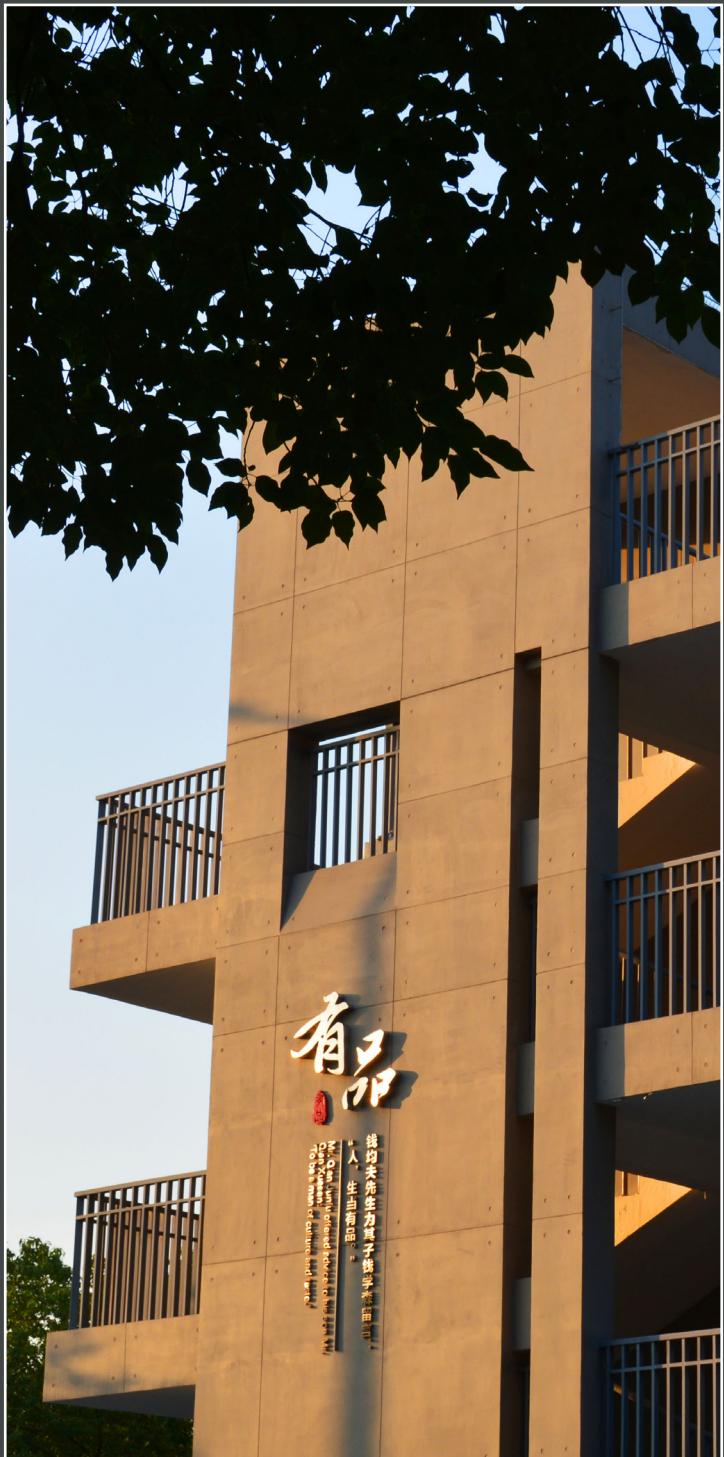
图书馆

我不知道那叫不叫小确幸
但是当红色花瓣缓缓飘下
落在头顶后捧在手心

会觉得这风也充满了诗意

旧食堂后 已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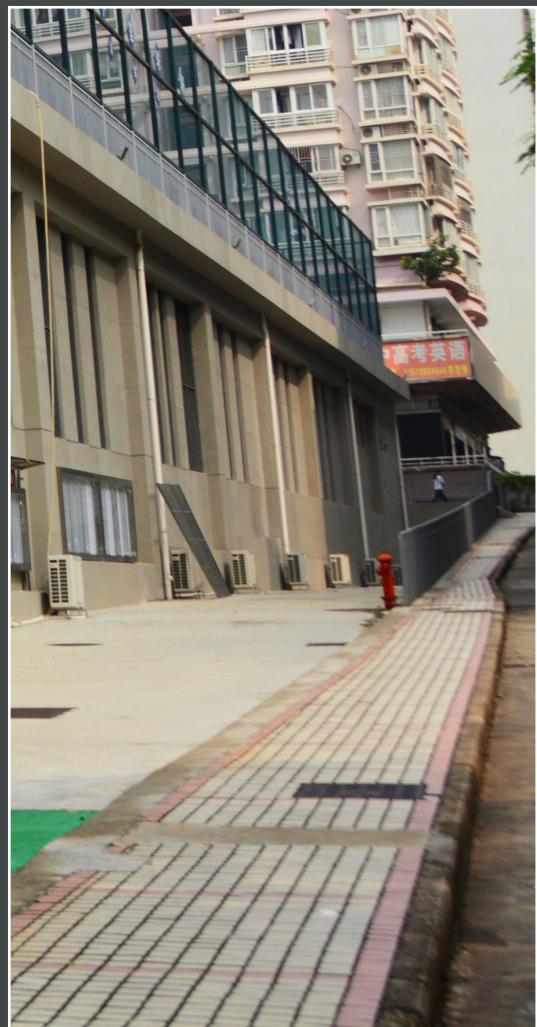




有品楼

不知道凝望的石墙
路过了多少身影

不知道鼎沸的球场
涵满了多少斗志





C 栋

不知道原木色的桌椅偷听了多少故事

D 栋





但是眺望窗外
却发现天边一角早已和美梦编织

操场及周边区域

观点深中

策划／涅槃周刊观点板块



回看恐怖主义： Pray for Paris 之后

文／西行柳下



图片来自互联网

“用苦难和不平等来解释任何恐怖主义运动都说不通。”
——迈克尔·沃尔泽《论战争》

曾几何时，中国民众对于恐怖主义的态度是有些模糊的。十四年前“九一一”事件发生时，不少中国人没有如今巴黎事件后刷屏式的悲伤和哀悼，反而许多人为自诩为“国际警察”的美国终于“自食其果”而毫无同情乃至喜悦欢呼。笔者对此暂不置评论，也许是当时人们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和南海撞机事件仍记忆犹新，所以条件反射地产生了“美国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想法吧。然而十四年后的现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

中国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过去911事件后的冷漠、无同情，到巴黎事件刚发生时社交网络上铺天盖地的“Pray For Paris”字样，十多年来，中国公众对于恐怖主义的看法都在一次次流血与哀悼中悄然改变着。可以说，中国社交网络的变化是非伊斯兰世界舆论态度转变的一个缩影：公众不再对恐怖主义所宣称其拥有的“发动恐怖战争的正义性”抱有幻想，伊斯兰恐怖分子也或许并不像他们自称的那样是“反对不平等的斗士”：他们攻击的对象是对伊斯兰世界形成“外部压力”的非伊斯兰世界及其价值观，本质上来说，他们敌视的是现代性本身。

所谓恐怖主义，即是为了在一个群体中散布恐慌以迫使该群体的领袖屈服而进行的对无辜者的故意杀戮。但这个定义更符合的是民族解放或革命运动的恐怖主义，以及政府的白色恐怖。例如《瓦戈医生》《毁灭》等苏俄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俄国内战时红军与白军双方对对方及平民实施的恐怖，均是为了各自“正义的目的”而行非正义之事，目的是通过扩散恐怖情绪以摧毁政治反对及对方的战斗意志。还有战争中的恐怖活动：通过杀死大量平民的行动迫使对方民众失去抵抗意识，使其政府投降。广岛轰炸即是一个例子。以上几种恐怖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攻击的人无论在军事意义上或是政治意义上，都是非战斗人员：不是军人，不是公务人员，仅仅是普通百姓。他们不是在攻击其他人的行动过程中被“偶然”杀死的，而是被故意杀死的。

“恐怖主义 (Terrorism)”一词的用法是充满争议的，很多政治名词的用法都是充满争议的——“自由”的用法在不同价值观中向来混乱，但我想人们对于“自由”是什么、不是什么仍然有大致清晰的想法。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群体中开始产生同情、开脱和辩护恐怖主义的文化，这与二战后几十年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高潮是分不开的。日本的赤军派¹即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恐怖组织之一：以“崇高的理想”（不置褒贬）为目标和

纲领，进行广泛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恐怖活动，并且能得到不少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另一个例子是爱尔兰共和军²：为实现“爱尔兰人的民族解放”而进行地域性的恐怖活动。红色恐怖与民族主义恐怖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竖起了一个明确的、有范围的靶子——资本家、政府、国家机器。

巴黎事件和许多其他伊斯兰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针对平民。以巴黎恐怖袭击为例，袭击发生时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正在法兰西体育场内与德国外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一同观看法国队与德国队进行的足球比赛。如此“有价值的目标”就在眼前，恐怖分子却选择了对平民发起攻击。请允许笔者做个不负责任的猜测：如果恐怖分子将目标定为体育场内的法国总统与德国外长，无论行动成功与否，只要让人们知道其行动目的为刺杀奥朗德，都将造成比攻击平民更大的恐慌——也就离恐怖分子的目标更进一步。同时攻击政府高官可以为行动打上“反国家机器”的名号，进而可能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乃至支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相比之下，红色恐怖与民族主义恐怖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往往宣称自己所代表的是某个范围内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理由也没有需要去攻击平民，因为那会使他们在道义上站在劣势。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极左恐怖组织“红色旅”³由于刺杀了一个受人民欢迎的官员而失去部分支持，并产生组织内的分裂。红色恐怖和民族主义恐怖的实施对象通常是被划入靶子范围内的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个体，或是其所竖起的靶子的象征物：萨拉热窝事件是个例子，日本赤军炸毁“兴亚观音像”⁴也是如此。溯其根源，两者通常都有着明确而有范围的政治诉求，因而也就有了明确的目标群体：目的是民族解放的恐怖实施者，通常将压迫本民族者派来的官僚、军官或设施作为目标；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纲领的恐怖实施者，则会将官员、资本家与象征资本主义的建筑物等作为目标。由此，可以这样理解：伊斯兰恐怖主义对平民的攻击源于其纲领的不明确——或者说，其竖起的靶子的范围太广。

比起《圣经》《托拉》⁵而言，伊斯兰教信仰和教义的最高准则《古兰经》因其“语言直白”更像是是一部暴力斗争的政治纲领。三K党以肤色判别敌我，极左派以阶级判别敌我，古兰经以信仰判别敌我。信仰是人类内心所具有的特殊意识。人们无权剥夺任何个人的信仰

自由，但又不能不想起个人自由权利的前提之一正是不触及他人的个人自由权利：古兰经教导道，“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信道者，使他们感觉到你们的严厉……”或许有断章取义之嫌，但古兰经直白的言语却可以窥见一斑。当这些最高准则被利益群体阐释、曲解而利用时，古兰经也许就变得非正义了。穆斯林的虔诚被经过曲解的教义诱导而转变为狂热时，便产生了暴民和恐怖分子。然而这种宗教恐怖主义又是趋于底层化的：古兰经比起佛经圣经而言显得十分通俗，又详细规范了生活和思想，给“善”“恶”黑白分明地打上标签，有条件地允许暴力和掠夺，并在道义上给某些暴行抵消罪恶——使人们可以打着崇高的名号，在心理安慰体系的保护下满足自己的欲望，即无论烧杀，只要是“为了真主”的便都是善功。这样的宗教，经曲解后能煽动的群体当然是在社会底层的人——在巴黎事件中，他们或是移民，或是难民，都处于西方社会的边缘中。

在这样的政治纲领与这样的被煽动者之下，比起红色恐怖与民族主义恐怖而言，伊斯兰恐怖主义就有些“庸俗”了。也许，伊斯兰恐怖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所设定的攻击对象，不只是某个“代表了反伊斯兰教势力”的特定的群体，而是所有不信教者，让不信教者“接受真主或根据其能力交纳丁税”——《古兰经》中宣扬的对非穆斯林实施的措施。这样“宏伟”的政治蓝图或许太大了，以至于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靶子攻击，进而局限于广泛地进行无差别的恐怖行为。

存在这样一种说法：恐怖主义的产生源于某一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并且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诉求；换句话说，恐怖主义是表达利益诉求中暴力而最无奈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说法早在1914年历史学者和政客们为普林西普⁶申辩时就产生了。但此种说法很难经受得起反复推敲。

试进行比较政治学的一个简单实验：全球层面上不平等最严重的后果表现在非洲——西方世界与非洲世界的不平等，然而流离失所的非洲人和聚居于美洲、欧洲的非裔居民却并没有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拉丁美洲也是如此，尤其是中美洲，美国资本家在掠夺这里的财富和制造贫困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然而在美国的拉丁美洲裔居民也没有产生恐怖主义。



图片来自互联网

“一个人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的自由战士”这样的说法是笔者所不能接受的。即使是从今天看来“道义上最为崇高”的红色恐怖，也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那只是一小群激进分子的事业——他们自称代表了人民，而他们的行动却没有人民参与。某位网友在评价以在世界各地进行红色恐怖活动而闻名一时的日本赤军派领袖重信房子时这样说道，“（她）只学到了毛主席的‘造反有理’，却没有学到‘放手发动群众’……”伊斯兰恐怖主义或许更为特殊：他们不仅“代表”了穆斯林群体的诉求，还顺带把政治纲领古兰经一同“代表”了。面对一个相对强大、拥有正规军事力量和国家机器的政权，采取恐怖袭击的方式显然是所有反抗行动中最经济实惠的一种，但当恐怖主义失去了其宣称自己所拥有的进行恐怖活动的道义基础——人民的支持——后，赢得“最后的战争”便是无从谈起的。

“……是穆斯林最早开始这种文明冲突的。伊斯兰的先知讲：“我被命令去和其他人战斗，直到他们相信阿拉和他的追随者。”当穆斯林把人分成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并且呼吁和不信仰阿拉的人战斗，知道那些人相信他们所信仰的，他们就开始了这场冲突，发起了这场战争。为了停止这场战争，他们必须重新审视伊斯兰的教义和教规，那里面充满了对非穆斯林人的侮辱，并呼吁和不信仰者战斗。……

“……这些是个人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兄弟，你可以相信石头，只要你不把它往我身上扔。你可以自由地朝拜任何人，但是其他人的信仰，不关你的事，不管他们相信弥撒亚是上帝、玛利亚的儿子，或者撒旦是上帝、玛利亚的儿子。让人民有他们自己的信仰。……穆斯林用烧毁人家的教堂、用杀人、毁掉使领馆，来捍卫他们的信仰，这是一条不会有任何结果的道路。穆斯林在要求世人尊敬他们之前必须问自己，你可以向人类贡献什么？”

——Wafa Sultan

注释：

¹ 赤军派：又译赤军旅，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日本极左翼国际武装恐怖组织，活跃于中东和东南亚，政治主张包括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推翻日本天皇、在全世界推动革命等，2001年由其领导者重信房子宣布解散。

² 爱尔兰共和军：反对英国政府的武装组织，长期以来通过暴力斗争活动试图实现政治诉求，曾为爱尔兰独立而战斗，爱尔兰独立后主张改变为统一北爱尔兰，现在仍有部分势力在爱尔兰岛和一些英国城市活跃。

³ 意大利红色旅：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意大利极左翼武装恐怖组织，成员以大学生和工人为主，活跃在都灵、米兰等工业城市和意大利南方，下文中“刺杀了一个受人民欢迎的官员”指1979年红色旅刺杀意大利工商联合会官员 Fantinato Gelli，因为这名官员举报了多名红色旅成员，由于他颇受欢迎，这次行动使红色旅内部发生分裂。

⁴ 兴亚观音像：1940年为日本将领松井石根所建，附近有两万余名日军战死者的纪念名册，被一些日本人视为“小靖国神社”，于1971年被日本赤军“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炸毁。

⁵ 《托拉》：犹太希伯莱文经卷中最为重要的经书，犹太人一直视托拉为经典中的经典。

⁶ 普林西普：指萨拉热窝事件中刺杀斐迪南大公的凶手塞尔维亚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

我们为何而对着手机笑 ——叶良辰事件

文／西行柳下

“你这个形象是否站得住，是否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不是谁说了可以算数的……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周恩来。

中秋之夜，月圆之时，也是无数闸蟹夭折之日。

不过有能力与明月和闸蟹争风，在中秋节的夜晚抢占空间和朋友圈的，还有那位莫名其妙就火了的叶良辰先生。国庆，叶良辰终于显露出了些许风头褪去的迹象，因此也就方便把这起事件理性地分析，再进行理性地批判。

6年前，同是在贴吧上，走红了一句“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良辰语录的突然流行，不免让人想起那一年的贾君鹏事件。

【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一帖是2009年7月16日上午11点在百度贴吧魔兽世界吧发出的……帖中内容只有“RT”二个字母，意思为“如题”，对“为什么发帖？”，“贾君鹏是何许人物？”等问题并没有作出解释。一名自称是“贾君鹏”的网友在跟帖中回复称，“我今天不回去吃饭我现在在网吧吃饭呢。你帮我给妈妈说一下。”不过该名网友却很快被其他网友戳穿，发现该ID的注册时间为7月16日11点，比发帖时间晚2分钟，“肯定是个恶搞的。”

其他跟帖的网友说。“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迅速蹿红网络，成为09年网络新流行语。然而，在这场网络大狂欢的背后，难掩亿万网民内心深深的寂寞。综其原因，既有魔兽世界迟迟不服，但更多的是由于当代网民内心生活的空虚寂寞。……贾君鹏事件可以理解为一次互联网行为艺术，一次贴吧文化狂欢。^[1]

近乎是同样的流程：一些十分无关紧要、生活琐碎的言论被发表在网络上，尽管其风格如同贴吧中随处可见的“水贴”一样——或许还属于那种最缺少技术含量的水贴——却又离奇地成为了大众的目光所至。“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与叶良辰说的话在网络上被无数次地点赞、转发与模仿，成为不少网民口中的流行语，甚至出现不少“同人创作”，然后就火起来了。何哉？

再次使用开头的引用——“人民喜闻乐见”。

笔者在事件之初以自认为冷静的心理窥视网络上整理出的“良辰语录”时，并不认为那有多么有趣——单就“有趣”这点而言，笔者甚至认为自己平时与同学的聊天记录较之更加“有趣”。直到周围的人开始在朋友圈和日常聊天中模仿良辰时，笔者才会“试着去感受良辰语录中有趣的地方”并尝试跟风模仿之——若不去学着模仿，就会被判定为一种“和别人脱节”的表现。在采访了几名同学之后，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有趣”是人为想象出来的。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同学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看到别人模仿好像很好玩的样子……虽然不明白但是很厉害的样子呢！然后就去玩梗了……其实本来没什么意思啦 看别人玩着玩着就觉得有意思咯……”

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一个被音译为“刻奇”的词语 Kitsch。无论这个词的中文含义是“自媚”还是“媚俗”，将其置之于此都是恰当的。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奔跑，多好啊，我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与被孩子们所感动的其他人站在一起，也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们所感动，多好啊，我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这第一行眼泪，或许含着一些真实的感动，然而第二行眼泪，便是“刻奇的行为”。看着良辰说的话这么有趣，多好啊，于是有人开始跟着模仿；与对良辰说的话感到有趣的其他人一起聊天，也对良辰说的话感到有趣，多好啊，于是我便开始跟着模仿。

——讨好自己？或是讨好别人？这些同昆德拉笔下放弃坚持个人审美原则、刻意讨好自我的刻奇的感情一般，也有些像冰桶挑战之类的道德绑架，只不过，这次事件比那些更加低级一些，甚至没有与惺惺作态的道德与感情一同出现，仅仅等同于人云亦云的单纯跟风。冰桶挑战，最初以道德和为病患募捐的旗号开始流行——不进行挑战，就要给渐冻患者捐钱。但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收到冰桶挑战的邀请后选择捐款而不是进行挑战，行善却遭到舆论的广泛批评之时，谁又能否认这场活动的娱乐意义已经超越了其慈善意义呢？回到良辰，当我们模仿着这位其人不知是否真实存在、其话不知有几分意义的叶良辰时，我们是否真正清楚自己究竟在刻意去讨好谁呢？

暂且抛开良辰和他说的话本身。若上升到宏观层面上，是谁造就了良辰的风头？是抱着喜闻乐见心理的网民。“有需求才会有市场”，是网民对于娱乐的需求，才给良辰创造了得以一夜爆红的市场空间。良辰事件中，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良辰之火的基础在于贴吧、微博、空间、朋友圈上不可计数的理性或非理性的传播，而这样的传播背后，无疑是中秋假期里闲得发慌的网民——当然也包括不少边写作业边颓机的学生（笑）——对于寻找一个能满足自身娱乐欲望的机会的需求。然而目前看来，网民这样的娱乐需求，在

当下日常生活大部分时间中并不能得到满足。比如稍早前的在空间和朋友圈里火爆一时的掷骰子游戏，以及上文所述的更早前的贾君鹏之类事件，都是由我国网民日趋增加的娱乐需求而引起。

提到“娱乐”，相信会有不少人喜欢搬出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说事，高呼着“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免不了老生常谈，私以为，这样非理性的传播正是应当恐惧的。无论是良辰“中二”的语言中，或是大众对于良辰事件的娱乐消费中，都可以窥见一点：娱乐占据了他们的行为——娱乐的语言、娱乐的传播和娱乐的模仿。或许它（暂时）是无害的，或许它能创造商机，但它终究是一种单方面的消费——我们的付出换来的仅是一些愉悦感的娱乐消费。当我们怀着莫名其妙的笑容对着手机与电脑，敲出一行行良辰先生曾经说过的话时，大概也就不会在乎这些用于盯着“有趣的内容”的时间和精力吧，更难以去考虑我们为何而盯着这些“有趣的内容”。

不过嘛，“人民喜闻乐见”，而我不喜欢，我算老几？

（貌似我的时间和精力貌似也被批判良辰蚕食走了嘛，哈哈哈）

大概很快良辰事件就会淡出公众的视线吧，然后人们就要去等待下一个娱乐消费对象了。而本文本质上也只不过是刻奇的一种形式——跟风把一些自己看不上的事情批判一番罢了。最后引用知乎上的某段回答作为结尾：

“慢慢的我们发现自己很难 get 到大众的点

不知道一个人的急性犯二会引起怎样的后果

私聊可能也会这样忽然被截了图供全体网民消遣

身份随随便便就被莫名其妙地曝了光

.....

拿几张截图脑补出几套霸道总裁连续剧

巴不得看看这个中二少年究竟什么样子

某天独自一人身处风暴中心

愿你也理解别人否我的生活还笑得如此灿烂

.....

看不到满屏的隐私泄露，看不到一个个体被全民狂笑着屠戮

却只关心所谓的青少年越来越中二

.....

倒希望这是段子手两个 ID 的把戏

希望剧情翻转自己被花式打脸

否则这现实确实太残酷了。”

参考来源：

[1] 节选自百度百科【贾君鹏事件】词条

中英合作并不仅仅是因为金钱

文／武海健

近 几日，习近平主席访英事件，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诚如英国首相卡梅隆所言，中英两国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中英两国，不论是在经济贸易还是在政策外交上，其联系都日益紧密。而这样的联系，不仅仅给双方的交际圈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让整个世界秩序的交际圈有了新的看头。中英两国，都在经历着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时期。相互扶持与提携，对双方的发展计划都有不小的帮助。

两国有着类似却又不完全相同的历史背景。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余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几千年的风风雨雨，让中国从一个农耕文明的巅峰国家，转变成如今这样一个资本富余的泱泱大国。但正因为中国的资本增长过快，中国此刻不得不着手解决“如何让手中资产增值，形成持续发展的稳定局面，进一步实现国家的持久繁荣”的一大难题。中国极需一个拥有一流金融技术的市场，而整个世界达到这种要求的金融市场，除了美国的华尔街，也就只有英国的伦敦街。

再看英国，一个因工业文明而崛起的曾经的世界霸主，此刻已经迈进了后工业时代。但是，这并不代表英国的发展就顺风顺水，毫无障碍。反之，英国如若要保持国民福利水平，振兴曼彻斯特城、利物浦这些传统工业中心，那必定需要外部资本的输入，以增强市场活力，进一步发展。

中英两国的各自需求与历史背景，给两国提供了包容互鉴的机会。中国的发展理念与经济效应是英国所需要的，而英国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奠基者，其经验与智慧也是值得中国学习与借鉴。通俗点说，中国提供资金，而英国提供平台。

或许有人会说，中英两国的关系根本就没有这么复杂，其实说到底，不过就是“一个有钱，一个需要钱”。

这样的想法是十分片面与浅薄的。

是的，“金钱合作”的确是两国交流的最直接的原因，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中英两国的关系定义为金钱关系。中英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只是，或者说是远远超过了借钱的关系，其真正关系是两个国家核心金融利益的融合。

英国从神坛上跌落，但这并不代表英国就不再是世界强国。英国的经济能力不如它在工革命时期的经济能力那么可怕，但是它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还是不可忽视的。伦敦金融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只有5平方公里的“城市”，却是世界金融中心的心脏——它是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并不比美国的华尔街差。中国如若想要真正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大展身手的话，那么这一站，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就此提出了一个极为聪明的合作方式，也是目前世界上未有出现的一种全新的合作方式——结伴不结盟。英国依旧是欧盟的一份子，但是这并不影响英国加入中国的交际圈，成为中国新的合作伙伴。而这也正好如了中国所愿，因为中国从“一带一路战略方针”再到亚投行等等方式都是为了扩大中国的交际圈。

纵观中国的曾经外交伙伴，数量不少，但真正在世界上有足够影响力的国家并没有太多。而英国，可以说是中国一个新的突破点。两国的依赖程度与合作空间，还有两国的经济互补性，都让两国看到了合作的光明前程。英国对于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变得混乱不清的时候，中英关系变得尤为重要。中国，需要一个足够一流的金融市场与足够先进的经济技术，来提质增效中国的经济。而英国，则需要大量的外来资本，根除本国的经济疲软现象，促进传统工业城市的崛起。

或许有人会说，为何不找美国合作，美国现在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然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因为西太平洋和东亚等问题并不能让中国得到美国在经济方面的全力支持，中国也不敢与美国进行彻底的经济合作。

既然说到中美关系，那么就让我们再看看中美在经济上的另一个分歧——人民币的国际化。在这一方面，美国是反对人民币加入SDR货币圈，但是英国则是大力支持，并且拿出了极大的实际行动。英国，作为欧盟的经济大国，更作为世界的经济重心，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人民币互换、清算等协议，并且在伦敦发行人民币的西方大国。这一系列的措施，可谓解决了中国的愁绪，不仅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与此同时也巩固了伦敦金融城在国际金融上的地位。不得不说，英国的这一举措十分漂亮与有效。

而且，中英合作更是为中国打开了通往欧盟的大门。英国作为欧盟经济的重心之一，其举措必定会受欧盟众国的重视。中英的这次合作，很有可能为中国与欧盟建立新经济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或许，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在不久的将来就有可能形式。

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把双刃剑，中英本次合作自然也不例外。不少外媒指出中英合作有许多的未执行，并借此对合作展开抨击并说中英关系的前景堪忧，并放言潜在问题将会在未来逐渐暴露出来。甚至有不少当地的英国民众，对本次合作也抱有不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进入英国经济市场，会给英国的行业带来不小的冲击，会给英国的市场带来不小的影响，从而导致整个英国的市场动乱。

这是一个潜在性问题，也是本次合作的风险之一。但是，风险与收益是相持平的，不可能只有收益而没有风险。关键问题是中英两国应该如何应对这种风险，能否在风险发生之时有效地控制住市场，而不产生危机。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外媒抱着“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批判英国是“奴隶式外交”。

英国的传统外交的确有非常务实与理性的一面，我们从英国的外交转向中不乏看出世界秩序的调整，世界格局正在逐渐被新清洗。中英关系的基础，取决于发展战略的融合，各取所需，平等相见，双方都会依赖对方。中国对于英国的外交热情，无需产生傲慢与自满，也不必因为英国是传统经济大国，就产生奉承或自卑。

总而言之，中英合作必将成为中英关系的主流，并且也会给双方带来不晓得收益。尽管这种合作有可能会给双方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利大于弊。在合作中，双方应该互相理解与包容，在不触及根本利益的情况下保持合作关系，争取成为对方交际圈里的关键角色，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为日后的世界新格局打下重要基础。

从“掏鸟案”看价值观念与法律的关系

文／武海健

前言：

“掏鸟案”之所以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无疑是因为社会的“正义观”与法律的“正义观”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不论是古时还是现在，都一直存在。而在这种分歧的背后，体现的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差别。

上树掏鸟，是不少熊孩子的趣事。在不少孩子及家长的眼中，这只不过是一个调皮捣蛋的幼稚行为。管得严的父母或许会斥责孩子两句，而不严格的父母甚至不会因此而有什么特殊的反应。但最近的一个案件却令人错愕：年仅 21 岁的在校大学生闫亮，放暑假和朋友上树掏鸟售卖，被判刑 10 年半。

案件经媒体报道后，掀起了网络舆论的轩然大波。不少网民都认为，这样的判刑已经破坏了法律的公平性，甚至有部分网民质疑法官的专业性及其人品。大部分网民表示，为 16 只鸟付出 10 年人身自由的代价实在太高了，甚至提出“人不如鸟”这一说法。甚至有部分微博大 V 认为，司法判决似乎以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方式告诫我们：掏鸟有风险，一切需谨慎，一个不好是要身陷囹圄。

数日后，因社会舆论导向过于严重，河南省高院决定介入该案。而辉县市人民法院几日前就量刑作出回应称，10 年不算重判。负责办理该案的检察官表示，多处证据证明二人主观上明知燕隼的珍稀性，且捕猎、收购、倒卖“一条龙”，闫某还不止一次实施该行为。简而言之，该案裁量上无可置疑，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一些法律从业者的支持。

其实，此案与之前不少引起社会舆论的案件有相同的地方——争议的焦点不在于事实和相关证据是否属实，而是在最终具体量刑是否得当。比如，某媒体就曾对此案件发出了如下的言论：“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受贿 1615 万元，获刑 12 年；李天一强奸被判刑 10 年；郭美美聚众赌博被判刑 10 年；某大学生上树掏鸟，被判刑 10 年半。”

然而，从法律的专业角度而言，整个判案过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对应相应的法律法规，程序上充分得当，判罚严谨正确。但是，在大多数人眼中，这样的判刑严重了些。

有人说，有些杀人案的判刑都比此案判得轻，那么这个案件的判刑就不合理。

但笔者认为，司法机构应该遵循所立的法律实行司法权力，而不是遵循其他案件的判刑来处理案件。更何况，如果那些杀人案的判刑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么就应该让法官按错误的案件为参考标准进行案件的判刑吗？让社会就这样将错就错下去吗？

可悲的是，这种“逻辑谬论”，竟然被大部分人所接受了，甚至还被拿来作为舆论武器。这种逻辑谬论的根本来源，并不应只归咎于他们的逻辑能力强弱，而更应该归咎于不同人的价值观念不同。

有些人的正义价值观中，同为犯罪行为，贪污、强奸、杀人等就要比“贩卖二级野生动物”严重得多。他们无法接受后者与前者在法律上有近乎相等的严重性，无法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与法律相冲

突这一事实。他们心中衡量正义的标杆遭受到了严重损坏，他们的认知遭受到了现实的冲击。他们的未知，给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的重重一击。正因此，他们要为他们的认知，为他们的正义标杆，为他们的价值观念“申诉”，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

他们为了使他们的价值观念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不惜用某些特殊的言语行为来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让这群网友也加入他们，从而达到掀起舆论风波、改变事件走向的目的。这些舆论风波的影响力，甚至大至可以改变司法机构的法律审判。

笔者能理解并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念，也希望社会上有更多不同的价值观念。但是，对于因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而不择手段从而达到个人目的的行为不应该被推崇，特别是影响法律公正的行为。

笔者认为，在有足够的证据下，我们应当让现有的法律来决定嫌疑人的未来，而不是让网络舆论来决定嫌疑人何去何从。而司法者，也不应该被网络舆论或者部分人的价值观念甚至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从而改变其原本的判罚。当然，当今社会中，这样的司法者少之又少，这或许是当代社会中所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当司法只被法律所决定时，这样的司法才是神圣的、正义的。

我们不应该让不同的价值观念，改变了司法的严谨性与公正性，尽管有部分法律的立法过程不够明晰，其法律条款也不够详细恰当。但不论如何，司法是司法，立法是立法。两者虽然依存，但是同时也应该相互独立存在。价值观念可以改变立法过程，但不应该影响司法流程。例如，近几年上映的某电影，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关于“人口买卖”的讨论。最终，立法机构在经过慎重考虑下，完善了有关“人口买卖”的法律条款——即买方在人口买卖中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才是，不同价值观念在法律上应该起到的作用。但如若司法流程会因价值观念的不同而被影响，那整个社会的司法也将不再公正，一个国家的根本——法律，也将因此而消亡。

不同价值观念不应该使法律消亡，而应该使法律完善。不同的价值观念代表着社会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应完善部分不够严谨的法律，而不是影响司法。无论是前些时日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讨论，或是废除幼女嫖宿罪改而强奸罪的事件，都是成功或将要成功的鲜明事例。这才是法律与价值观念的良好关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但绝不是相互破坏与侵害。法律会被不同的价值观念所完善，与此同时，法律也该纠正某些彻底扭曲的价值观念。

除此之外，部分网民的言行，应该得到其内心道德的约束与管理。他们在大言道义之前，应该三思自己的所言所行是否能够过了“良心”这一关，是否秉承着正义，是否遵循逻辑等。笔者倡导言论自由，但不倡导为了利益而故意扭曲事实或者歪曲真相的言论。一个人需要为其所言所行，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在网络舆论的巨大影响下，一个人的言行很有可能让法律的天平产生倾斜，使司法不再严明公正。特别是在这个信息爆炸化的时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舆论风潮。所有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不论你是用法律来衡量，还是用你心中正义的标杆来衡量。

综上，人可以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但这却不代表人可以用不



图片来自互联网

同的价值观念去强行影响司法过程，从而改变社会秩序，使得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不同的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必然要面临的情况，因为人的成长环境是不同的，以致种种影响价值观念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尽管不同价值观念的存在是必然，但用此去改变司法过程的行为绝不是必然。而那些为了实现不同价值观念而不择手段的行为或人，更不是必然。

不同的价值观念并不是扰乱社会秩序、影响司法过程的理由。

复杂的社会价值观念下，人更应该用正确、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念需求，而不是通过网络舆论甚至网络暴力，用隐藏部分证据或者使用逻辑漏洞的方式，来影响司法过程、扰乱社会秩序。所有的司法过程都应该是公开、公正、公平，只有成文的法律才能决定司法过程的走向。当然，我也希望社会能上能有更多不同的价值观念，来改善我们如今有些不够明细与完善的法律，以一种不加引号的正义姿态，尝试解决社会病态，而不应该使社会病态日趋严重。

美丽岛：自由的土地，勇敢的人民 ——“党外杂志”与台湾民主运动

文／黄睿

“玉山苍苍，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是我们生长的家乡。我们深爱这片土地及啜饮其乳汁长大的子民，更关怀我们未来共同的命运。同时我们相信，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不再是任何政权和这政权所豢养之文人的权利，而是我们所有人民大众的权利。”

——
“黄信介、施明德、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黄信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施明德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姚嘉文、张俊宏、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各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各酌留其家属必需之生活费外，均没收。涉案之反动广告传单复印件等物（详

如清册），均没收¹。”

1980年4月18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告上述判决，依据的法律是《惩治叛乱条例》《陆海空军刑法》和《刑法》。施明德一度曾被求处死刑，因国际压力才改为无期。

然而，被判刑的8个人却没有一个人是军人。为什么这些普通人民要在军事法庭根据军事法律受到审判？他们又为什么想“颠覆政府”？

50-7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1953-1973年农业平均增速达到每年4.4%，1964-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以

11.1%的平均速度上升。1974-1979年虽然受到石油危机的打击，也保持了年均8.4%的成长²。照理来说，只要一个地区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自动攀升，所有人都可以从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分到属于自己的一份，人人都能生活得幸福快乐，又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去颠覆政府呢？

他们一定是发了疯了。

二

故事要从35年前说起。

1945年，台湾结束了五十年的日据时代，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中华民国统治的领土³。五十年，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了。台湾大部分中青年人，都是日据时代出生并接受教育，主要使用的语言是福佬话（以闽南语为主）和日语，“祖国”“中国”对他们是相对陌生的。有机会念书的孩子，在学校里读到了新发的课本，高声朗读着“第一课”课文：“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他也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爱中国。”⁴然而“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被自己的祖国“中国”统治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大概是美好而温暖的吧。民众以无比的热情挥舞国旗夹道欢迎陈仪带领的国民政府军队和官吏登岸统治台湾，他们正是祖国“中国”的代表。

然而，陈仪在台湾建立的不是一般的省政府，是行政长官公署。行政立法司法由长官一把抓，对在台中央机构和所有武装力量具有指挥权⁵。虽然省、市、县三级都选举产生了参议会，然而这些机构充其量只是咨询机关，他们的建议政府完全可以充耳不闻⁶。不仅如此，政府以“台胞不解国语国文”为理由，拒绝在政府机关中任用台湾人，并拖延实行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对日语进行禁止和打压。而台湾受过教育的人几十年来已经被迫把日语作为吸收知识表达意见的工具，现在一下子就禁止，等于他们的发言机会被封锁了⁷。

本来，之所以不想被日本殖民统治，想回归祖国，原因就是在自己的国家里人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当台湾人发现自己被一个完全由专制的行政长官公署管辖，对本省政务几乎没有发言权时，这个公署被讥讽为一个“新总督府”也就不足为怪了。加上政府官吏腐败无能、管理不善，台湾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生产下降、米粮不足、米价暴涨的现象，日据时期已经绝迹的霍乱竟再度流行⁸，民怨逐渐沸腾。

1947年2月27日傍晚，一位贫苦的寡妇在台北街头贩卖私烟时被前来取缔的台北市公卖局职员殴打。围观民众愤而围堵查缉员傅学通，他逃跑时开枪示警，却击伤了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陈送医次日死亡。随后查缉员逃至派出所，再被护送转移至警察总局。激愤的群众六、七百人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2月28日下午一时许，数千名群众集结行政长官公署门口示威请愿，过程中公署卫兵无预警向市民开枪扫射，当场造成许多民众死伤，使得民众的情绪更为愤慨。台北市随即陷入暴动状态，激愤的民众在街头看到外省人就打，更占据了台北市新公园的台北广播电台，号召全台起义。

行政长官陈仪一方面假装作出让步，一方面秘密要求国民政府增兵。等3月8日大批援军到达后，便对民众展开武力镇压，并全台搜捕有过批评言论的人士，逮捕后未经审判即处刑，许多人下落不明永久失踪。据估计在此次事件的镇压中遇害的人数达到18000~28000人⁹。这就是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此一事件令台湾籍政治精英遭到集体逮捕，幸存者集体噤声，许多普通人则选择对政治漠不关心¹⁰。“二二八”亦成为一个敏感词，被禁止提及，从历史上彻底抹去痕迹。一直到四十年后，还有大量台湾民众完全不知

道这一惨剧曾经发生过¹¹。

三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不久就开始了内战。1948年开始国民党军队的持续败退，使得中国大陆可能全境沦陷的阴云笼罩在国民政府的上空。台湾成为最后一个可以固守的堡垒。很快，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和少数其它小岛，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存的统治区域。

如果试想一下，作为一个土生土长讲着福佬话长大的台湾人，生而在此一时代，你将兴奋还是绝望呢？这样一个两年前屠杀了本省万余同胞的政府，现在不仅是把台湾当作治下的一个省，而是当作这样一个奇特“国家”的全部领土。大批军队、官员、知识分子和商人渡海来到台湾，他们讲着令你陌生的国语，有着与你完全相异的历史背景下生长出来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从1895到1945，中国大陆历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形成了强烈的国族主义¹² (nationalism) 意识形态，而自由主义¹³ (liberalism) 和社会主义¹⁴ (socialism) 思潮也在部分人群中受到欢迎。然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在解放农民和工人方面突出的实际表现吸引了大部分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所承诺的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号召又吸引了不少真诚、有理想的自由主义者和国族主义者。逃亡台湾的政权及依附于这个政权的商界学界人士中自由主义的力量自然相对削弱，而社会主义思想则被视为与共匪同路，是要遭到严厉镇压的。逃到台湾的统治精英脑子里剩下的，基本上仅有国族主义意识形态，甚至只有冷血的强权崇拜。你作为一个在日本统治下生活了五十年的台湾人，被党国认为是已经“皇民化”和“奴化”了。你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思想文化和正统语言（国语）都掌握不好，自然不配也不可能在现在的中华民国政权中享有发言权甚至进入决策层，虽然这个“中华民国”政权已经位于台北，而且也已经只能管辖略大于台湾省范围的领土了。

在这样一个国族主义具有压制一切的话语权的情境下，仅占人口少数的外省人统治者（即国民党政权，其成员大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各省）并不觉得自己有必要学习在自己统治区域中占据多数的人民所习惯使用的语言、聆听他们的声音。而强迫人民学习和使用国语则是理所应当无需置疑的。学校里，孩子们互相告发“老师他刚才没讲国语！”不小心讲了方言的孩子或被罚钱，或被罚举“我要说国语”的牌子。

不仅如此，这样一个“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之统治状态，被国民政府统治者视为一个暂时状态，因为国军经过休养生息，马上就要“反攻大陆”的！因此，台湾人民的生活、幸福和自由，对于统治他们的这个政权来说并不是重要的议题，因为台湾毕竟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而我们中华民国是要光复大陆的。除了被看作一个暂时的反攻基地之外，台湾并没有更多的意义。

作为一个暂时的反攻基地，保持社会、经济稳定，防止出现新的反政府势力，是最重要的。1949年5月20日0时，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台湾全省戒严。从此开始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长期戒严时代，直至1987年7月15日台湾地区解严才宣告结束。戒严本是政府应对紧急状况的临时措施，然而台湾却在38年的长时间里始终处于戒严状态。虽然中华民国《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利，然而现在毕竟是“非常时期”“内忧外患”，最重要的是团结和稳定。在这些理由下，中华民国政府让1948年颁布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长期有效（直到1991年才废止）。这部法律具有宪法的位阶，冻结了部分宪法条文，加强了总统和政府的权力，并且和著名的“刑法一百条”¹⁵、台湾省戒严令¹⁶、惩治叛乱条例¹⁷等一系列法律配合使用，使台湾人民被长期剥夺集会、游行、罢工、

罢课、请愿等大量自由权利。由于戒严令由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执行，许多政治犯虽为平民，却常被该机关下属的军事法庭以军法审判，这就解释了本文开头奇特的判决书的来历。

四

1950-1970年代，见证了台湾经济的起飞，也见证了蒋介石“反攻大陆”梦想的破灭。在这个梦想一点点破灭的过程中，一个对于国民党统治菁英而言令人尴尬又不得不提的问题就出现：这个原先我们当作临时基地用的小岛，现在我们是不是要认真统治了？作为一个本省人¹⁸占据多数的政治共同体，其政权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外省人，这样一个被今天的历史学者称为“迁占者国家”的奇特体制真的不会出问题吗？

然而，蒋介石独裁下的国民党政权有另外的想法。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始终宣称对岸的共产党政权是叛乱团体，自己才是代表“中国”所有省份的在法理上唯一合法的政权，也是在国际上代表正统中华文化的唯一政权。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大会，就必须由来自中国所有省份的民选代表组成。可是大陆地区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不可能再跑回去组织国民代表的选举，因此1947-1948年由中国所有省份选举出来的第一届“中央民意代表”（即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就不可以再改选，哪怕所有代表都已经垂垂老矣甚至过世，都不能把他们替换掉¹⁹，只能为台湾地区人口增加和已有代表过世等原因造成的委员缺额而产生少量“增补选”席位。在这些增补选中，也只有国民党一个党可以参选，非国民党的候选人是不可以组织政党来支持自己的（即“党禁”）。看着电视上提着点滴、尿袋打瞌睡的老国大代表们，人们更加明白自己在这个政府里是不被代表的，“万年国代”“老贼”等骂声也悄然传开。

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国民党一面确保地方层级各种公职选举（中央层级的“万年国代”并不组织选举）中始终确保大部分由国民党候选人当选，藉助其党国体制所控制的学校、大学、报纸、电台和大量公营企业（台湾光复时将接收的日本公私产业全部改为国家或省市县的公营企业²⁰）等稳固控制台湾的教育、舆论和经济社会，另一面藉助政治警察体系、连坐保证人制度和高压政策镇压任何可能出现的反抗。其结果就是，跟随国民党政权来台的外省人虽然只有一百多万人口，却占据了军队警察消防人员的82%和“公务自由业”的34%（1967年的统计），也占据了执政的国民党党员的73.9%（1952年）和60.6%（1969年）。外省人来台后本无谋生手段，靠党国体制给他们的军公教、大众传媒、公营企业、大学等机构的工作机会，得到独特的资源²¹。而本省人民的想法、要求，只有在两个渠道下可以稍稍发泄，一是为中央民意代表的少量增补选席位或地方公职组织选举期间，国民党为了维持自己在国际上“自由中国”的面子，至少在选举活动期间对于言论或政治活动的取缔稍微和缓，被称为所谓的“民主假期”。对于在选举中当选的公职，执政当局也要表示一定的尊重。其中，便出现了一种“自由的缝隙”²²，部分非国民党的反对派人士开始参与竞选、当选公职，被称为“党外”力量。而另一个重要的渠道，则是本文的主题——党外杂志。

五

对1970～1980年代的党外人士而言，要以什么样的媒体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在当时的传播媒体中，杂志的优点大过缺点。以报纸來說，先除去报禁问题不谈，经营每日出刊的报纸，必须具备雄厚资金及庞大人力。电视与广播频道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党外人士根本没机会涉入。在这种情况下，容易申请登记且可以小规模经营的杂志，成为党外人士的最佳选择。除了上述经营上的条件外，杂志比其他传播媒体的自由度更大，亦是另一项因素。创办杂志的

起动费用较少、杂志也较有弹性，并且杂志的物理特征，例如保护性的封面、较能持久的纸张等，使得杂志较易于地下读者圈中流通²³。因此，在电视、电台、报纸一片热爱国家、赞扬政府的论调中，杂志成为反抗运动的主要舆论平台。《夏潮》《大学杂志》《台湾政论》《自由时代》等杂志成为不同时期台湾反抗运动的聚焦点，然而也都逃不开遭到政府打击破坏或直接停刊的命运，其编辑者也经常被逮捕处以重刑²⁴。当然，杂志社也通过被查禁后改换名目复出的方式顽强斗争，例如《深耕》杂志曾经用过《深耕》《生根》《伸根》《台湾年代》《台湾广场》等多个马甲²⁵。甚至出现了《八十年代》杂志以《八十年代的暖流》名义复刊的第一期，就被告知“贵刊创刊号将违反出版法正在受定期停止发行处分中之《八十年代》杂志名称冠于其上，擅自以《八十年代的暖流》名称发行，……予以停止发行一年之行政处分”这样的事。每一次复刊都需要重新运营、重新宣传进入市场，从而需要大量的资金，给党外杂志造成了许多困难。

1979年8月创办的《美丽岛》杂志，在党外杂志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杂志创刊号发行约10万册，第2期约9万册，第3期约11万册，第4期约14万册，在其短暂的生命里，创下台湾史上单期发行量最多的政论性杂志的记录。《美丽岛》刊名的由来也非常有趣，一开始申请的《圣国》名称新闻局认为不妥；《台湾风云》和《风云》“有作风作雨之意”，有碍和谐；《美岛》听起来像“美国的岛”，倒过来念又是咒党国“倒霉”，到底是何居心！？最终申请成功的名称定为《美丽岛》²⁶。

最重要的是，《美丽岛》不仅是一本杂志，更是一个无形的政党。由于国民党禁止组织其它政党，党外候选人得不到政党的支持，难以联系群众、互相支持，相对于有着庞大党国作为后盾的国民党候选人非常不利。于是《美丽岛》杂志以杂志的外表，试图偷偷形成一个“没有党名的党”。杂志社的61名“社务委员”网罗了各地的党外运动领袖，而杂志又在台湾各县市成立了“服务处”，在地方上举办各种活动以联系群众，比起前几代党外杂志，群众路线是《美丽岛》的突出特点。服务处举办的活动的主题非常多样，有“民主与法治”“在美、日所见所闻所思”、中小企业问题（它们受到公营大企业的压制）、劳工问题、农业问题、农村毛猪问题等针对社会各方面要求的政治反抗活动，常有数百人参加²⁷。这些活动有些被警察喷水驱散，有些被“爱国”团体闹场（如“中泰宾馆事件”）。

《美丽岛》发刊词²⁸表示：

“玉山苍苍，碧海茫茫，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是我们生长的家乡。我们深爱这片土地及啜饮其乳汁长大的子民，更关怀我们未来共同的命运。同时我们相信，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不再是什么政权和这政权所豢养之文人的权利，而是我们所有人民大众的权利。……三十年来，国民党以禁忌、神话隐蔽我们国家社会的许多问题，扼杀了我们政治的生机，阻碍了社会的进步。……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折点的今天，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让民主永远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是在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对中华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贡献……”

在紧随其后的社论《民主万岁》²⁹中则进一步解释说：

“一个优秀的民族，经过反省、改造以后，不容许别的民族蔑视、欺负我们，同时也不能让自己同胞中的少数人蔑视、欺负绝大多数人，这就是要民主。我们相信，怀疑我们民族实行民主的能力就是怀疑我们民族的优秀。一百多年来，勇敢的中华儿女没有怀疑过这一点，所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血泪的梦就是：民主。……由于‘民主’理念不够完美，西方民主-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往往流于独占性的民主，这并不是彻底完美的民主，所以，我们中华民族

对民主的实践还大有贡献的余地，我们如何在历史的实践中创造一个可以保障每一个人有达到其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目的平等机会的社会条件，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原义，这是历史给我们的考验与任务！”

六

刚刚过去的 12 月 10 日，是全世界自由国家都尊重的日子——国际人权日。1979 年的这一天夜晚，《美丽岛》杂志在高雄市举办国际人权日纪念大会。和今天大陆地区的法律规定³⁰ 相似，他们举行集会需要提前获得治安单位的许可。然而这次集会并没有提前报批。当局派出大批军警严阵以待，将原定的演讲地点封锁。杂志总经理施明德得知后，将演讲场所改在新兴区大圆环，强行举行，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群众。尽管黄信介在当天下午已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南区司令取得协议：演讲会可以举行，但游行时火把不可点燃。然而激情亢奋的民众已经不是协议所能约束的了，人群中有人私自点燃火把，治安机关随即判定为《美丽岛》人士破坏协议，以火把游行。于是警戒区被缩小，开出了镇暴车，摆出了镇暴队形。被围在镇暴部队内的晚上 8 点半，镇暴车上冒出几缕白烟，镇暴警察开始在游行现场喷射催泪气体，现场民众开始骚动，由大圆环移向中正四路，在南台路口的封锁线前方与宪警爆发严重冲突，双方均受伤惨重。当民众冲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施明德要求群众撤回服务处，但现场已经完全失控，群众继续冲撞高雄市第一分局，当时人数粗估约 10 万人。晚间 10 时左右，装甲车及警队聚集于中山一路，释放催泪瓦斯，镇暴部队同时手持盾牌配合镇暴车逼近游行队伍，在场民众还以石块及棍棒攻击，双方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同时有“不明人士”攻击民宅，直至半夜民众才逐渐解散³¹。这就是著名的《美丽岛》事件。

13 日早上 6 点，国民党政权出动大批军警进行全台大搜捕，逮捕 152 名涉案人士，《美丽岛》杂志当然也被停刊。后来 8 人在军事法庭受审，30 多人在一般法庭受审，其余人被释放。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不仅如此，当涉案的党外人士林义雄被警总收押期间的 1980 年 2 月 28 日，他的六十岁的母亲游阿妹及七岁双胞胎女儿林亮均、林亭均在自己家里被刺杀身亡，九岁长女林奂均受重伤。当天是二二八事件发生的日子，时机巧合；林义雄作为美丽岛事件要犯，其住处及电话均为情治单位所监控，而凶手还能从容进出林宅行凶，不少人认为此案为国民党政府所主导的一场的谋杀，藉以动摇各地党外人士的意志。几十年后，经过几次重启调查，仍无法破案。

美丽岛大审判虽然暂时压制了台湾的党外运动，可是台湾人没



台大出版中心 2014 年版第 90-91 页。

³之所以不说“回归中华民国”或“重新成为”中华民国统治的领土，乃是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台湾是在“中华民族”和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概念刚在萌芽的时候就被清帝国主动割让给日本，而中华民国 1912 年方成立。台湾在 1945 年之前从未处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统治下（清帝国是一个满洲贵族统治的传统帝国，其统治不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原理的），因此对于 1945 年的台湾民众而言，台湾光复既是“回到祖国的怀抱”，又是“学习怎样去做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意味上的）中国人”的过程。

⁴陈国栋、林呈蓉主编，台湾高中教科书《高中历史 1》第 169 页，龙腾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⁵若林正文 著《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台大出版中心 2014 年版，第 50-51 页。

⁶前引书 56 页。

⁷前引书 54-55 页。

⁸前引书 53-54 页。

⁹前引书 56-57 页。

¹⁰前引书 58 页。

¹¹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 1966 年之前每年都举行官方的二二八事件纪念活动。

¹²国族主义，也译为民族主义，是对于国家的伟大和统一的一种夸大信念。可参考 罗斯金 等著，林震 等译，《政治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9-50 页。注意在当代中国大陆的语境下，“民族主义”所指的民族不是“五十六个民族”的民族（ethnic groups），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nation），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通常就是政治研究中所说的国族主义或民族主义。

¹³自由主义有很多分类，有些要求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小化（这也意味着不采取措施去干预贫富差距问题），有些要求政府对社会事务和思想、教育的干预最小化，有些两者都主张。可参考 罗斯金 等著，林震 等译，《政治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1-46 页。

¹⁴社会主义，主要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关注社会公平性的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可参考 罗斯金 等著，林震 等译，《政治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6-49 页。

¹⁵原《中华民国刑法》第 100 条第 1 项：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此项 1992 年 5 月 16 日修正为“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覆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着手实行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谋者，处无期徒刑。”）。

¹⁶如台湾省政府 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 布告（严字第壹号）第三条（五）严禁聚众集会、罢工、罢课及游行请愿等行动。（六）严禁以文字标语，或其他方法散布谣言。第四条、戒严期间，意图扰乱治安，有左列行为之一者，依法处死刑。（一）造谣惑众者。（二）聚众暴动者。（三）扰乱金融者。（四）抢劫或抢夺财物者。（五）罢工罢市扰乱秩序者。（六）鼓动学潮，公然煽惑他人犯罪者。

¹⁷如《惩治叛乱条例》二条一：犯刑法第一百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三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四条第一项之罪者，处死刑（注意不是最高处死刑而是规定必须处死刑）。第 5 条 参加叛乱之组织或集会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6 条 散布谣言或传播不实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摇动人心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7 条 以文字、图书、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¹⁸在台湾地区的一般语境中，“本省人”是 1945 年台湾光复前即生活在台湾省的人及其后代（但有时这个词不把原住民包含在内），“外省人”是 1945-1949 年随台湾行政公署和国民政府迁台而来到台湾的中国各省人士及其后代。

¹⁹若林正文 著，《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台大出版中心 2014 年版第 95 页。

²⁰前引书 50-51 页。

²¹前引书 114-119 页。

²²前引书 173 页。

²³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台湾党外杂志对党外运动的作用（1979~1986）》，指导教授戴宝村，作者萧淑玲，民国九十五年六月。第 24 页。

²⁴如 1976 年《台湾政论》负责人黄华被军事法庭处十年徒刑，见前引文 33 页。

²⁵前引文 38-39 页。

²⁶前引文 81-82 页。

²⁷前引文 89-91 页。

²⁸《美丽岛》杂志第一卷第一期，影印自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

²⁹《美丽岛》杂志第一卷第一期第 4-9 页，影印自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

³⁰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 8、9、11、12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96 条。

³¹李筱峰 著《台湾民主运动四十年》，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 1987 年版，第 149-151 页。

³²维基百科编者. 美丽岛事件 [G/OL]. 维基百科, 2015(20151119)[2015-12-1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E%8E%E9%BA%97%E5%B3%B6%E4%BA%8B%E4%BB%B6&oldid=37928287>.

³³若林正文 著《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台大出版中心 2014 年版，第 190 页。

³⁴前引书 177 页。

³⁵例如，当年党外人士要求制订的劳动基准法，于 1984 年 7 月 30 日公布。参阅 <http://wenku.baidu.com/view/3674774ee518964bcf847c9c.html>

³⁶作词：陈秀喜，作曲：胡德夫。歌词引自 魔镜歌词网，mojim.com/twy102557x4x10.htm

涅槃岁月

策划／涅槃周刊文化板块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

涅槃周刊：一份不那么廉价的情怀

文 / Yilong (2009-2010 主编 罗亦龙)

2009

年 11 月 23 日下午 3 点左右，在深中小卖部门口发生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有两个高三出国党在站着吃冰激凌的时候决定办一本杂志。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他俩回到了图书馆，开了个 QQ 群，拉了一堆高一高二的学弟学妹进来，然后头脑风暴出来了一个名字：《涅槃周刊》。The rest is history.

今年十一月底，涅槃文化版现任责编李龙媛找我约稿，让我写对涅槃的想法。又要谈涅槃了，六年多以来我谈过了很多次，如今又能有什么新意呢？还真有，因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回望这段经历总是会有不同的感受。

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涅槃于我最大的意义在于朋友。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虽然可写的东西很多，但要真正把一份杂志从无到有地办起来，并不容易。人们会质疑你的想法，会告诉你这不可能，所以这种时候愿意跟你站在一条船上奋斗的人必然是你应当珍惜的朋友。跟我一起创刊的是 10 届的张心诺，他是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人。我们俩都是四单元的，不过在办涅槃之前我们更多地是因为深中贴吧和一个规模较大的深中 QQ 群而有了交集。他很聪明，又懂技术，所以涅槃初期他除了提供很多采编的构思之外还负责了网站的建设，而且提供了那台白色戴尔笔记本电脑给我们排版（上面安装了一个苹果的操作系统，我们的创刊号是用 pages 排版的）。很可惜，后来我们对于涅槃的发展有理念上的分歧。他离开了，我留下了。君子和而不同，我永远都会珍惜那一段跟他一起创刊的经历，也尊敬他的能力和勇气。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在涅槃最初的日子为它出了力，鉴于在之前为涅槃写的回忆类文章中或多或少都提及过，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从事业的角度而言，涅槃于我的意义一直在变化。刚从深中毕业的时候，涅槃于我而言就是一张通往大学的门票：因为涅槃，我拿到了一位普利策奖获得者的推荐信。对于托福和 SAT 分数都很一般的我来说，没有这封推荐信的话，我的大学申请肯定会面临更大的阻力，更别提还能拿到接近全奖来美国读本科了。刚进大学的时候，我想做电影，想做纪录片，想做新闻，总之是想继续一个“传播者”的角色。那时涅槃于我而言是一个事业的基础：因为涅槃，我认识了《潇湘晨报》的记者曾鸣，而曾后来前往《南方周末》任职，并推荐我去《南方周末》实习了一个夏天。如果没有涅槃这段经历的话，我很难有这种机会。从《南方周末》离开后，我前往巴黎开始为期一年的海外交换，并决定放弃新闻，开始备考美国法学院，转行当律师。此时此刻涅槃于我而言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事业方面的基础，毕竟我不会从事新闻业，而是一个让我明白“万物皆有可能”的好例子。我的本科母校是所比较离经叛道的学校。创立于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高峰期的它在教育方面注定不走寻常路：没有考试，没有字母成绩，没有 GPA，没有专业，甚至不强制申请者提交 SAT/ACT 成绩。这所学校最有名的校友大多是艺术工作者，比如导演、演员、画家、剧作家，等等。选择法律这条传统道路的人很少，所以当我开始埋头准备法学院入学考试以及申请材料的时候几乎没有学长学姐可以请教。更麻烦的是，我本科头两年的学术表现并不出众（虽然我们没有成绩，但是有评语），可法学院又这么难申请，怎么办？对我而言，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首先，我在巴黎得尽可能多上课，拿高分，让法学院看到一个上升的趋势；其次，我必须得在法学院入学考试 (LSAT) 中拿到高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当时我所身处的是浪漫之都巴黎，灯红酒绿。身边很多的交换生朋友们都过着潇洒的生活，这周末去西班牙，下

周末去荷兰，再下周末去瑞士。可我为了准备学校的考试跟 LSAT 几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最夸张的时候创下了周五回家一直到周二晚上才下一次楼的纪录。最终，我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在巴黎的平均成绩非常不错，至少有两门课是全班第一，而 LSAT 也拿到了前 3% 的成绩，算是满足了大多数顶级法学院的基本要求。可是这跟涅槃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因为当时做涅槃的时候其实也感觉不可能：一堆高中生，感觉对学校内的舆论环境不太满意就跑出来办了本杂志，结果把这本杂志给延续了下去，还受到了传统媒体的大力关注，这不也是一个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故事么？

现在，我三年的法学院学习已经过半，涅槃于我而言则是一个“勿忘初心”的故事。自大四以来，我和朋友们在饭桌上的话题愈发地“社会化”：大家开始聊工作，聊房子，聊薪水。之前大家总有很多阳春白雪的理想，今天却都要为柴米油盐打拼，这算不算一种遗憾？我觉得不算。生活的本质就是柴米油盐，但是在柴米油盐中也可以发现不同，可以实现不同，但前提是心里至少还得想着这个“不同”。这就像当年的深中校训说的一样，如果要成为杰出公民的话，那么不论身在何处，我们都得要关爱这个社会。于我而言，高中是塑造我的性格的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涅槃给我埋下了一个种子，告诉我除了柴米油盐之外还可以有更高的追求，比如对公义的渴求和对真相的执着。我不敢说能立马做件大事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坚信这颗种子总有一天还会破土而出，促使我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些不一样的事情。

最后，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某长者曾经表示某特别行政区的记者遇到新闻跑得特别快，其实涅槃的记者遇到新闻也跑得特别快。2010 年 2 月末王铮校长和王占宝校长在 D 栋负一楼进行交接大会，会后我飞速赶过去拦住了王占宝校长，跟他约了一个专访（参见《涅槃周刊》第六期之王的更迭），成为了第一个跟他说上话的深中人（至少是第一个说上话的深中学生媒体记者）。

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听说编辑部在严肃考虑关门歇业的可能性，对此我想说：决定权自然是你们的，而不管你们做出什么决定这都是涅槃的命运。不过无论是继续下去还是散了，都希望你们能记得在这里学到的东西，不光是做新闻拉赞助之类的具体能力，更重要的是那份情怀。在当下这个时代，廉价的情怀很泛滥，但是真挚的实在的情怀却不好找，能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在涅槃收获一份如此真挚的情怀，我感到很幸运，也相信这份情怀会影响我一辈子，希望你们也能跟我分享这份感动和喜悦。

Long is the way, and hard, that out of hell leads up to light.——Milton <Paradise Lost>

Racky Lo

Founder of Nirvana Weekly

Class of 2014

Hampshire College

Class of 2010

Shenzhen Middle School

涅槃周刊的独到之处

——写给涅槃周刊六周年

文／万哲（2010-2011 主编）

涅槃周刊六岁了。2009年底所有参与创办这个杂志社的人，也许都没有想到她有如此顽强的毅力。杂志创办之初靠捐资助维生，踉跄前行，但也算幸运：我工作期间（2009-2011）适逢学校“政权”更迭让学生以及社会对学校都有很高的关注度（天时），且因学校处于商业区，很多商业机构对通过杂志社进入学校的市场有需求（地利），又因当时还相对自由学校氛围让很多学生都可以参与杂志社工作（人和），涅槃周刊逐渐有了稳定的订阅和广告等盈利渠道。

然而天时、地利、人和并不常有，三者兼备的情况更是罕见。这次年刊向我约稿的编辑就提到了杂志社在考虑停刊整顿的问题，我并不惊讶，杂志社作为学生组织每年都一个周期，从刚换届和刚招人时的兵精粮足，到学年中后段的疲软，周而复始。又因为杂志社成员工作不可能超过三年（能做满一年的已经很少），能力有限，所以杂志的质量应该是一个周期性函数，尽力去做就好，不必苛求她一年强于一年。

就算是在第一期年刊出版前后，在这三者兼备的时期，杂志社也有很多问题，当时作为主编的我也曾考虑过休刊的可能。很庆幸当时我和杂志坚持了下来，她才能一路走到今天。我希望涅槃周刊能继续坚持，就算坚持的姿势可能不怎么好看，因为作为一个学生组织，涅槃周刊有很多独到之处，这里略述一二。

涅槃周刊是一个激发思考，促进自由的思维平台：“越万里之溟渤兮，见凤之流光”，这是杂志的座右铭，也是杂志社的精神内核。高考环境下的学生很容易由于聚焦在课本上，忽视了自己生活的世界。涅槃周刊的存在鼓励深中的学生们去咀嚼现实，思考社会。无论是在自己撰文的过程中，还是在阅(pi)读(pan)杂志上其他学生的观点的时间里，作为作者和读者的学生都会有收获。即使大环境可能不允许发表相对激进的观点，脑海中自己思维的过程是没有人可以限制的。涅槃周刊是这个为学生抛砖引玉的角色，可以

为真正的“素质教育”出一份力。

涅槃周刊是一个锻炼创新，鼓励合作的工作单位：作为一个工作和财务独立的杂志社，涅槃周刊虽小，但五脏俱全。其内涵的部分涉及到选题、采写、约稿、编辑、校对等，外表的部分涉及封面设计、插图设计、摄影、排版等，运作的部分涉及印刷、分发、宣传、商业合作、管理订阅，以及杂志社的人员管理、经费协调等。不长的出版周期让这些工作更严肃，需要杂志社成员用创新的点子来保证效率。并且，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与其它人的合作，这在忽视甚至抵制合作的应试教育环境下是十分宝贵的。杂志社这些具体的工作都是极好的实践课程，涉及到很多大学的专业，其中某些内容会比大部分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要有用得多。涅槃周刊是这个“实践课”的课堂，给学生提供一个磨砺的“工作”机会。

涅槃周刊是一个存育兴趣，培养时间管理能力的学生机构：学生也是一种上班族，作为学生可能每天花很多时间学习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内容，因为考试要考。作为上班族每天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做自己不想做的工作，因为要生存。如果一天有八个小时必须苟且，怎么用另外十六个小时去饕餮诗和远方？深中热衷于参与学生活动的学生会很忙，但这种忙比刷一天题目的忙更有意义——如何安排好时间，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也尽量做得更好，是一个一生的课题。对于杂志社相关工作有所热忱的学生来说，涅槃周刊是这个庇护诗和远方的港湾，让他们的高中生活更有意义。

我在涅槃工作的一年有余的时间里学到了很多，如今回首，让我感触的不仅有当年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道对涅槃精神内核的坚持，还有和他们协同工作披荆斩棘的努力。无论是其中的辉煌还是其中的低谷对我来说都是无价的经验和回忆。涅槃周刊的独到之处决定了她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地方，希望能继续坚持，顽强地走下去，加油！

活在当下

文／九妹（2011-2012 主编）

加入涅槃的时候我还只有17岁，恍如隔世。五年后的涅槃，五年后的深中，五年后的我，都有些不一样了。在我的电脑里，一个名为Nirvana的文件夹一直站着一席之地，和大学课程、毕业论文一起，一同归类在“正经活”之下。我总是时不时地能瞟到它，却在毕业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当这届的涅槃编辑向我约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回头看看那年的我怀着一颗诚心为2011年刊写的卷首语，里面满含着我对涅槃的思考与期待。如今我却忘了具体存在了哪里，翻来翻去才找到。

那时的我写下了这样的标题——“梦想与现实”。而现在的我，不想再去考虑梦想和现实的差距，不愿意再去考虑未来的宏景，也

不想沉溺于回忆过去的美好，只想好好地，谈一谈当下。

做为21世纪的青年，我们总是很着急。身为独身子女我们肩负着家庭的希望，身为深中学生我们有一种做为骄子的自豪，我们希望成功，希望看到成果。名利也好、地位也好、又或是做为公民做出社会贡献，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在这个社会里占有一席重要之地，被认可，被嘉奖。我以前天真地认为选择了一个冷门社科专业的我和别人都不同，对人生境界有更高的追求。其实这也不过是另一种对于认可的贪心。大三以来我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对于一个面临毕业的学生来说这是个极大的困扰，在我的心里埋下了深层的迷茫。我要为什么而活？将来要做什么？我在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这样

的问题，每时每刻都在心里回响着。

每个人在人生中或多或少都会思考这样那样的哲学式问题。我总是非常羡慕那些步履坚定的人，为自己的迷茫和困惑感到羞愧不已。不过还好的是，有不少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绕来绕去总会绕到现世的现在，为存在的困惑做出解答，不同的人也能从不同的学派里得到满意的答案。我们究其一生，最终也是在寻找一个答案。

我的大学教授是这么跟我说：“Sometimes we just need to go with the flow.” 这简直就是活在当下的直截了当的翻译，从此也变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句经文。最近的我经常念叨这句话，那么在这里也送给涅槃。

不过这个意思想要传到涅槃还是有点困难。首先涅槃不是一个人，是传承了六年的一本杂志，说它只是一本校刊未免太过委屈，但当然也不是商业杂志。仅靠着一批又一批的高中生和某种使命感，就这么成长到了今天。一年一度的编辑部换血，注定了涅槃本质上的是不稳定的。每一年的成员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一年的深中也有着不同的环境，那么当然每一届的涅槃都有不同的气质。涅槃本就是环境变化下的产物，刚开始时就如同革命一样令人振奋，但我们也不能年年都像儿戏一样闹革命。因此，创刊之后的不同届的成员不见得都会有那时的热血与朝气。2009年的涅槃似乎是一个符号，但到了每一年不同的编辑部手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校友们或者在校生们，总喜欢谈论深中精神，涅槃也一直想要做深中精神传递的

平台与纽带。那么这个深中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个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如何指望来自不同背景的深中学生们在短短三年时间里就能领会一个精神？涅槃在其中又是什么角色？我以前很喜欢把深中精神挂在嘴边，却从未想过这个精神究竟是什么。现在想想，那时恐怕还是太过年轻，自己也不明白自己的想法，只是一味地追求着名为理想的符号，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有理想的青年。

我作为一个与学校并没有保持特别紧密联系的校友，倒也多多少少听说了一些自毕业以来深中的变化。似乎总有听到抱怨说学生们似乎顾虑更多了，做事情也总是被捆着手脚。学校培养出来的功利主义者也是一批接着一批。在我高三的那年媒体工作室搬到了B栋的一间小教室，当时就感到了诸多不便。去年回去的时候，看到曾经天井旁的媒体工作室变成了一个仿古的书屋，噗嗤一声就笑了出来，但也不禁有些哑然——深中现在还真是挺豪华的。当然我没有任何批判的意思，就说一说。

因此对我自己或者对涅槃来说，此时此刻瞻前顾后地考虑太多都不是办法。迷茫与困惑总是存在于任何组织与个人，不过与其无休止地考虑今后的发展，不如就顺其自然，聆听一下自己的内心，考虑一下我 / 我们当下该做什么。不是为了完成遥远未来的什么目标，也不是为了与过去做对比，而是想想当下的自己，该怎么存在。

刚下飞机，昏昏沉沉，不知所言。只希望大家呢，开心就好。祝年刊顺利出版。

时光的横截面： 《涅槃》的曾经，现在，与未来

文 / 牛上元（2013-2014 主编）

一个名字或标签的全部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所指的事物本身，而更在于与这个名字联结的时间，地点，人和事构成的那个网格，以及这个意义网格所代表的，时光之下的美好回忆。

我其实不太记得第一次听说《涅槃》是什么时候了，只是模糊地记得是在初二的某个时间点，涅槃周刊这本有着酷酷名字的杂志，和走课制，校园民主，公民意识，游园会，学长团这些我似懂非懂的名词一起构成了一个意义网格，构成了深中在我心中具象化后的实体，也塑造了我对理想中高中生活的概念。我还记得当时托一位好朋友千方百计搞到了一本涅槃，依稀记得好像是第26期网络审查的专题。那时我们两个在学校走廊的角落里像捡到宝一样小心翼翼地打开，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得快了又怕这30几页很快就没有了，翻得慢了，又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后面的内容——这本涅槃通过讲述政府信息审查的相关途径，让我第一次具体化地意识到了自己所在认知环境的局限性，并且开始怀疑自己以前接受信息的方式。这样的一种怀疑的也构成了今后锻炼自己批判性思维的必要条件——当然这是后话了。其实最重要的是从那时起，考上深中，加入涅槃也就成为了我当时最大的目标。

说到网络审查，伴随着手里的第一本涅槃，我在一个技术宅朋友的指导下第一次学会了翻墙。也正是因为翻墙注册 Twitter 的机缘，我才能认识了罗亦龙学长，听他讲当年涅槃的事情，讲王

铮时期的深中，将江学勤老师和薛老的故事，讲涅槃是如何诞生于动荡之中，如何在这溟濛之中作为一道光，传播公民理念，并记录深中的改革。这些热血沸腾的故事有许多都出现在了第一本年刊上，作为最珍藏的一本一直摆在我的书柜里。



图为涅槃周刊 2009 年年刊

后面的故事大概就顺风顺水了。在作为第一批自主招生的学生被深中录取之后，我又被时任主编九妹面试之后录取进入了涅槃周刊观点版，完成了我初中时代最大的两个目标。然后初三毕业的假期读完了让我无比震撼的尼尔波茨曼的《娱乐至死》，涅槃最重要的推荐读物之一。然后我就开学踏进了深中的大门，成为了一名深中人。那时的深中，王占宝校长刚刚上任，还未颁布他之后的许多颇具争议政策，王铮时代的余波犹存，每个人都在热切地关注深中教改的未来何去何从。行走在校园里，校道两旁依然绿树成荫，那时的我还没有决定出国，也没有想过自己高中的后两年会在B栋度过，曾经的A栋虽然已经废弃但还未被拆除，带着它墙壁上的藤蔓一起隐匿在校园的一角。在校园里散步的时候，会有阳光从树叶间透过，周围还没有那么多的建筑物，使得那时的深中成为了东门闹市区里少有的静谧之地。

其实上面这段看似流水账的叙事的目的在于给大家提供一个我所在的时代的主观的缩影。在我成为主编的那年年刊的卷首语中就试图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涅槃是扎根于时代的——什么样的年代孕育了什么样的文字。我刚进深中的时候是涅槃刚刚经历了自己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的深中继承了王铮时期那种极高的公共参与度的氛围，又因王占宝截然不同的理念而颇具争议，而涅槃在这种动荡之中找到了自己生存的土壤，作为一个言论上的公共空间去让校园里的每一个群体得以发声。我无意评价这种看似“不务正业”的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在国内的高考体制下的存在有多少合理性，我只想说那时的深中人是活跃的，是积极的，有一种思维的主动性。

当然，那时的深中也是浮躁的。虽然涅槃是诞生于动荡之中，但是涅槃不会永远存在于动荡之中，我们也不应该希望这种动荡一直持续下去。到我高三成为主编的时候，曾经那个动荡不安但无比活跃的深中以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尘埃落定的平静校园。深中贴吧热火朝天的关于校园事务的讨论也慢慢不见了踪影。也正在此时，涅槃开始逐步减少关于校内事务的实效性内容，逐渐转为以人物文化和社会热点专题为主。这大概是涅槃针对环境自己做出的改变，有些人说涅槃的改变是被迫的，哀叹的同时开始怀念曾经的深中，曾经的涅槃。我只是觉得，人们思考的时候总是会停留在时间的横截面之上，但是这种思考模式并不会停止时间的流逝以及环境

的变化。

就像我说的，涅槃这个词所代表意义并不只是杂志本身，而是背后的各种环境中的不同元素组成的网络。王铮时代的涅槃背后可以是走课制，3+X高考，可以是江学勤主任治下的出国单，校长交接时代可以是二王的教育理念，可以是记录深中改革，而如今网格中的元素又不一样了。涅槃所代表的它背后的网格就像一个孩子，在这六年中和我们一起不断的成长，不停的变化，甚至可以说如今的涅槃和王铮时期的涅槃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了，然而他们却依然相同，秉持着同样的责任，在各自的时空里作为漫漫中的那道光，发挥着自己的价值。

当然这个网格内部，最重要的还是那些可爱的涅槃人，和我们一起创造的美好回忆。还记的当时在高一开学不久我提前去深中逛校园，那时的媒体中心还在D栋公共自习室旁边的大教室里，听观点部的学姐给我兴致勃勃地讲她眼中的涅槃和我即将经历的美好高中生活。还记得后面几年和涅槃人们经常在B栋楼下讨论着校园内部各种热点事件，大字报，议事会，还有深中精神俱乐部。还记得成为主编之后和我一起共事的，无比优秀的学弟学们。还记得每年涅槃的生日蛋糕，元宵节的芥末汤圆。数不清的美好回忆与优秀的涅槃人，使我能够从他们身上学习，和他们一起成长，一起度过那最难忘的高中生活。

我在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的Jane-Marie Law教授曾在课堂上与我们探讨过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Nostalgia(直译为思乡，怀旧)这个词的含义。她说，Nostalgia并不是指普通的思念，这个词形容的是一种渴求，形容的是一种当你意识到你曾经珍视的，陪伴你度过很长时间的美好事物已经不复存在的一种无法抑制的惆怅。这个词或许可以描述着一些涅槃人或深中人对这些美好记忆的思念：怀念当然是要怀念的，当你行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废墟上时，你也无法阻止自己感到哀伤，但是从另一方面将，新的年代意味着新的可能性，至少同那已经消逝的过去相比，未来依然有着最为珍贵的希望。

祝福你们，新一代的涅槃周刊，新一代的涅槃人们。

涅槃寄语

文 / 谢凌 (2014-2015 主编)

四年前，面试涅槃遭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既然知道媒体是在夹缝中生存，为什么还想要做媒体？”

“为了继续撕裂这道口子。”

如果不能自由生长，

请不要放弃挣扎。

——2015年12月18日于伯克利

致涅槃

文 / Coral (2014-2015 主编 杨小宇)

对于涅槃，我们在过去的两年中做出了很多尝试。高二时在人物我们尝试用高二编辑授课的方式进行招新培训，在高三时我们则希望引入更多专业的媒体人来为涅槃讲座，甚至自己准备有关媒体常识的公开社团课。起初我们希望这样做能够创造更多版块交流的机会，抑或对高一和高二普通编辑的认同感有所帮助，但是反响不一。当时历经艰辛约到了晚报的深度部主任为涅槃开座谈会，最后真正赴约的只有寥寥数人，让我后来面对为此事打扰了许久的记者还有些尴尬。

后来我在大学看到了校刊和校报的运行模式，它和我在涅槃所看到的太不一样了。大学的校报和校刊都没有固定的作者和记者，也就是涅槃系统中的版块成员；在学期起始，有意投稿的同学可以在校刊的各个版块登记，在每期刊物开始征稿时，编辑就会把期刊的主题和截止日期发邮件给所有登记过的投稿者，投稿者则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喜好自由投稿。除了即时新闻这类需要特殊培训的版块，几乎所有其他版块都开放全校征稿。我以为这样的模式并非不适合涅槃借鉴，虽然大学校刊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有更多学生，但我觉得在深中愿意发声的并不在少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板块成员不需要承担责任，但至少它能拓宽涅槃的稿件来源，也许还可以让它在校园内更有影响力。

今年夏天我在深圳晚报实习了三个月。让我感到非常讽刺的是，媒体这样一个极度需要理性和公正的职业，却总是充满着情怀和冲动。这让记者们的期待往往无法降落到现实，更让所谓的媒体理想异常空洞。我不想谈太多晚报的现状，但我觉得涅槃似乎越来越像晚报以及其他处于危机中的媒体，在曾经宽松繁荣的舆论环境中度

过了黄金期，而现在则面对着愈发收紧的话语权无可奈何。我认为曾经深中的伟大在于它和现实的距离，因为在深中，我们可以无所畏惧，并完成许多在复杂的成人社会里完成不了的实验。涅槃是这众多实验中的一个，更是我以为值得深中人保护乃至捍卫的存在。我不愿意说出“媒体永远是政治的附庸”这样的话，但我也同样相信尽人事听天命，在最后一刻之前，永远别放弃努力。

在学媒的高二和高三大概是我在深中最好的日子，在这里遇到的人教会了我除了媒体之外太多其他的事情。很久以来门口那张脏脏的沙发都是我晚上拖延的最佳位置，上面的白板被一层一层的涂鸦覆盖、擦去又重新覆盖，大桌子上更留下了无数外卖、无数澎湃的争论，无数失望的沉默，以及无数充满了安全感的陪伴。

在这个节点，为涅槃写下任何文字于我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一个所有纸媒都在艰难求生的时代，涅槃的存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但是幸运都是暂时的；幸运的身旁还需要坚持，在无趣的、枯燥的、甚至令人沮丧的日常中依然有力的坚持。

对涅槃说了太多感谢，太多溢美之词，但它们都是涅槃的过去 - 过去的都是好的。现在的涅槃并不需要什么情怀，也许她也不需要太多回忆，她需要的是勇气和执行力。但愿她仍能有勇气逆风前行，并有足够的执行力继续运营下去，生存下去。

你们面对的比我们难多了，谢谢你们还在努力，这是涅槃的福气。



图为 2014-2015 年《涅槃周刊》部分社员，其中右下 1, 2 分别为《涅槃寄语》和《致涅槃》作者

“正确的事”

文／Jamomo (2009-2010 副主编 罗晓韵)

不知不觉《涅槃周刊》也已经创刊了6年了。据闻《涅槃》可能会停刊，虽然内心有些不舍，但也明白，到此为止《涅槃》也算完成了它的任务，记录了深中的一个时代。



图为《涅槃周刊》第二期期刊

我第一次帮《涅槃》洽谈赞助的时候，《涅槃》才刚刚出了第二期杂志，还非常不成熟。那天我来到有意赞助我们的公司，没想到他们正在开周会，负责人让我在一整个会议室的员工面前介绍了《涅槃》以及我的来意，还接受了一些提问。问着问着，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说：“唉呀，你们这么多问题，人家一个高中生，多不容易啊。”她说完我才意识到，这可是大场面。但那时我竟然没有一丝胆怯或不安。大概是因为那时的我，打心底地相信自己和朋友们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坚定（或者说天真）地认为，怎么会有人不支持我们呢？所幸那天的赞助商似乎真的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向我们提供了一笔赞助。

在《涅槃》创刊之初，谁也没有想过去后《涅槃》会走多远，也没有想过到底从中自己可以获得些什么。只是当下觉得，创办一本独立于学校财政以外的杂志，是一件“正确的事”。当时的学校里有许多不尽人意的事情，尤其有很多关于时任校长王铮先生施行教育改革的争议。我们作为深圳中学的一员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许能为自己所处社区的未来提出一些想法，甚至改变一些不如意的地方。（后来在大学里学习政治理论的时候，才知道，这种“参与意识”的萌芽，不就是民主社会的开端吗？）

那时候杂志并没有收入，所有运作和印刷的费用全来自编辑部成员和同学老师家长们的捐款。有一天编辑部里来了一位同学，把一个信封交给了主编，说是对我们的一点支持然后就离开了。我们拆开信封，发现里面装着五百元的现金。因为时间有些久远，很多细节在我脑海里已经模糊了，但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每次收到捐款或者不同形式的支持时的心情。不管是五元，还是五百元，甚至只是一句“我觉得你们的杂志很棒”，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动力和鼓舞。我至今心里仍然由衷地感谢着这些曾经支持过我们的人。

后来由于当时的捐款和商业赞助实在难以维持杂志的运营，编辑部决定收费发行。一开始我还非常担忧杂志会因此就损失读者。

在我们宣布《涅槃》开始收费订阅之后，愿意订阅的人竟然出乎我们意料的多。虽然财政仍然是紧巴巴的，但很快我们就达到了收支平衡。

随着关注我们的人越来越多，有一些其他学校有意创办独立杂志的同学会来和我们交流，问到“成功的秘诀”时，我们常常无言以对，因为在此之前编辑部里谁也没有办杂志的经验，我们也是摸索过来的。唯一一点引导我们的是信心。我们都相信创办这本杂志是一件正确的、有意义的事情，而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让这本杂志顺利运行并且提供一个可以进行理性辩论的公共平台。没有任何群体或者组织是完美的，公共辩论和言论平台的意义就在于可以通过不同的眼睛和声音去发掘问题，进而改善。

而我自己在《涅槃》工作的这几个月里，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会了，一件事情，只要相信它是对的，并且努力去将它做好，就一定会有收获。这个收获不一定是具体的，但是它的影响可能比具体金钱或者物件更深远。在《涅槃》工作时学到的道理和认识的朋友，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人生经历，至今这些经历和朋友仍然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指引和帮助我。

深中曾经的培养目标是这样写的，“深圳中学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所谓“杰出公民”，并不一定是这个社会中最有钱有势力的人，而是愿意力所能及地为社会进步贡献自己力量的人。而创办《涅槃》则是我们在当时能力范围内为深中做的一件事。所以，如果《涅槃》已经完成了它原本的任务，或许也是时候停下来了；如果它并没有完成任务，那么我相信，会有别的力量或者别的人，来接棒完成。

在某一次《涅槃》的编辑部会议上，创刊主编罗亦龙引用了江学勤先生离开深中时告别书里的一段话，“这，不是一个属于梦想家与梦想的时代。但正因无人有梦，我们才应追寻梦想；正因缺少希望，我们才应胸怀憧憬；正因黑暗满布，我们才应寻找光明。倘若寻不到那领我们走出黑暗的光，抑或那光不再闪耀，就由我们自己，来照亮这世界。”* 最后他问编辑部的各位，“而你们，又是否愿意，成为那道光呢？”我相信，即使没有了《涅槃》，也一定会有别人愿意成为那道光。因为，这里是深中啊。

* 此处江先生的原文是英文，中文版本是罗亦龙翻译的。

“This is not an age, a world and a time of dreamers and dreams. But it is because

no one dreams that we must dream. It is because there is so little hope that we

must never lose hope. It is because there is so much darkness that we must

search for the light. And, if we cannot find the light to take us out of the darkness

and if light no longer shines, then we must be that light.”

怎么讲述深中

文 / 蠡朋克 (2013-2014 观点责编)

以 下的唠叨与牢骚来自一个早该离开、不应再回头的人。

实际上也并没有多早，在南中国的另一个城市里做着暂时还与人类学专业无关的事情的我今年年初还在应战高考，离深中似乎是如此地近。在西校时，离涅槃的距离也只是在有品楼时要不要多走几步去学生媒体中心看看，闲下来或者在晚自习“安全”时里要不要打开手机看看群聊记录的问题。

现在我人已不在西校，不在深中。归西对于涅槃人来说已经是一次死亡了。再从西校毕业，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彻底告别涅槃、告别深中的。毕竟已离开，事态之真实与否、严谨程度非我能知。毕竟世界虽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但还是有可能会真正变成“你们”的，如果后来人真的有心继续去坚持多元文化、去建设公共空间、去举起“自由民主”这一面面目繁多、被万人说烂却仍极其珍贵的旗帜。

我深知做这些尝试要面临多大的无力感。组织班级投票时想得再细都会有遗漏——何况事实上并没有多少引人关切的议题；议事会里议委总是召集不齐，议案耗时甚久却难有成果，就算能够成功颁布，还要经受学校管理方和学生两边的不信任；自己都不愿意细看的《涅槃》当然敌不过朋友圈里的段子与生活，那些做社员时不感兴趣的、做社团管理层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准备的社团课，当然也敌不过作业与娱乐。

但是这些尝试又是多么的特别。我们一定觉得自己很“酷”。它跟这个持续膨胀、发展至上的帝国里的其他青年文化都不一样，它太微妙、太不合时宜、太难以把握。超前又幼稚，美好又虚幻。我们可以天真地畅想，仿佛堪称弹丸之地的小小高中有了“宏大叙事”，仿佛公民社会在这小小空间里指日可待。按陈嘉映先生的笔法，我们似乎就是“骨子里有至为严肃的东西，却也有点儿不恭，有点儿管他娘”的一群人。

但正是因为这太“酷”了，它很容易就沦为口号与情怀。自由民主谁都可以喊，但是要问具体怎么办的时候只有一句“深中民主何去何从？”门禁、手机管理、体系调整、社团政策等等的议题归根结底是“校方”的事情，我们闹一闹就好了，没有结果也是正常的，因为“现实很无力啊”。议事会几近瘫痪、《涅槃》快成为《涅槃季刊》、小型社团发展不济，这些也都无所谓，因为“环境使然”，“我们也只能这样了”。这从来不会妨碍我们贩卖情怀，“我们”关心公共事务，在校内似乎就与众不同。“民主自由”这面旗子更是谁都可以把玩，毕业生们转发一条微博一条推送，可以骂骂现校长、现管理方独裁而愚蠢，可以夸夸“我们真的好爱我们的深中”。对外话语占优的校方更不会迟钝，这么好的宣传招牌怎么可以不用？

历史仿佛是静止的，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想象力。我们把玩着“议会民主”、“温和理性”、“大环境”这些词，应试大环境确实是重压，而现实必须无力，我们总是“尽力”，反正“前途一定光明”。历史似乎已经终结，而这种终结不是什么辩证运动的结果，更像是对矛盾的直接取消。

但深中的“自由民主”，或者多元开放，这些与众不同（假定它真的很特别）实际上是多方因素作用之下的复杂遗产。其中既有年复一年的好事分子的努力，亦有广大师生的包容与参与（无论“全民讨论”的时刻是否存在过），有学校的理解与探索。若还原

历史的进程，更可以看到“王铮”、王占宝校长、学生、老师等等从来都不是静止的元素，他们一直是“运动”的，是面目多样的。年代久远已经成为神话的八年课改里王铮与老师的拉锯从未停止，以“开明”“亲民”著称的王铮执著起来会毫不情面地把学生骂哭，“被动”地接受自由的学生直到二王交接才有了争取“民主”的行动……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深中（特指02年课改以来）的历史并不是所谓的【“民主自由”改革——占宝校长的“独裁”复辟】这样的线性历史，这样讲故事的方法于任何人都是不公允的。

深中的历史应该是复数的。深中除了“自由民主”之外还有社团，还有高考还有出国还有“知名校友”……对于课改一运动史的叙述本来也应该是复数的，只有多样的、被传承的历史叙述才会是丰满的。公共空间在深中的式微，当然有这种那种因素的作用，但有一点是或许是被我们忽略了的，那就是历史的“单薄”。言必引王铮、“自由民主”的反复刷屏并没有点明任何问题，相反，正是这样单调的表达，正是这种千篇一律的话语，令人生厌。我们假定深中有诸部同样重要的历史，那本就缺乏官方支持而微弱的“民主史”，变得不再活跃也不再有趣之后，怎么能竞争过重本率、先锋中学生、学术性高中这些财大气粗的词呢？

深中史（对于涅槃人来说还有涅槃史）一直是我眼里深中人的必修课。怎样讲述历史是我们如何处理现下的矛盾的反映，亦会影响我们对现下的判断。当年对学生会重组、单元改革的讨论，当年对废止留宿的（准）静坐，当年针对学媒被占用的大字报，这几年对饭堂问题的讨论与调研……这些都是我们处理现下问题的绝好参照，都是我们准备论述与组织行动的灵感源泉。更何况“历史”还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有待挖掘，比如深中的“自由”究竟从何时开始？比如我们究竟要怎么界定深中的“校园民主”？王铮最后一年近乎随口一提的强调自我认同与活动实践的“社区民主”，会不会是被污名以激进、无序的“街头民主”与渐渐沦为空壳、徒具形式的“议会民主”之外的一种可能？或许，怎么讲述过去正是我们重唤想象力的关键。如若我们曾经可以这样或那样，那么我们如今为何就不可以了呢？

这当然不是在指手画脚，指点江山。我甚至觉得这一篇花半天时间临时赶出来的满腹牢骚其实什么也没说。作为一个已经离开涅槃一年多的毕业生，我的见解不会比在学校中亲身面对种种困境的行动者们更深刻，我更不相信大家翻翻涅槃的过刊、查查贴吧的记录就能“挽救”深中，就能开辟什么新的天地。前阵子同届高层问起现在涅槃的情况，惊闻已有很久很久（总之很久）没有出过新刊了，包含我在内的众人无不恨铁不成钢，生气至极，甚至跪求涅槃早点停刊以慰读者。事后细想，这都是多么廉价的愤怒啊。这些愤怒无济于事，换成我们来做涅槃的也不一定会比现在更好，况且现在还在涅槃的后生们比我们还要着急。

所以突然有那么一刻，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我高三开学的时候，为什么早已出国两年的、当年一手带我进入涅槃的憧憬会对当时深中热议的校园话题表态得那么激进，会专门撰文去质问深中人“为什么不愤怒？”我们这些已经说告别的人，无能为力，又不知道能把自己安放何处。

我常常怀疑深中是否真的改变过什么，我觉得它仍然只是一所重点高中，仍然只是在批量地生产未来的社会精英。这当然是气话，是我在毕业生的朋友圈又掀起一阵怀念母校热潮时的站队之辞。我

理解所有人对待了三年的那片乐土的爱，却不能忍受这爱被谁冠以“深中民主”之名，如若他从未参与过公共讨论，甚至还曾对行动者冷嘲热讽。

我真的该忘记深中了。已经离开的我希望我能真的离开。如果我不能继续践行它当年所教给我的那些价值，我有什么资格去纪念她呢？如果我能够继续践行我在深中所体验到的，比如自我教育，比如关心世事，比如保持同理心，比如“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我又有什么必要把“深中”挂在嘴边，又有什么可能会觉得自己因为从深中毕业就与众不同、就高人一等呢？

那被很多人记诵，却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在践行的老培养目标里，最难坚守的应当是“无论身在何处”这六个字。公共空间从来就不应只局限于一所高中，转发刷屏真的很容易，做事情真的很难。把深中当成正统的通向精英之路之外的精神港湾或许是人之本性使然，但若深中的故事仍然是单线条的，深中的校园民主实践仍然是局限于“无力”与情怀的，那这样的怀念就是一种令人嫌恶的共谋，是一个空洞而经不起推敲的梦。

所以请原谅我要忘记深中，我已经不会和你一同热泪盈眶。

我想象的涅槃和我经历的涅槃

文／yyp

第一次读涅槃是在四年前，在来西校区的售卖的学长手中购买了第二本年刊。那一刊的封面是一个两个无头的人，一个将另一个塞入瓶子之中。当时我觉得涅槃帅呆了，涅槃酷到飞起。就这样那本年刊在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偏远地区思想贫困的初中生心中埋下了向往的种子。

后来进了涅槃，我发现涅槃不只是那个看起来很厉害的涅槃。在背后是一群不特别聪明，会犯错的人。高一的时候最常问我的责编麦叔叔的一件事，就是下一刊什么时候能出，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总在心里问（笑）。大家的文章也总是会出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开头不会写，结尾不会写；语言不够严肃，语言太过生硬；另外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不曾消失的错别字。写涅槃并不是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在距离缩短了之后，我对涅槃的印象从一个理想的帅气的涅槃变成了一个笨拙的寻常的涅槃。这好像是EVA里真嗣那两个大家总是记不得叫什么的基友开始觉得开机器人打怪兽是一件很帅的事情，后来看到真嗣被虐才发现这件事很要命，做这个事的还

是个很普通的会流眼泪的人。

但是这样意外感觉也不错。如果说之前的涅槃对我来说遥远而不可及，那这样的涅槃显得无比真实。文章的背后不再是一个没有的代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是活生生的自己。对这样接近自己的涅槃，我心中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向往，反而成了一种对涅槃在不远的未来的期待。

期待之外，还有着对涅槃这群人的亲切感。不管是例会时大家不时的欢笑，还是每年生日时的节目和零食，都带给了我关于一群很棒的人的很棒的记忆。想起麦叔叔那一头卷毛，扣肉在学媒里的吉他声，也会觉得有一点怀念，怀念自己在涅槃的时光，怀念自己所见过的人和事。

我所见到的涅槃不是那个男神一样的涅槃了，它变得有趣可爱又亲切。我想我会一直喜欢着，这个可爱的涅槃和我在其中度过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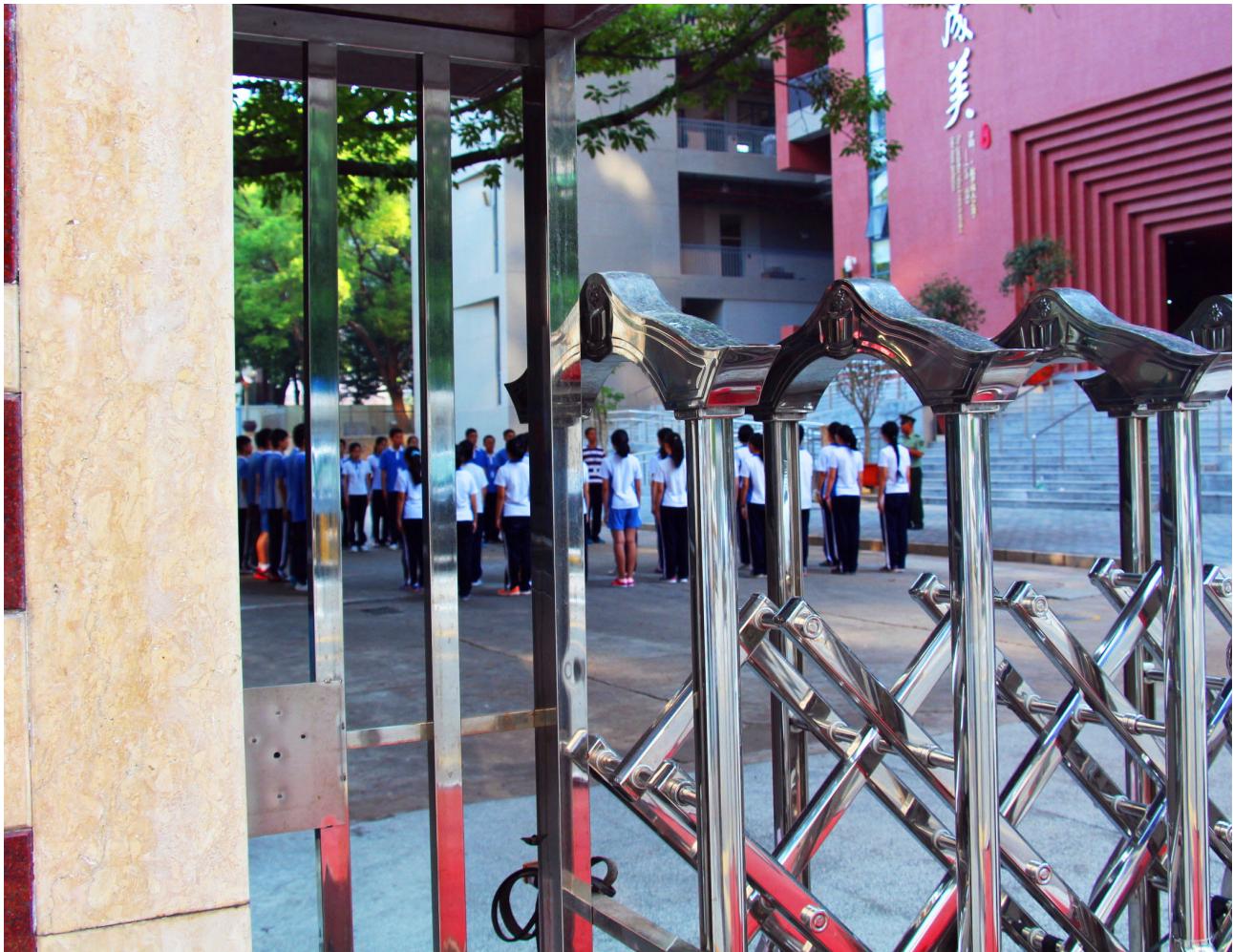
深中校园言论还能作为第四权力吗？

文／王朝

从毕业到现在，离开深中将近三年，我见过很多对校园民主的回忆，但对“校园自由”好像没有什么梳理和回忆。不过现在回想深圳中学的校园舆论环境，实在是好得令人难以想象。而恐怕当时的良好媒体气氛，对充分、自由和开放的公共讨论来说必不可少。这种盛极一时的公共辩论也成为当时很多次抗议活动的一个必要的助推力。甚至我可以说，相比此起彼伏的维权行动，这种讨论的风气才是那个时代和现在的深中最重要的区别。这种现在回顾时不能不肯定的良性公共讨论，是校园刊物和非出版言论表达二者一同促进的，前者的代表当然是各类校园媒体，后者则是大字报。

在2013年刚刚高一时，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校园媒体毫无疑问就是《涅槃周刊》，另外能记起的还有《新深中》、《NOVA》、《苇思》和《深中日报》。其中大概《深中日报》和《新深中》官方背景最强，而涅槃最弱。这一方面，涅槃的独特性非常明显——盈亏自负，独立运作。涅槃当然是最特别的，影响力当然最大，大概在公共事务中也当然是最活跃的，几本年刊也已经成为记录深中历史的重要材料。

不过涅槃的出刊频率在当时其实并没有达到“周刊”的程度，两周、三周出一次刊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有特别重要的时间的时



图片来自 Isight 深中摄影社

候会抓紧出特刊，另当别论。不出刊的时候编辑部也不是闲着，彼时还留着摇滚青年式长发的主编万哲万老板在内的的创始人群体们还都在，我相熟的还有高久媚、吴美莹、胡天啸、袁琦、谢熠等等很多学长学姐，当然还有已经毕业的罗亦龙、罗晓韵等更加令人尊敬的学长学姐。老前辈们会组织新进的小朋友们开展事后要求写影评的观影会等培训活动，记得其中有一部必看的《霸王别姬》。这些活动对文笔长进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作用。当时这种活动很方便开展，大多数的校园媒体在 D 栋天井那里的媒体中心，也就是现在的所谓深中书院所在的位置，不过没有中间的桌椅和隔断。场地很宽敞，当时基本上是涅槃和日报分用了媒体中心，进门以后，日报在左边，有几个工作台和打印机，涅槃在右边，有同样摆着电脑的工作台和大桌子，地上还堆着过刊。我虽然并不是涅槃的正式成员，但也常常去那边找认识的同学和学长学姐聊天，算是媒体工作室的常客。记忆尤深的是有一次下午风雨交加，我在里面躲雨，顺便也看会儿书，和同学谈笑风生。猝然间，从黑暗中窜出来一只老鼠，整个涅槃区域都瞬间陷入了恐慌，大家放下手中工作转入紧

急状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翻箱倒柜，用扫帚左捅右戳，试探它的位置，好不容易从过刊堆里逼出，把它囚于纸箱中，丢到外面施以淋雨之刑，后来又于心不忍再拿回来，第二天不知所踪，让几个编辑挂念了好几个星期。这一例，大抵还是能够看出共同的生活工作空间对集体记忆和意识的作用，不过自从学校把此处改成一个展示中心，把媒体都赶到现在已经化为瓦砾的 B102 里头去，很多我同届或上届的老涅槃人后来还是会怀念这个大中心里的辛苦工作或是点缀其中的欢声笑语，感叹学校压缩生存空间。

当时的涅槃充满活力、理想和热情，是很多深中人的思想启蒙读物。编辑们热心校园的公共事务，身体力行地实践公民精神，针砭时弊，胆气十足，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无过于斯。他们的传奇始于那一本后续还有再版的两王交替时的特刊，那一段“‘万一，仅仅是万一，您的继任者没办法继续把您这几年做的东西做下去呢？’ ‘那这就是深中的命运。’”的问答成为如今深中惨淡公共气氛的一句可怕谶语，如同帕拉纽克的萝卜一样悬挂在深

中的集体记忆中。有些事情人们都只是心里清楚，谁也不太乐意摆上正式场合去提了。而当时涅槃初代的编辑大概不是如此，他们文笔犀利之余活动积极，会主动参与线上或线下公共讨论，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实际的行动。他们的公民理想和行动本就很富有感染力，很多在社会上被视为禁脔的事情他们不惮于去谈，而日常活动中的耳濡目染也能确保编辑部的新人们能够与前辈有一种相对稳定的传承，不断发生的事件也提供了足够的爆点让新人们能够得到锻炼。可惜的是转入B102的局促小屋中以后开展活动或多或少还是受到了影响，初代编辑部先驱们毕业离开后这样的传统并没有整体性地向下传承，而是更多开始反思前几代是否步子太大。我无意批评后来的几代编辑，反思精神本来就是非常必要的，那两三年间校事变幻，已经大势难挽，公共讨论已经显著衰颓。

另一方面，在涅槃逐渐走过黄金时代却得到更多媒体曝光时，大字报的传统也开始式微。起初大字报起于王铮末年强行推行改革，学生就在公告栏上以白纸黑字的形式表达不满。后来在我们2010级几次风波中，“深中精神俱乐部”浮出水面，这个现实版的“凤凰社”创制了黑白白字的新格式，言语有理有据又富有视觉冲击力，往往一夜之间席卷整个深中。初次现身是留宿事件，还留有留以表达声援支持的签名处，现在贴吧上仍有很多“遗物”，我自己以前翻看时也会热泪盈眶，感慨南国土地上曾有这么一处接近言论自由的乌托邦，反观如今，不说也罢。后来在强制要求参加王占宝举办的首次“凤凰花又开”的新年“晚会”时又出现，直指强制出席此类活动是侵犯人身自由权（当时其实上课时间学生也可以自由出入，但会被老师认为不够尊重），不过其实很快被校方撕下来，影响并不大。这种制式化的大字报日后成为学生反抗话语的代表。

另外不可遗忘的是那些自发附加在公告上的小便条、贴白纸的“小字报”，这种形式可以视为原初大字报形式上的直接继承者，在我高一时方兴未艾，在学生会改革后第一次主席选举之后，曾有一次由选举结果引发的大字报讨论，在大食堂外的民主墙下连续贴了好几张作业本大小的纸，针锋相对，争论常规单元（如今的标准体系）是不是在学生会高层中缺乏代表、在公共事务中有被矮化和噤声的危险，后来也启发了我去参与校园制度民主的建设。后来高二时，出现过一个以粗糙的竖中指动作作为主要图像的大字报，表达对集会座位位置不佳导致听不清的不满，引来对大字报滥用的广泛批评，与涅槃的反思两相呼应，从那以后，这种老形式的大字报就越来越少见到了。事实上这种自发的、去中心化的表述形式对于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非常之必要，尽管其内容可能因为制作者缺乏省察，令人感到太过界，但断不能因噎废食。显而易见的是，深中精神俱乐部式大字报的长盛不衰已经说明了这种形式的必要性，而其他个体自发的表述也不能就此止步，而是应当成为一种多样化的意见表达的补充——毕竟深中精神俱乐部确实不能代表所有人。糟糕的是，现在很多人即使不同意也不愿意以小字报的形式公开表达，而只是私下吐槽，使得公共讨论停留在一个很初步的表述阶段，难以在公共领域上继续深入。之前对常规单的担忧现在适用于全校，当时对相关论断的批评也适用于全校：没有打算阴谋剥夺你们的话语权，而自己畏手畏脚，不积极讨论，那么只能相对地被噤声了。深中精神俱乐部调用的大众化的表述完全值得人们通过重新对自己个体意愿的再表述实现进一步的必要补充，避免“深中人”被本质化为统一的群体。

公共讨论有线上线下之分，刚才所述已经不可避免的提到了很多网上的讨论。起初的线上主要阵地在贴吧，后来又向人人（校内）网和豆瓣延伸，此时期出现很多经典长文，公共讨论比较充分，你

一文我一文，热点事件的时间轴停留时间很长，相关帖子的评论讨论也总还算热闹。与“键盘革命家”的污名想象完全不同的是，至少我知道的那几个主要发言者，其实也是积极参与实际活动的人。贴吧中的讨论早期也还是心平气和，相对“理性”，吧内首页大多是公众事件而当讨论，中间夹杂一些招新帖之类相对较水的帖，像现在的深中游泳池，而现在的贴吧反而更像以前的游泳池了。而后崛起的微博，公共性甚至更强，只是更加碎片化、短篇化、快速化，转发的便利已经降低了讨论的深入程度，但也挽救了热点在时间轴上的短暂。最糟糕的大概就是微信时代，封闭的朋友圈中的言论很难有太强的公共传播能力，热点事件在时间轴上的停留时间又较短，而其他平台的传播能力又已经大不如前，对于公共事务的热心程度也因为制度民主等其它原因而大大降低。可以说，现在校友能感受到的深中公共讨论基本只剩下几个微信公号了，而以前那些平台都是非常开放而易于获知的。

在我高三时，舆论环境已经开始趋向缓和与平静，开始出现反思的、“理性”的声音，但我现在感到校园媒体的这种反思或许来得太快、太早、太多，对大字报的“失序”担忧太过度。一方面校园民主已经构建起来，很大程度上减弱了校方与学生之间矛盾的烈度，普通学生和事务的解决之间有了几层“专业人员”的隔断，参与动机本就有所下降，公众的讨论反而不充分；另一方面“理性”话语完全占了上风，写出文字往往先被人斥责不够“理性”，而令人望而却步。沉默的大多数变成了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结果，发言成为了少数“理性者”的专利，而这些筛选下来的理性者们又如何能保证自己是“为民请命”而不是“一己私利”呢？沉默本身被描述为“不理性”应该保持的状态，争论就变成了“理性”之间的争斗，大概也就恐怕没有利益代表，唯余智力高低了。我现在感到，智识水平可以在讨论中培养，完全不必苛求公共讨论中每一句话都合乎“理性”，本来“理性”也不是天生的，只是为了保证能够保持讨论良性地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最好站准几条包括且当然不限于“不人身攻击”、“就事论事，不针对个人”、“不作诛心攻击”等等的准则即可，例如据称是哈维尔的公民论坛的对话守则的这八条就颇有借鉴意义。“1、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2、不做人身攻击。3、保持主题。4、辩论时要用证据。5、不要坚持错误不改。6、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7、对话要有记录。8、尽量理解对方。”

当前深中的问题一方面是媒体平台没有利用好，另一方面是意愿好像是非常弱化了。可以说，深中以前是有一种由各种声音集合而成的“第四权力”的，现在呢？很难说了。一个好的迹象是，涅槃利用微信公号搞的新闻部，能够使某个事件有公共讨论的平台和契机，提高某一件事情的公共性，使之有成为某次活动的“爆点”的契机。“涅槃老矣，尚能饭否？”的质疑已经延续几年，甚至一些老编辑一直都在说“解散编辑部”，我本也赞同他们的看法，但是解散后又能有谁接替呢？现在校内媒体如走马灯般快速涌现，有逐渐消亡，大概不是一个良性状态。无论总体表达的意愿如何，要想保证表达的自由，乃至说传承“深中精神”，首先要有良好的公共言论平台，大概这一重任，目前看来还是非涅槃莫属。

最后还是对涅槃和对深中的学弟学妹有点期望，希望能够继续热心关切深中的公共事务，能够理解言论自由对每个人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地实践，讨论时遇到不同的意见一定要去表达，事情总是越辩越清。只有开口，别人才会听到你的声音。

或许眼下是有点困难，但涅槃不正是“越万里之溟蒙兮，见凤之流光”吗？



涅槃剪贴板

Nirvana Clipboard





“作为涅槃人，就算没时间写稿，也不能没时间看书。人蠢就要多读书。”

也许《涅槃周刊》明年依然会是一本季刊，也许它明天就会解散。但我相信，无论以什么形式什么名字，这本东西都会坚持得比我能想象的要更久。

但是但是，这不等于原地踏步不等于贩卖情怀。没有什么应许之地，除非自己争取。『这里是罗陀斯，就在那里跳跃吧！』千万不要忘记统一战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再见涅槃。感谢你塑造了一部分我，我一直都觉得《涅槃》带给我的要比《涅槃》带给深中的多，更比我带给深中的多的多。

——2012~2013 观点责编 许振华

“与涅槃的回忆都是热血而勇敢的。后来我明白了，只有勇敢才能获得自由，而只有自由才能够幸福。这个时候，我又知道了那些回忆都与自由和幸福息息相关。而其实这也是我对深中的回忆。如果有什么期待，那我希望涅槃守住这一份勇敢，它既属于涅槃又属于深中。”

——2012~2013 冷饭责编 AY
”



“在涅槃的两年时间里，不仅是我学习团队合作，锻炼组织、社交能力的起点，并且我开始真正审视自己，理解校训，主动感知社会，学着去做一个公民。”

——2010~2011 副主编 袁琦

”

涅槃对我来说像是深中的一块“净土”——一群激进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为着所谓的“深中民主”和“公民意识”而奋斗着。我们抱怨过，踌躇过；我们曾战战兢兢不敢向前，亦曾面对着对大环境无奈叹息。2015年的涅槃，或许象征意义大过她的实际意义，但无法否认的是，涅槃和其承载的精神仍然在深中里闪烁着，用冷静的双眼注视和记录着深中的点点变迁。灯火忽亮忽暗，但是总照亮着前路。涅槃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

——现任副主编 子说
”



“

来深中之前就已对涅槃有所耳闻，隐隐感觉到它不同于我所接触的许多刊物。《涅槃周刊》在六年前的今天，在两王交替时期应运而生，总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剖析力度，集公民意识与理想主义于一身——这是在我与涅槃相处的一年多里对它的认识。

2015年11月，涅槃六岁了。它过了一个略显冷清的生日。在六年前的今天，涅槃一步步朝神坛上走，逐步成为同类媒体的佼佼者，而今天我们或许要重新思考涅槃存在的意义。我曾在面试时被问起为什么要来这里，记得我回答说，我要寻找未来的另一种可能。这个意识到现在还在。我们一直在思考，涅槃的发展，现在还有哪些可能？毕竟时代在改变，我们怎能一成不变。或许现在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将涅槃扶下神坛，去做一些有切实意义的时期，成为时代里的一股逆流，成为理想的传递者。首先要去思考我们需要什么，然后去呐喊，去唤起，去改变。而无论如何，公民意识和理想主义应该是我们的底线。

想起去年年刊的卷首语，“为了前方而燃烧”，在涅槃人的努力下，涅槃或许终将等到它的涅槃。最后想送给涅槃小高一句话，“自由地生长”。写出怎样的东西，作出怎样的改变，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意志。永远不要违背初衷，不要问心有愧。

——现任专题责编 阿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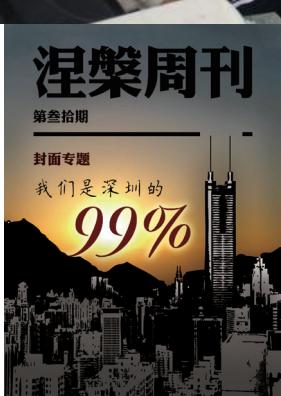


“

涅槃给我的印象是一群有梦想的人在一起努力完成一些看似中学生所不可能完成的事，同时也将他们的思考和想法传播给更多的人，而这是许多人所不敢尝试的。

——2009级学生 螺丝

”



“

进涅槃就为了听几声‘学姐’，现在连学妹都直呼我姓名。可见涅槃能使人青春永驻，万古长青。

——2013-2014文化责编 喻紫荆

”

“

学媒随B栋一起消失了，但那些关于涅槃的美好回忆不会消逝。感谢涅槃给予我的一切，希望涅槃能坚持下去，越办越好：）

——2013-2014观点责编 张丝涵

”



“

涅槃生日的时候，做年刊的时候，换届的时候。每次要给涅槃写东西，我都写不出什么东西来。总觉得以自己的表达能力，还不足以完好地浓缩表达出真实的感受和想法。

2015年12月4号那晚，上海天气很好，从宿舍里可以看到很多星星，很漂亮。在阳台挨冻了一番后回来想写些东西，于是我写道：“我不会说话，只能说，它是一种很棒的东西。”“看星星好美好，看星星的人也好美好。”我不会说话，只能说，涅槃周刊月刊季刊也好，她是一种很棒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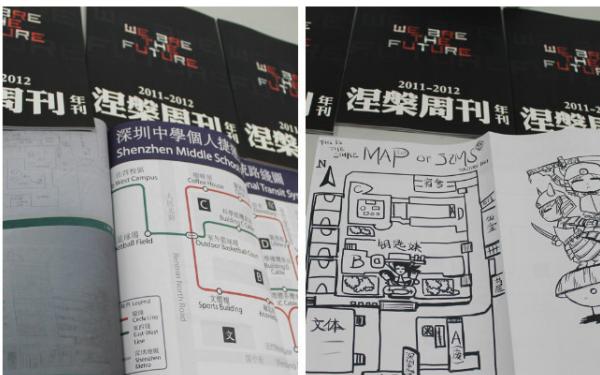
涅槃周刊带给我很多很多东西，这是几乎每个涅槃人都要说的话。有思想自由，有独立精神，有广阔视野，总而言之，她让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傻逼。时间的潮水将深中人、涅槃人聚拢由冲散。不知道后来的涅槃人，是不是还想要找到光，点亮光。也不知道涅槃人在毕业以后，在B101消失之后，是不是还在找那点光。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与尔共勉。

——2012~2013文化责编 赖鼎睿

”



“

请一定勇敢的存活，因为总会有希望啊。一届届前辈们悉心呵护你，你的光芒也照进了后来很多孩子的眼睛。总有涅槃人在爱着你，被爱总是一件幸福的事啊。

——现任文化责编安妮

”

“

好久不见，我是阿善。之前我们的主编潇梦姐姐说，涅槃如今已走下神坛，但很高兴仍能见到你们继续运营。上了大学才意识到，涅槃对我对你们，意义都很重大，我记得B栋101，记得每年涅槃生日的蛋糕，记得赶稿时的焦急与开心，更记得，抒发自己观点的痛快。希望你们凭着这一股独立的精神继续走的很远很远。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



编辑部名单

主编 于韬
执行主编 周洁歌
副主编 郑子悦
对外 王伊凡 晏抒屿 陈逸洁 余佐成 丁明语
专题 陈丽如 刘丹阳 戴嘉彦 艾霖 程甘霖 蒋闻笛 李奇琪 林俊彤 王嘉奇 张泽惠
人物 汪伊菲 熊櫂川 李硕一 王嘉奇 梁语月
文化 李龙媛 陈滢荧 陈永佳 曾识维 张泽中 王嘉奇 艾霖 陈其川
观点 阎颉羽 郑子悦 郑建文 李方怡 钟淼雅
陈晓炀 方颖煜 刘玉滢 刘羽丰 武海健
摄影组 彭 侃 曾炎升
封面设计 王语瑄
排版设计 孟鑫宇 李心韵 曾如斯 王语瑄
封底设计 刘欣怡

购买与订阅

《涅槃周刊》常规刊订阅和购买方案：

5元/本 50元/年 (12本)

深圳中学订阅者费用缴至各班或各单元联系人处。

其他学校订阅者费用缴至各学校联系人处。

各校联系人联络方式：

南头中学	蔡同学
13530138700	
第二高级中学	徐同学 15920076929
高级中学	陈同学 18902445612
新安中学	吴同学 15017909206
深圳国际交流学院	林同学 18923453187
宝安中学	吴同学 13410285919
翠园中学	苏同学 13717138628
布吉高级中学	林同学 13798325333

校外个人订阅：

校外个人如有意愿订阅纸质版《涅槃周刊》，

请联系 谭思佳 15820769476

下图为涅槃周刊公众号，



关于我们

What ?

《涅槃周刊》是一本每三周发行一本的综合性刊物。分四大板块：专题、人物、观点、文化。

Why ?

创办这本杂志的目的可以用我们的办刊理念来阐明：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

专题版：我们尝试将一件看似复杂纷乱的事件化解成一条条清晰的线，整理成一段采访、一篇评论或是一个事实真相，挖掘出那些藏在黑暗背后的故事。我们不仅关注事件内容本身，我们更关注这场事件将我们最终走向哪里。我们不仅解读并追寻时间的真相，我们更希望借由对事件的剖析来引发更多思考的可能。

人物版：“人物”可以解读为“大众”，亦可以指“个人”。我们致力于发现普通人生命中的感动和闪光点，致力于表现人在周围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差异；我们将眼光投向他们，企图从他们的身影里寻得最深邃的光。

文化版：《涅槃周刊》文化版本着“新文化，新文艺”的想法成立，最初见于《涅槃周刊》第三期，在历经长时间的发展提升之后，现已经成长为集文化活动采访，专栏约稿，书评影评为一体的重要版面。在深圳这片自由的沙漠中，我们竭力寻找萌生发芽的深圳精神，竭力成为沟通校内外种种活动和新奇想法的窗口。我们的建立，运作，以及其他一切相关的活动目的都是为了促使【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审慎思辨而又富有时代责任感的文化氛围】，这既是我们的宗旨，也是我们一直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目标。

观点版：观点版是《涅槃周刊》的一个独立版块，收集来自各方的稿件并在杂志上发行。现今的中国社会由于多方面原因而缺乏一种社会责任感，因此需要有人来表达，来唤起人们的责任意识，带动一辈辈中学生来关注社会，观点版因此存在。在这里为大家提供了言论自由交流的平台，以时评为主，各类思想观点在这里碰撞并擦出火花，使公民意识能成为一种普遍的概念，促成学生们都进一步思考。因此你若是一个关注社会的人，就在这里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吧，为明天的公民社会而挥起笔杆。

新闻部：新闻部是独立于四大板块的新的部门，不定期在涅槃周刊公众号上即时发布校园新闻。

Where ?

《涅槃周刊》编辑部立足于深圳中学，但是《涅槃周刊》不仅在深圳中学发行和销售，《涅槃周刊》已遍布深圳乃至广东的十多所高中和高校。

When ?

《涅槃周刊》创立于2009年11月23日，创刊号于当年12月9日发布。

Who ?

《涅槃周刊》有六十余名工作人员和数十人规模的约稿作者群，它的成员不局限于深圳中学，甚至不局限于中国大陆。

How ?

《涅槃周刊》是由学生创办的独立刊物，“独立”意味——独立的文章创作和编辑选取，独立的完整工作流程，独立的资金运营，以及独立的新闻及约稿来源。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